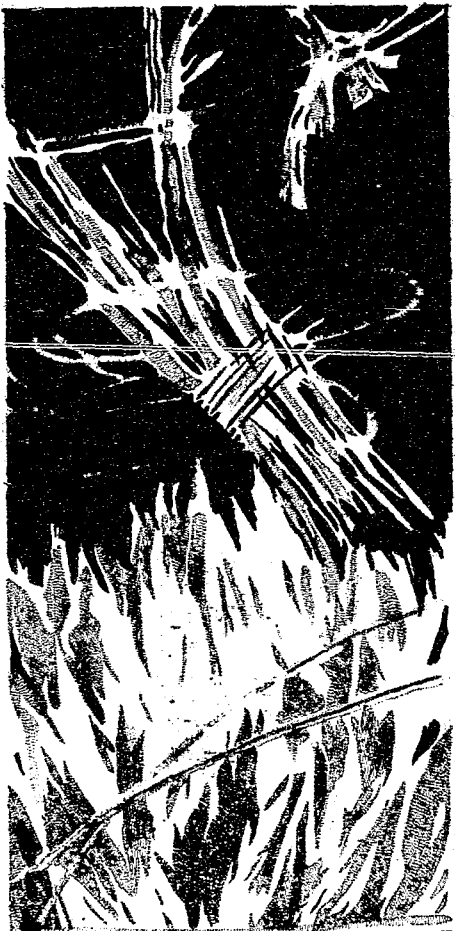


革命與腐化

革命叢書

第四種



合
祖

革命與腐化目錄

一 真革命絕不會腐化.....	一
二 腐化實在是革命者的公敵.....	一〇
三 革命者自身的防腐.....	一六
四 何爲腐化.....	三七
五 誰腐化.....	四五
六 國民腐化情形的大概——三大腐源.....	五〇
七 革除腐化的要因.....	六二
八 怎樣向腐化進攻.....	八〇
附錄——國民腐化中婦女應負的責任.....	一〇七

005.5
915

提要

此書爲專門討論腐化的一本書。希望國民認準了腐化的真象，趕緊去革除，不要被利用「腐化」二字去惡化或腐化的人，移轉了大家的視線，反將真腐化的所在，輕輕放過。前三章就革命的立場上討論腐化，後五章討論腐化的本身及其革除。揭櫫出「國民腐化」一個名詞，及腐化的三大根源：弱，私，頑固。第三章替革命者想了三條自身防腐的方法，第四章將腐化分析成五個範圍，第六章舉出國民腐化的六種重要情形，第八章列了革除腐化的九項辦法，這都是書中比較重要的地方。因爲注重國民腐化的改革，所以想到一半國民——婦女——的特殊責任，而有一篇很長的附錄。雖其中是非究竟，尙有待推敲處，但這種議論却是作者不願放棄，並且盼望讀者與以切實的批評的，所以終於附載於此。

革命與腐化

任中敏

一 真革命絕不會腐化

北京圖書雜誌

革命是革命，腐化是腐化，二者不但不相同，而且不相容。因為革命所要革的，原有腐化在其中，一經腐化以後，還有甚麼能力可言革命！除非那不革命，假革命，反革命的才會腐化，真革命的如何會腐化呢！『革命絕不會腐化』這句話，本無待言。但是現在革命的空氣可算充滿了我國全國了，人人都談革命，革命界實在太雜；有的自命為老牌革命的，而實在不能貨真價實，那塊老招牌早該倒了；有的搆的是簇嶄新鮮的金字招牌，而賣的還是舊貨，或是假貨，或是買空賣空，並非正當經商；又有的專門冒牌，借這塊革命招牌去招搖撞騙，並非誠心做買賣。於是不革命的，假革命的，反革命的，翻翻滾滾，到處都是，你說你革命，他說他革命，究竟誰革命，弄得

魚目混珠，一總看不出。在這種情形之下，腐化於是和革命很密切的接觸起來，並且很活動的混到革命裏面去了，『真革命絕不會腐化』一句話，到這時候也確有說的必要了。

全世界的情形是否這樣簡單，尚不敢講，至於我國近年以來，一切的勢力，歸納起來，的確祇有三個原素：一是革命的勢力，一是惡化的勢力，一是腐化的勢力。三個勢力單純獨立的固然有，但總是混和配搭在一起的居多。那純潔的革命勢力，自然是適當的，需要的，可是事實上能夠保持著適當方向而進行的革命已經很少，不是左傾於惡，就是右傾於腐。因為革命的勢力雖能單純獨立，而惡和腐的勢力，實在不能如此，他們一經感覺到自身不能存在或發展時，馬上便要跑去勾搭上一個革命勢力，好依附著幹。那真正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革命勢力，當然是他們的對頭了，他們既然勾搭不動他，一面又討厭他，便變換方針，去污蔑他，破壞他，而消滅他了。

於是你栽他一句是腐化，我咬他一句是惡化，大家先混淆了真是非，然後惡也好，腐也好，可以任意拿去傾陷那一切於己不利的。於是真正純潔的革命勢力，便處境日難，有時幾乎無以自信，不但不能取信於人了。譬如照張作霖說來，南方的革命通通是惡化，照C P說來，國民黨的革命通通是腐化。可嘆！革命原是時時刻刻在那里努力奮鬥，同時向兩面撐拒，一面拒腐，一面拒惡的，而不料結果下來，腐與惡的罪名，反而會通通叢集在他的一身，這真是從那里說起！究竟真象如何，雖然也有人明白，其如大半無知的民衆何！所以『真革命絕不會惡化』，和『真革命絕不會腐化』的兩句話，到了現在，已同有辯明的必要了。自從國民黨反共清黨以來，所有中國共產黨的完全無主義，完全假革命，并且反革命，完全惡化，絕非革命，……這種種理論，已經由不少的同志，顛倒反覆，不厭求詳的剖解過了，『真革命絕不會惡化』一句話，比較已經辯明；不但理論

上辯明，并且兩年以來，有國內各地發生的若干禍變，在事實方面又逐次的證明過了，連那大半無知的民衆，也覺醒了不少。惟有腐化與革命的風馬牛不相及，和『真革命絕不會腐化』的一句話，至今說的人似乎尚不多，亦無多少明顯的事實足以來證明；況且竭力在那里誣蔑真革命是腐化的，一定是一班惡化的朋友，他們是著名的巧舌如簧，工於狐媚的朋友，被他們的毒口一口咬定以後，被咬者似乎便百口難辯，雖傾西江之水也不能洗清了，到底真是如此嗎？自然不得不來辯辯明白。

革命還分真假，本來就是笑話，無奈現在事實已經在那里分了真假，我們也不妨就現在已流行的『假革命』的反面，多用一個名詞，叫做『真革命』了。真革命絕不會腐化，本是件極明白的事，我們只要查考查考革命的目的和手段是甚麼就夠了，并用不着搬出多少高深的革命理論來。

革命的目的無非是求人類的一切自由平等。自由平等是人類一切幸福的總彙，人類一切能夠自由平等了，才是人類得着真正的永久的最大的幸福呢；不然，即有些幸福也是零碎的，暫時的，片面的。

人類從痛苦到幸福，從零碎幸福到整個幸福，從暫時幸福到永久幸福，在人類歷史的過程上看來，是一回甚麼事？可以說是甚麼「化」？是不是進化？原來革命的目的，唯一不二就是使人類進化，不要退化，不要保守化；若問革命是甚麼「化」，老實說革命就是「進化」。一方面我們把腐化再分析一下看，是不是恰恰的退化，恰恰的保守化？這實在是極粗淺的事，人人馬上可以體會得到的，腐化不是退化和保守化是甚麼呢！古人說得好：「戶樞不蠹，流水不腐」。人類的一切，好像水一樣，也要不斷的向前進呢，不前進而停頓下來，既不流動，就是死水，就容易腐爛了。偌大一個人海，總要設法引導他的潮流常常活動向前，不能因停蓄而腐爛起來，所以就需要革命

了。革命的目的原就是化陳死爲鮮活，化腐朽爲神奇，化不適宜爲適宜。一方面腐既成了『化』以後，就有了『腐權威』，就有了『腐命』，這個腐命，不恰恰是革命所要革的嗎？所以我們現在討論革命與腐化』，不啻就是討論『進化與腐化』，又不啻就是討論『進化與退化』，『進化與保守化』。如此看來，腐化恰恰和革命站在絕端相反的地位，是真革命如何會腐化呢？

其次再考慮考慮革命的手段是甚麼，是先破壞而後建設，是先有準備建設的破壞，而後有全部的建設。假如沒有建設，只有破壞，那當然是假革命了。所以既是世界革命，就一定要圖謀世界全部的建設，既是國民革命，就一定要圖謀國民全部的建設。全部建設未成功，就是革命未成功。這種全部建設是何等的偉大與重要！是帶着腐化幹得成的嗎？腐爛的兒胎能長成活躍的堅強的人體嗎？稀鬆的泥土上能建築起一所幾十層高的樓房來嗎？腐化的全部無非破

壞而已，並且是準備破壞的破壞。從事建設的人一遇到腐化，遲早只有坍塌，沒有別的。若說我們儘管去另打根基，好好的建設，而聽那班腐化份子在旁邊去自生自滅，那也不行，因為腐化實在是個厲害不過的東西；他具有極強大的潛伏力和膨漲力，你既然容留了他，你不去惹他，他一定會來惹你，你疎遠他，他只要自己有些微地步，就會逐步的來接近你，而謀自己的擴充，於是浸蝕你，破壞你，那里還有你建設的餘地呢！你不革他的命，他倒有力量徐徐的來革掉你的命了。好像衛生與毒菌一樣：按照衛生的使命，是不容有一毫毒菌存在的；一容留了毒菌，他甚且就有殺死衛生行政人員，而推翻了衛生中一切建設的可能。因此我們知道革命與腐化，是一個消極，一個積極，並且有你就沒有我，有我就沒有你，完全是不兩立的；除非假革命才會腐化，真革命會腐化嗎？無論做甚麼事，當然不該無目的而亂鬧，不應不擇手段而胡攪。革命呢？亂鬧胡攪的革命反

而不是腐化，認得確當，做得適宜的革命難道便是腐化嗎？確當和適宜難道就是『腐』嗎？三民主義的革命是認定了進化的趨向去做的，從不自由不平等而做到自由平等，這固然在進化之中，就是得着了自由平等以後，一切自由，一切平等，又各有前進，各有進步，不但都不是倒退的，並且都不是保守的。智識平等是要全民的智識平均發達，從大家都受過國民教育平等起，一直前進，期望到大家都成了專門家而平等，不是倒過來打倒了智識階級，大家都淪為愚民的平等。經濟平等是要全民的經濟平均發達，從大家都有一輛自行車的等起，一直前進，期望到大家都有一輛汽車而平等，不是倒過來以最下的為標準的；如果有些國民不但不能有車，連腿也殘廢掉一條了，大家本來有兩條腿的人，難道也斫去一條而和他們平等嗎？三民主義的革命是隨時破壞，隨時就要建設的；三民主義的革命武力祇用以掃除那武力的革命障礙，非武力的革命障礙自有訓政的方法去掃除他

。三民主義的革命武力不是恐怖，不是由一味的殺人放火造成的，革命只要是認定進化和建設的方向走的，就可以自信絕不會腐化，若一定還要硬派這樣是腐化，其餘就再沒有別的，只有毀滅與退化了，試問毀滅與退化是不是革命呢？這還有置辯的必要嗎！

但是革命一經審察以後，如果所有的工作，不盡是進化，並無所謂建設，那就確有將要腐化的趨向，或已經腐化的墮落了，這倒是革命的一個很重要而不可少的反省呢！革命革到今天，民衆大半灰心了，間接參加革命的人也大半灰心了，素來熱烈期望革命的人也大半灰心了，大半就因為如此如此是革命，而如此如此實在已經是腐化。這所謂「革命」的，一定已是混合物了，成分裏已有了別種配搭，已經是病態的革命，而不是健全的革命了。不過病態的革命我們還不能說他就是不革命或假革命；使革命成病態的，我們不能責備革命的本身，只好責備革命者，所以這里有下一節的意見。

二 腐化實是在革命者的公敵

革命這回事，根據了他的原理，和目的，手段等等，已經比金，鐵，鑽石，任何堅實的物質還要堅實，他是一條真理，在天地之間，且永久不會磨滅掉一點，更不必說甚麼腐朽了。不過去執行革命，實現革命，還得要仰賴我們人類自己；上帝並沒有另外替人類製造出一種和革命一樣堅實而永遠不會腐朽的超人的革命者來，教他去擔負人類的革命。但是人類的不腐性，比起革命本身來，可就差的遠了。換言之：革命者雖然是在黃金一般的革命主義薰陶之中，雖然是在鐵一般的革命紀律指導之下，因為他畢竟不過是一個人——凡人，不是超人——便總有腐化的可能，與腐化的傾向。我們為完成革命起見，早就期望革命者最好是得天獨厚的，或曾經受過一種特別的訓練，他的堅毅和公正，總是超人一等的。不但如此，惟其是幹革命的人

，偏會遇着種種特別腐化的機會，爲他人所不常遇的，革命者實在比別人格外容易墮落到腐化去，這是一般人所忽略而不注意的。我們爲完成革命起見，又早就期望先多完成幾個革命者，要畢身是個純潔的革命者，在他一生之中，要不會因爲幹了前面一段革命，反而帶起他後面一段反革命的腐化來；這又不是期望他的超人，而是期望他超他自己的革命事業了。但是事實上革命者不能個個應此兩種期望，於是腐化染上了革命者之身，而革命便成了病態的了。何以不是超人便總有腐化的可能與傾向的呢？這在後文推求腐化的根源中再詳細說，這裏所要說的是後面一句話，何以革命者不能超他自己的革命事業便格外容易腐化。

因爲革命是進化，不是保守化與退化，所以革命雖望成功，其實不過『望』而已矣，『成功』二字，不過是在革命的前途上，由意想造成的一盞燦爛眩目的幻燈罷了，終久可望而不可及的，革命實在就以

失敗爲成功。革命者若不明白此層，而單就自己的一段事業看來，以爲是成功了，那就糟了，那就腐化得快了。民元以後的革命何以不能徹底？何以還需目前的重行革命？大家都知道是因爲那時許多同志不聽總理的話，以爲滿清一倒，革命已經成功了，各人意志日漸頹放，革命性日漸削滅，而日趨於腐化了。這便是革命者若自以爲成功，而成功便腐化了革命者的老大證據。成功又何以能腐化革命者的呢？有兩個原故：一乃因爲成功便是止境，認爲成功的一定就認爲是盡善盡美，用不着再革的了；把自己的一段革命事業當做成功，一定不許別人再來革自己，自己也不再不去革自己，於是中止革命，到了不革命，由保守化到了腐化了。一乃因爲革命者普通認爲成功的，必是破壞上告一段落，建設上自我開始，大命所歸，自然就是政權在握，勢力財力，相繼而生，到了這時，大家老實把革命改爲爭權奪利，始而個個貪得，逸豫，繼而個個卑鄙，頹廢，於是由不

革命到了反革命，由退化到了腐化了。這兩個原因是會聯貫而來的。也可算就是一個原因，不過一個是前半段，一個是後半段罷了。革命者腐化的深淺，自然各人不同；深的固然會整個的陷入腐化之中，淺的也有只踏着前半段就爲止的。但是真正老牌的革命者，倘若已經因爲自詡成功而腐了半段時，其餘新牌冒牌的種種革命者，根底更差，被『成功』二字害到怎樣一個地步，那還要問嗎！一定早已大家努力，造成了很腐的環境，硬把革命傳染上癆病，而自己又退處於被革命的地位？靜候那新穎健全的革命再起，教『後命』再來革『前命』了。

如此看來，革命者錯認成功，就是革命者的自殺，並且會教革命的過程變成循環式的，格外距離成功遠些。可是革命事業表面上偏偏比別種事業來得煊赫些，那種貌似成功而實在不過是進程上種種的段落，偏偏比別種事業又來得多些，破壞之後隨時的建設又偏偏是革命

的本分，如果只破壞不建設便不是革命了，於是一切的魔障，革命者便也比別人格外容易遇着些了。這就是革命者的處境因高而險，因大而難，而革命者比起別人來，便格外容易腐化些。但是革命者倘若無論何時總是不自滿足，凡事不珍惜既往，不欣賞目前，而祇一意求進於未來，始終保持了進化律，而不至於不革命反革命，腐化又何從沾身呢！所有那些格外容易腐化的危險，那里怪得別樣，不全因為革命者的意志淺薄，氣度局小，不能處高處大，不能隨時超出乎自己已有的事業之上嗎？

我們就革命者的立場說，革命者的腐化實在是革命者去找着腐化，並不是腐化去找着革命者；革命者的失節於腐化，是革命者自己失的，怪不得腐化。革命者本來和腐化站在對面的地位，而自己以後偏會一步一步的踏進腐化去，把自己地位拋棄，甚且帶着自己的地位，歸誠投降於腐化，替他開拓了疆土；革命者的地位既然極高，世間甚

麼責任都是革命者應負的，何況直接關於革命者本身的呢，那還有推諉到別人身上的餘地嗎？不過就一般革命者的歷史看來，先前都是一個純潔的革命者，後來一經得意，便漸漸的沉淪到腐化裏面去，直到前後判若兩人爲止，幾乎千篇一律都是如此，成了刻版的文章，從來革命的人才雖衆，能跳出這個圈子以外的却是少數，於是革命者的終身差不多是可以預定下來的了；這樣一來，大家的觀感不覺一變，覺得腐化這東西煞是作怪，也許他是專門和革命者格外過不去的，他的包圍和攻擊，施諸革命者之身，比施諸別人的，總要厲害些；加上我們就腐化一方面看時，腐化又實在是極厲害的潛伏力和澎漲力的，已如上文所言，那末，我們便不得不很慎重的說：一切革命者既確定他的革命的責職以後，腐化便如鬼如蜮，刻刻偷瞰於其四週，隨時乘間抵隙的，預備猛力進攻；實在沒有一個革命者能夠疎忽一點，說腐化獨奈何他不得，而他是不要謹慎防備的；腐化實在是一切革命者

的公敵啊！

二 革命者自身的防腐

有人主張：真稱得起是一個革命者的，一定先已有了深厚的稟賦，和充分的修養；絕不會腐化的，會腐化的便絕不是真革命者。這個主張是正確的，不過近於理論；據此理論，『革命者防止自身腐化』一句話不成立了。除掉理論上的革命者無需防止自身腐化以外，還有事實上的革命者，實在異常需要，我們不能不替他們打算打算。本來革命者同時也就是國民，凡一般國民防止腐化的，革命者原也可以應用，但是嫌泛了，這里根據本文前兩節的意思，專就革命的本身著想，舉出三個要點來。

上文的意思：革命者倘若自以為成功時就腐化得來了，倘若到了建設革命時就腐化得來了，在他們無所謂成功，在他們進行破壞革命之

中，是少有腐化的。成功！成功！建設！建設！一切還沒有真的到了成功，真的能夠建設，而無數可愛的革命者，建設者，反而已遭失敗，反而已被破壞了，想起來真覺可痛啊！原來革命者自以為成功時，就會生出自足的心，和自享的慾來；一到建設時，建設中潛伏着三種腐化的根苗，一是宴安鴆毒，二是利祿薰染，三是被人包圍和蒙蔽，革命者不幸和常人一樣，也會被他們一一的征服，那就腐化起來了。革命者要防止自身腐化，一定要先想出辦法來，維護自己不落這些圈套，不墮這些陷阱。對於免除自足，及免除被人蒙蔽兩層，有個辦法：革命者最好把自己排列在許多革命對象的第一座上，也分破壞與建設兩個步驟去進行，就是做破壞革命先從破壞自己做起，舉凡自己的壞根性，壞習慣，先盡量剷除起來，不是一味向人去破壞，而把自己除外的；去做建設革命也先從建設自己做起，凡是自己需要的學問與技能，先盡量修養起來，不是一味的鬧參加國民革

命或世界革命的建設，而問起自己的學問與技能來，却異常淺薄的。對於免除自享的慾，和不被利祿所薰染兩層，也有個辦法：革命者最好認定革命為終身的事業，而嚴格限定終身的生活為革命化，平民化，不但不許從革命裏面求享受，並且要終身絕去一切平民標準以上的享受，那末雖有利祿要來薰染，因為終身永無過分享受的可能，自然就不教他薰染着了。對於免除宴安鴆毒，和被人包圍兩層，也有個辦法：革命者最好除掉以建設為建設之外，再以破壞為建設，永遠保持破壞革命中的緊張而且奮發的精神，常常運用破壞革命中的破壞的手段；精神所以對付內心中腐根的滋生，手段所以對付環境中腐勢的侵襲。以上所舉革命者的自革，革命者的生活終身革命化，和革命者以破壞為建設，就是這裏預備供獻給革命者去防止自身腐化的三要點，茲再分別詳細說明如下——

第一革命者的自革

革命者既負起完成革命的責任，革命者便好

似革命的工具；工具如果是個不革命或反革命的，如何還能靠他去完成革命呢？革命者的改革自己，實在是他革命工作的起點，全部工作不從這裏出發，不以這個為基礎，一定要勞而無功的。因此，如剛愎自用，故步自封，志得意滿，器小量窄，不虛衷，不服善，不高超，不遠大，……種種毛病，都是革命者所以自陷於不進化不革命的；有了這許多毛病以後，對於自己的事業，若一旦又以為有所成功，那便一定會裹足不前，實行保守，既不自謀改革，也不許人去改革他了，到了如此，不腐何待呢！一方面儘管他還天天在那裏努力，圖謀怎樣怎樣改革別人，別人對於他總有個『自己不正焉能正人』的觀念，那還有何信用，還生何效能呢！反過來：倘若革命者時時公開自己的為人，時時擡高自己的人格，開過則喜，從善如流，心胸越過越大，見解越過越高，克己的功夫超過一般非革命者，他所業的一切，自然也就與之俱進，單說以身作則一層，効驗就很大了，何況其

餘呢！一般人缺乏克己的功夫，尙難原諒，何況革命者是以一切改進黨新爲職志的人，豈可以不把自己擺到所謂一切的裏面去呢！同是一個改進黨新的事業，不過把『施之於人』輕輕的換作『施之於己』，難道便不行了嗎？那還成個甚麼革命者呢！所以革命者的防止自身腐化，實在用不着另圖別法，單就自己的本行本業去發展，發展到最親最近的自己身上去就行了，因爲他的本行本業原就是外科醫生，豈有個外科醫生專治別人的一切腫毒潰爛，而自己身上反留着一身的瘡不去治他的道理呢！

革命者既應把自己的身子首先作一個小小的革命的對象，那末這個對象雖『微』，但必須『具體』，不能有一方面，沒有一方面。所以革命者自身的革命，當然也是破壞與建設兩方面兼具的。說起革命者自身的建設來，體，德，智，那一方面不要緊呢！在他進行那國民革命的建設工作中，要防止本身腐化，本身道德的建設，當然是

直接有關，固不待言了，便是本身體魄和本身智識的建設，又豈能有半絲半毫的怠忽嗎？上文說建設帶給革命者的許多腐化根苗中，有一條是被人蒙蔽。細想起來，革命者的本身，本來不腐化的，因為被人蒙蔽了，所主持的事業腐化起來，而革命者不得不擔負責任，甚至因這種蒙蔽的影響已大，或已積重難返，連革命者的本身到了相當時機，也不得不咬着牙齒，硬起頭皮，跟着他們去腐化了，這是何等冤枉而可痛心的事呢！我們看革命者在做破壞工作中，少有被人蒙蔽的。革命軍所到之地，祇會得着人民誠懇而且巧妙的嚮導，人民很少為敵人所用，轉來傾陷革命軍的。凡對於破壞革命有惡意的人，早就做告發，阻撓，甚至破壞一類的反革命動作，那裏還用得着甚麼蒙蔽！惟有在建設工作中，功利所在，腐化份子祇知有他們的私慾，是不懂去犧牲掉革命者至尊無上的革命，以成就他們的功名富貴，升官發財的，倘若革命者抓住大權，而將小權付託他們，或革命者

抓着一切的權，而將權以外的『能』仰仗了他們，他們祇要牽涉得上，倒也不問權和能，其中通通有營私舞弊，上下其手，做圈套來蒙蔽革命者，而陷害革命者到腐坑裏面去的可能。這時革命者的被蒙蔽，一定是在兩種情形之下：一種乃體魄太差，精力不濟，照管不周，督察不細，被蒙蔽了；一種乃學術太差，經驗不夠，指揮不當，辨別不明，被蒙蔽了。因此我們知道：革命者既謀建設，倘若沒有堅強的體魄，健旺的精神，充實的學術，宏富的經驗，就和破壞革命中沒有武力，沒有軍隊，軍械，軍餉等一樣，那還行嗎！那不但積極方面無以實現建設的進行，消極方面並無以應付建設的障礙。腐化分子和腐化勢力，天生就是建設的障礙，不能避免他們的蒙蔽，遲早連自己都陷成一個建設革命的障礙而後已，這不是大笑話嗎！

革命者在建設革命中，應先完成自己革命的建設，準備足了自身的體魄，精神，學問，經驗，然後才好應付環境，而防止自身的腐化，

固已如上所言。不過這裏附帶的還有一點意思要申明的，就是革命中的建設是緊跟着破壞來的，中間不容打停，破壞一過，隨時就要建設起來。建設的工作倘若就由原來一班擔任破壞工作的人擔任時，其間便沒有充分的餘暇，可以供給他們去修養他們的體力與知力了。除掉體力一項原是破壞與建設兩個時期間所共同必需的；革命者應早已有準備以外，至於建設所需的一切專門學問和經驗，事實上一到建設的時候，十個革命者會有七八個是感缺乏的，補充又沒有補充的時間，那怎樣辦呢？就那樣媽媽虎虎，不計深淺，不顧利害的衝上建設的陣線去嗎？結果一定是焦頭爛額，甚至身敗名裂的退下來，自己犧牲掉了，建設也犧牲掉了，甚至連從前破壞革命的成績也犧牲掉了，而要重行從破壞做起，重行革起命來，這是多大的損失呢！因此我們現在要革命黨和革命者有一種切實的覺醒了：覺醒那建設革命是革命，是建設，不是兒戲；覺醒那建設革命的人才應及早培植

的，最好破壞革命由一班長於破壞的革命者去擔任，而建設革命另由一班長於建設的革命者去擔任；爲能力充實，事情有把握起見，大家本着分工合作的原則，換換班去幹也是好的。所以革命的建設雖應緊接着破壞去進行，而革命者擔任破壞革命以後，却不必個個緊接着去擔任建設。革命者並非萬能；革命雖可以生萬能，容萬能，也許就是萬能，至於各個革命者却絕對不是萬能。革命者若因爲自己是玩過手鎗炸彈一類的把戲的，便看得自己甚麼都行，看得天下更無難事，馬上得的天下，也就要在馬上治起來，對於實業，交通，教育，法律，……好像自己樣樣都來得，甚麼事都去冒冒失失的嘗試嘗試，充充內行，那就一錯無不錯，一失足要成千古恨了。革命者實在應該有自知之明，和容人之量，尤其是當建設期間，需要真實學問和專門人才的當兒。所謂『能』，固然以人才爲主，就是『權』，亦何嘗不要有操權行權的專長呢！革命黨爲完成革命起見，覺得許多大權不

能旁落，那原該老早的就有準備的，物色些有政治天才的革命者，造就成一班政治專家，修養得學飽識宏，以供建設中應用。到應用時，只有政治專家的革命者可以向前接受政權，不是個個革命者可以妄告奮勇，伸出手來要政權的，政權實在不是大家可以握的一樣東西。如果事前人才沒有準備，臨事却個個都自詡為政治專家，或覺得公誼上不能推諉，或簡直是私心裏捨不得放棄，媽媽糊糊的接受下來，而自己的才識又實在不能勝任，那就一定要糟到連全部革命都犧牲掉而後已了。

第二革命者的生活終身平民化 這是革命者防止自身腐化的一個最切實的辦法，祇要革命黨的黨紀嚴明，沒有甚麼辦不到的。他的作用在使革命者不因爲過分的享受而腐化，他的理論就在革命本來是利他的，不是利己的，革命者根本不應在革命過程中圖甚麼享受，圖享受就不必做革命者。但是事實上一般革命者不但過分的享受了，

而且所享受的大抵就是從革命本身圖來的，真是褻瀆革命到萬分了！他們完全爲的自己去革命，利用革命去解決自身的一切問題，甚至升官發財，妻榮子貴，種種資本主義，封建思想的問題。他們竟然認革命爲工役而去求工資了，認革命爲義務而去求權利了，認革命是施予而去求報酬了，認革命是吃苦，他們吃盡『苦中苦』，而想做『人上人』，並且覺得應享受那『樂中樂』了。他們自以爲成功的一日，便是他們認爲苦盡甘來之時；既是甘來之時，便無所不用其求甘了。因此他們對於革命的破壞和建設，更生出一種妄謬的念頭來，覺得破壞是含有一種征服作用的，建設是含有一種占有和支配作用的；去占有及支配被征服者，是征服者應該獨享的權利；征服是苦，占有和支配正是甘，只有吃苦的才能分甘。於是建設革命便不以人才爲主，而以曾經宣勞於破壞者爲主，以黨建國，便不必以黨義建國，而是以黨人建國，並且是以曾經宣勞於破壞的黨人來建國了。假若革命革

到這步田地，把個『天下爲公』恰恰換成『天下爲私』，那還說甚麼腐化不腐化呢！

革命者過分的享受既如彼，恰如其分的享受是甚麼呢？我們要先問革命的原因何在。革命原爲的是大多數人的求生，大多數人所求的生裏面，當然包含着一種大多數人的生活，即所謂平等的生活，平民的生活。革命一部分的目的，可算就是求這種生活普遍底實現，惟獨這種生活才是『革命的』。革命者既是努力革命的人，他的一切當然限在『革命的』範圍以內，所應有的生活，所應享的物質，當然也以『革命的』爲標準，至多到一個平民的生活，不能再多，平民化就是革命者生活的極限了。革命者原應當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出入代步並不是永遠不許坐私有的汽車，是要等私有的汽車有一天已經平民化了才許坐呢；欣賞音樂不是永遠不許備一架鋼琴，是要等自備鋼琴有一天已經平民化了才許備呢。所謂平民化的標準，不是永

遠固定不變的，國家經濟向前發達，一般國民的經濟也平均向前發達，平民化的生活自然也就跟着高起來了。大多數國民平均能享受三分，革命者退一步只享受二分，等大家進一步時，革命者再進一步，這是最好的；不能如此，革命者也只能和他事業中所要實現的一種革命生活相平，而不能超出革命的水平線以上一點點。革命者的生活既限於平民化，他所取於社會國家的，當然也應限於平民生活的一點兒生活費而已。在真正革命的建設政治之下，不問是委員，部長，總司令……不問政治上的地位多高，事業多大，如果根本不是個革命者，原不容許他混進來，原不足討論，既是個革命者，無論如何，他總不能薄平民生活而不居，認平民生活費為不足。這種理論，合之以往及目前的事實，雖然相差太遠，但是革命與不革命，腐化與不腐化，其間所定要爭持而不當絲毫放鬆的界線，就在這裏啊！

何以要終身確定其如此呢？無非為澈底防阻革命者誤入利己革命

的歧途罷了。利己的革命者一定以為眼前吃苦，日後可以享福的；今天革命，明天做官，後天發財，再後天退休，便可以無所不至了。倘若規定革命者以革命為終身事業，終身責任，永沒有投閒置散的時候，永沒有卸肩放手的時候，今天革命，明天革命，到了最後一天還是革命，平民化的生活也是自始至終限制著，沒有放鬆的時候，那末革命者終身沒有過分享受的機會，自然便死心塌地，也不肯有過分的舉動了。一個人因為少年時曾做過一番革命事業，便造成中年時一番反革命的事業；或是老年時一種反革命的地位，通通是在中年時一番革命事業中博得來的；在這種革命與反革命彼此相生的情形之下，就個人說，固然痛心，就革命說，尤其痛心！因為如此是革命種了正因，而得着反果，革命的力量，不斷的在自己前後人物事業之中抵銷掉，革命是自殺，是絕望了。造成這種情形的，不必定是腐化，而腐化的力量實在最大最多；革命者不必定防止自身腐化才要確定這

個辦法——終身生活平民化，但是這個辦法於防止腐化一層實在最得力。

不過這是個辦法，好壞還要見諸實行以後才能定呢。實行的權柄固然可以在各個革命者自己，但是革命者的事業不是個人行動，革命者是有革命黨的。如果革命黨在黨綱之中正式確定了革命者的生活標準永遠如此，不如此的一概懸為厲禁，以嚴峻的黨紀糾纏於其後，革命者自然便不至陷於腐化了。革命者的地位較優於一般人的，就在他們多一個黨的組織，黨在這些地方，如果仍不能運用黨團莫大的作用，仍不能以黨治黨，以黨治黨員，使他們和一般人同樣的縱慾而無所節制，同樣的接近腐化而無所隔離，黨員與黨，終不免因為腐化而同歸於盡，那就是革命黨的遺誤革命者，並且是他的自誤了！有人說：一般腐化份子就政治工作中貪了贓款，刮了地皮，化個名兒，向外國銀行裏一匯，約摸夠數了，或是事情已到敗壞的時候，立不住

腳了，便棄職而逃，或辭職而去，向租界或外國一躲，做起寓公來，慢慢的享受，國法及不到他，輿論激不動他，對於這樣的人，這樣的事，大家向來認為只有歎息的分際而已，絲毫沒有辦法的。萬一我們最可敬最可愛的革命者也墮落到如此，也來這樣一套，黨紀雖嚴，到那時又有何用！甚麼生活平民化，甚麼終身的確定，還不是說說而已，會發生一毫効力嗎？……這種情形誠然是有的，不過還是少數，不能概括全部的。果然生活平民化和終身的確定，是革命者需要的，是革命黨需要辦的，那就大家在辦法上再精密研究，以謀補救好了，只要能使大多數的革命者因此而不陷於腐，不傾於危，這個辦法的目的就能達，這個辦法就能行，不必爲了少數的例外去拋棄他，懷疑他啊。

第三革命者應以破壞爲建設

這是說革命者當建設時，千萬莫拋

撇了從前破壞革命中的精神，莫銷沉了從前破壞革命中的膽氣，莫荒

疎了從前破壞革命中的手段，然後才真能建設，才真能防止了自身的腐化呢。革命者根本上莫認建設完全就是建設，要認建設還是革命；既是革命，便脫不了破壞，大範圍雖積極的去建設，而小範圍中，該用着破壞的，仍需作消極的破壞，然後建設才真能成就呢。何以建設國家的大事，一定要委託給革命者，而不委託給別人呢？原就因為革命者是無往而不運用其革命精神，意志，手段的，一定建設得好，別人沒有這些，所以靠不住。如果革命者到了建設時，便忘却了革命，那還行嗎？那還能負建設的重任嗎？一般人，雖革命者也不免如此，每每以為革命是破壞多而建設少；倒過來想，就覺得破壞才是革命，建設就沒有甚麼革命了。因此他們不大將革命運用到建設裏去，所以也不大將破壞運用到建設裏去，甚至建設中諱言革命，諱言破壞。於是從環境方面他們會遇着建設上不少的困難，沒法對付，而自己方面他們又缺乏建設上不少的能力，沒法補充，建設的

結果，就此難言了。

人類說起來賤的很：沒有競爭便不大能生存，沒有壓迫便不大肯奮鬥，許多事業都成就在敵人的威逼之中，安逸的牀鋪上會睡死人，虎口裏反而是極有作爲的地方。破壞革命是有對面的敵人的，所以做起來空氣緊張，息息不停，而且步步小心，所以不會腐化。一到建設，沒有了敵人的逼迫，凡事覺得是可以慢慢的來了，可以喘一口氣，定一定神了，停頓一下，甚至鬆懈一下，也不妨事了，於是乎腐化，於是乎腐到不可救藥的地步。這種無敵之敵，真是建設中最大最利害的敵人啊！革命者就要真個將他作爲建設中的敵人看待，將他當做破壞期中的大軍閥看待，將他當做逼近前線，頑強抗拒，猛烈進攻，有全副武力的敵人看待。自己總要覺得四週是萬分危險的，要時時刻刻，提心吊膽的去謀應付，要一切竭全力準備着，而絲毫不敢疎忽。總之：革命的空气，雖在建設期中，要依舊像在破壞期中那

樣緊張，大家一志凝神的如臨大敵，然後所謂『宴安酖毒』的一條腐化根苗，才能從建設之中拔去呢。——這是革命者應該發於內心的，是革命者以破壞為建設的第一種。

其次，革命者本不腐化，而被腐化勢力所包圍，形成了建設的障礙，這時候又大大的用得著破壞手段了。革命者既發現某處腐化，某事腐化，某人腐化以後，本來就不應顧忌，猶豫，或延宕，本來就該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和獅子搏兔的力量，按實了，認準了，丟進一個炸彈般的辦法過去，完全把他來毀滅無餘的。這原是絲毫含糊不得，怠慢不得的事，一含糊，一怠慢，那種腐化勢力有了迴旋餘地，他能立定了脚，就能逐漸發展，前來侵襲包圍你了。及至腐化已認定革命者而包圍上來時，比較上雖已遲了一些，但是被包圍者如仍是有破壞革命中犧牲的精神，屹然不動，毫無退讓，再進而謀擊破之道，腐化又何足為慮！無奈一般革命者在破壞期間，確係祇知有公

義而不知有他，連自己的身體都不知道有，完全是預備犧牲的，但一到了建設期間就不對了，其甚者不但有了自己，把與自己有關係的各方面，更暗暗的扯在一處，組成一個以自己爲中心的私團，時時去和公對抗，這種革命者早變成了反革命，原不足道了；就是好一點的，一被私情所束縛，或被私人所牽絆，或被習俗所禁囿，或被積弊所拘籜，便總是顧全，妥協，敷衍，和緩，心裏明知道正誼所在，應當申張，而氣已不勇，手已不辣，鼈鼈蠹蠹的，老做不出。好像醫外症一般：癥瘕所在，病人護疼，醫生也手顫心軟，刀和針總戳不下去，頂多在不關痛癢的地方，不著痕迹之中，輕輕俏俏的對付兩下便算了，結果豈有個不養癰成患，潰爛到一發不可收拾的地步的呢！革命者在建設中一定要像一把班斧：既能捺下頭去敲幾下，又能掉過口來劈幾下；建築上要合併起來的材料，自然用沈重的斧頭去敲敲，而材料上不需要的部分，却馬上要掉過鋒利的斧口來就劈。斧頭是建設

，斧口就是破壞。當斧頭在下建設時，有斧口破壞的精神在上面掩護著，一有障礙建設的東西來，立刻就試試破壞的手段看！這樣在破壞力量掩護下的建設，當然能順利進行；在破壞精神掩護下的革命者，當然也能屏退羣魔，不至爲其所弄，腐化！腐化！怎麼會再傍近革命者之身呢！——這是革命者應該用來對付環境的，是革命者以破壞爲建設的第二種。

甚麼是『以破壞爲建設』？就是『以革命爲建設』。說『以破壞爲建設』，也許有流弊，說『以革命爲建設』一定沒有流弊了。說來說去，革命者要防止自身的腐化，有甚麼辦法？還只有去革命而已。不過在圓圈的『去革命』之中，應該把運用得力的方向和時機，切實確定一下：把革命運用到自己身上來，尤其到自己的生活上來；把革命運用到及身的環境裏去，尤其到防礙自己革命的環境裏去；永遠這樣運用着沒有停息之時。革命者就是不爲防止自身腐化，

本來也該如此的，如此才能算個真革命者呢；而既然能夠如此，自身的腐化就不成問題了。所以我們最後可以證明，真革命固然絕不會腐化，真革命者也絕不會腐化，不過腐化本身，好似一個多年老狐狸精，迷惑人的本領實在大極，雖真革命者也得要刻刻提防罷了。

四 何爲腐化

上文是就革命和革命者的立場，討論他們與腐化的關係，及怎樣解決他們自身腐化的問題。以下幾節就腐化的本身，討論他的意義，現象等，及革命者和國民對於他應該怎樣盡革命的责任。原來腐化乃我國國民的通病積弊，彼此薰染於不知不覺之間，就最顯著的情形說，已百有餘年了。他的進行雖緩慢，而他的力量却入入極深，影響極大，一時拔除不易。我國民族的不振，國事的紛擾，以及真正民治的難於實現，可算全由於此。目前尤其感覺不了的，就是腐化

乃三民主義的勁敵，不拔除一分腐根，斷斷不能實現一分三民主義；腐化乃共產政策的導火線，一天不脫離腐化，一天不能遏阻共產政策的蔓延。大家對於腐化，從來都不甚注意，直到現在還是如此，以爲他總是容易對付的，暫時緩一步不要緊，而腐化便在大家這種輕忽疏略之中，潛滋暗長個不已了。說到革命的對象，從來就是囹圄的一個『反革命』而已，截至現在，所謂反革命的，除掉外來的帝國主義而外，自家所有的，却很自然底分成惡化與腐化兩派。假使根據惡化的淵源，把他也打在外來的範圍以內，那末反革命的力量之中，是國貨，是家珍的，就只有腐化一種而已。革命者欲盡革命的全功，固然不論腐惡，一律非撲滅不可，無所區別，而爲進行上分工的便利，與觀察上分析的明白起見，有時也不得不就腐惡兩方面，分別去做工作。試問從來革命者對於腐化，特殊注意過沒有？有過根本的計劃沒有？有過救急的辦法沒有？有過專門的工作沒有？自然

咧，腐化既是國民日常普遍的一種反革命，革命者人數又少，已往的革命工作一直又是急迫的，以後全部革命工作，和專門對於惡化及帝國主義的一部分工作更要來得急迫，革命者那裏還有許多閑空，去長遠跟在全國國民的背後，替他們把萬事萬物中的腐化，一一加以防止和革除呢？這當然要國民自己與革命者一同去負責的了。負責去革除他人的腐化，固然是個革命者，便是負責去革除自己的腐化，就腐化說，也是個革命者。所以專門革命者的人數，事實上不會多，我們也不要他多，至於單是腐化範圍以內的革命者，我們却要他絕對的普遍，要人人都去充當這種革命者。因此，以下的話，並不僅對於專門革命者說的，是統對一切應負革除腐化責任的人說，就是對全體國民說的啊。

現在試談何謂腐化。「腐化」二字喧傳人口，似乎是不久的事，不過民國十五六年間才通行的。自從國民黨清黨以後，認中國共產黨

既無目的而又不擇手段的一切行爲乃一種新的惡勢力，恰恰是反革命的；而同時又覺得國內本來有的一種舊的惡勢力，所謂老腐敗老頑固的勢力，依然阻撓著革命，有增無已；不過就兩種惡勢力的態度比較起來，新舊之間，恰有緩急之分，和剛柔之別，彼此可以對立而相抗，論者於是將新的惡勢力歸在一邊，定名為惡化，而將舊的惡勢力另歸一邊，改稱為腐化了。這兩個名詞，自從如此對立以後，含義才格外彰明，而宣傳才格外普遍。所以我們如要替腐化下個定義，不能忘了這三層：一，腐化是我國民族中舊有的惡勢力；二，腐化是反革命的；三，腐化是態度比較緩慢而和軟的。又因為我國的革命是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我們所謂反革命，當然也是對著這個反的，於是我們可以假設腐化的定義如下——

腐化是我國民族中舊有的一種惡勢力，在比較緩慢而和軟的態度之中，事實上阻撓了或延誤了三民主義的實現。

三民主義的實現，如果沒有阻礙力，自有其相當的速度與期限；若反革命的勢力，不容他按照這種速度去前進，不容他達到這種期限就實現，而所以阻撓或延誤的態度，比起所謂惡化來，又緩慢而和軟些，那當然就是腐化的作用了。不過這裏所謂阻撓或延誤，統以事實為標準。有些存心或動機雖是去促進三民主義實現的，譬如國民革命軍到前方去效死，但是事實上却打了敗仗了，追求原故，或因軍官戰略的幼稚，或因兵士動作的疏忽，這所謂幼稚，疏忽等等，一定由於平時訓練和考核的不嚴，就事論事，當然仍屬腐化。總之：凡是事實上阻撓或延誤了三民主義實現的，除非其間並無人為力量，而完全係天災的關係，如其不然，或直接，或間接，不是國民的惡化，一定就是國民的腐化。即如帝國主義的侵略，也在那裏阻撓或延誤三民主義的實現，表面上看來，好像與腐化無關，其實我國國民如果一切不腐敗而能振作，帝國主義又何從長久的來侵略呢！他們的阻撓

或延誤三民主義的實現，就是我國國民自家腐化的間接所致啊。

腐化的定義以外，還須將腐化的範圍估量一下，圈定一下。說起腐化的範圍來，實在太大，大略歸納起來，可以分作下面五層——

第一，腐化乃物質及精神兩方面的不健全和不充實，因而生出腐爛、崩潰、墮落、衰弱、頹唐、萎靡、畏縮、懶惰、苟且、污穢、卑鄙、……種種消極的病象來。

第二，腐化乃精神方面的不純正和不整飭，因而生出奢靡、浪漫、放縱、誇張、狂妄、紛爭、騷擾、……種種積極的病象來。

第三，腐化乃對於空間及時間的不適當和不準確，因而生出凌亂、損壞、遲誤、荒廢、虛偽、欺詐……種種的病象來。

第四，腐化乃自私心太重，因而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只知有私，不知有公，或損人利己，或以私害公，或以公濟私。

第五，其他一切過失和罪惡，凡是逐步的犯得很緩慢，很和軟

，教人頂多覺得他是過失，而不覺得他是罪惡的。

除此五點以外，我們還要有一種基本的認識，就是腐化惡化，動因和態度雖異，而結果正同，二者同是人類文明的退化；惡化就是急性的腐化，而腐化就是慢性的惡化罷了。對於這裏第一個範圍，或者有人要懷疑，以為精神腐化完全是精神的，與物質無干，譬如一個人，雖得了肺癆或梅毒，物質方面的確不健全，不充實，腐化了，但是他的思想，精神，未必也就跟着腐化起來。其實不然，嚴格不腐化的精神，應當是十分健全，十分充實的，但是十分健全充實的精神，一定要建築在十分健全充實的身體上，否則精神便一定不會十分健全充實，多少就已經腐化了。我們只要看鴉片那裏是直接腐化人的精神的嗎？但是吸鴉片的人身體既差，一切精神方面的腐化，也就跟着來了。所以我們認定物質的腐。就是精神的腐的根源之一，腐化的範圍不但包含精神的腐，連物質的腐也在其中，這是不能放鬆的啊

。腐化的病象，雖有趨向消極與趨向積極之分，但是論到實際，就是趨向積極的，如奢靡、誇張等等，也無非是消費和虧耗而已，毫無生產或進取的結果在內。所以全部腐化無一不是消極的，從來便沒有積極的腐化。再則腐化的表面上好像不是反革命，不過是消極底不革命假革命而已；遇到革命的勢力澎湃過來時，他能很馴服的承受，容納，無抵抗，並且看上去好像還是革命化的友人，而不是敵人。但是因為他如此柔和，好講話，易與，善處，革命化在不知不覺之中，便鬆了一點兒勁，暫時也容納他所有的，也承受他所有的；好了，他得到這個機會以後，便固守着他原有的地位，一成不變，倒過來對革命化加以引誘，陷害，侵蝕，到那時革命化反而慢慢的被他同化起來，直到他完全征服了革命化，而實實在在的做了革命化的敵人為止。因此他在事實上還是個大大的反革命！我們知道三民主義是最革命的，最積極的，在這裏毋庸詳說，那末，我們對於『何謂腐化』這

個問題，如果要求得一個簡括而且充分的回答，我們又不妨這樣說：『凡是消積防礙三民主義的實現的，就謂之腐化』。在這一回答和上文的定義之中，我們應該注意的，尤其是『實現』二字。許多空談——祇能空談——三民主義的人，並不自覺他是腐化份子，但是如果追究他所以祇能空談而不能參加實行的原故，或試考察他自身行動有無與言論不符，而已經違反了三民主義的地方，那就立刻可以發現他有腐化的情形，而不能不承認他也是腐化份子了。因此如果問『何謂腐化份子』？我們可以回說：

(一) 凡不革命假革命及消極底反革命的都是腐化分子。

(二) 凡三民主義的盲從者，及空談而不能直接間接參加實現的人，也是腐化分子。

五 誰腐化

我們既已知道何謂腐化與何謂腐化分子以後，對於誰腐化一層，似乎可以不必再問了。但是不然：「誰腐化」實在是一個很可怕的問題，有驚人的，意外的情形在內。我們既要防止腐化，革除腐化，對於這個問題，不能不先考核一下，不然還不知道這腐化的責任，和革除的責任，到底應該誰負呢。普通人的心理，總以為腐化分子大都出在官僚之中，出在有權有勢的人之中，出在富翁之中，出在老年人之中，以為腐化就是官僚化，勢利化，奢侈化，墮落化，老朽昏庸化；以為做小百姓的，或是將力氣做工種田，或是將小本錢去營生，或是在學校裏讀書，或是肩着槍當個小兵，只要本本分分的，不嫖，不賭，不吸鴉片烟，還腐化甚麼！這樣的觀念，在我們既明白上文所述何謂腐化，何謂腐化份子以後，當然覺得是不對的。我們就退一步說，就拿官僚化及抽鴉片兩層做一切腐化的代表吧：一個民族能容忍萬惡的官僚化盤踞着政治至於百十年之久，而仍未曾猛烈加以剷

除的，試問這一個民族是甚麼化！一個民族能容忍萬惡的鴉片烟毒毀滅了幾千萬人的骨髓，而仍未曾猛烈加以剷除，反而讓他日漸其盛的，試問這一個民族又是甚麼化！這樣一追究，我們該驚慌起來了，實在是我們的全民族在那裏擔負着腐化的責任啊！腐化那裏僅僅在官僚，土豪，劣紳，鴉片烟鬼，和老頑固等人！我們的民族和國家，既讓這班官僚，土豪，劣紳，鴉片烟鬼，老頑固等，糟到這步田地，我們全民族裏，誰還能推諉責任，洗乾淨身子，說一句『都是他們的腐化而不怪我』呢？『腐』固然是腐，『容腐』又何嘗不是腐！『腐』就是從『容腐』來的，『容腐』不久就要變成『腐』的。『容腐』就是『腐』的地盤，『腐』的機會，我們已經供給了腐的空間和時間，讓他滋生不息，自己也終日與他周旋着，混俗和光，同流合污，處世則講究個圓通，對人則顧全個情面，一切都是妥協，敷衍，從沒有爲羣爲族，謀甚麼遠大的改革計劃，而具有一種嫉惡如仇的

精神的，以致民族國家，墮落如此，這不是全民族應負的腐化責任是什麼！

大家試就上文所列的腐化範圍，和下文所列的腐化情形，把自己平日的行爲思想，自己檢查一下看，究竟誰是完全免除腐化的人！重大的不必說了，特別的也不必說了，祇說日常微細的舉動之中，隨便吐一口痰，隨便撒一泡尿，也就是污穢，凌亂；赴約總不肯遵守時間，坐車總希圖一張免票，也就是荒廢，自私；明明要告誡朋友兩句話的，而礙於情面，縮起一句來，今天應做的事，偏要延宕到明天去做，也就是畏縮，遲誤；……諸如此類，有那一樣能脫離腐化範圍的呢？照這樣想去，全國國民有那個能完全免掉腐化罪過的呢？我們說這些話，並非甘心來表暴自家民族的短處以爲快，實在到了現在，自己不能再不認識自己，再不能文過飾非，而顧全情面了。腐化實在是我們全民族的普遍的惡根性，個人或團體之間，只有腐化程

度的深淺之別，腐化勢力的強弱之分，而沒有絕對不腐化的份子或團體。大家一面只管罵官僚的官僚化，一面如何能不知道非官僚的也在那裏官僚化了！一面只管罵遺老，遺少，土豪，劣紳，租界寓公，買辦，洋奴，名士派，姨太太，貴家小姐，……一千人的腐化，一面如何能忘記有爲的青年也腐化，中學生大學生也腐化，簇嶄新鮮的留學生也腐化，滿口主義的黨員也腐化！又如何能忘記知識階級不必比愚民腐化得好些，留居外國多年的僑胞，通都大邑的市民，不必比內地的土老兒腐化得好些！尤其是那班越妄稱富於革命性而驅人的共產黨徒，他們真比別人來得豐富的東西，就只有腐化！對於這樣一個腐氣瀰滿的腐化的民族，我們認清了以後，究竟應該有些甚麼感想啊！

照此節說來，誰腐化？大家腐化，大家都是腐化份子，這是腐化份子的廣義；至於前節所訂的何謂腐化份子，那是指一班腐中之腐，

在行爲上腐的部分超過於他不腐的部分的人，那是腐化份子的狹義。總之：各人憑着良心自己審察一番以後，大概輪不着狹義的，一定輪着廣義的，反正這件事人人都有分，個個總難逃，大家以後不必再去戟手頓足的，專罵某人某人是腐化份子了，大家丟開『份子』而專論『腐化』，丟開人而專論事吧。

六 國民腐化情形的大概——三大腐源

我國國民腐化的情形，實在五花八門，無所不至，列舉是列舉不了的，包括是不易包括的，這里不過提出幾項最重大的來，做個頭緒，以概其餘。

第一身體衰弱 我國民族的身體不強健，實在是萬腐之源！就身體的本身說：面黃，肌瘦，駝腰，曲背，站不直，坐不正，走不動，跑不快，不時的嗆咳，哮喘，呵欠，鼻涕痰唾排除不已；加以肺癆

，貧血，沙眼，皮膚病，種種的傳染病幾乎人人都有分，嚴格的說來，幾乎個個都是殘廢。以這樣的身體，如何能任勞劇，能耐繁瑣呢！凡事又如何能進取，如何能建樹出何種大事業來呢！身體在這種衰弱的病態之中，精神自然也就頹唐了，萎靡了，意志自然也就退縮了，薄弱了，感情自然也就狹隘了，衰微了，一切品格行動，自然也就卑鄙，而整個的人自然也就腐化了。反過來看：身體健康，精力強旺的人，凡事積極的前進，有堅毅剛勇的意志，有熱烈深厚的感情，腦筋有條不紊，精神百折不撓，一方面又能耐勞苦，擔重任，一切品格行動，自然也就高尚正直，而整個的人自然也就革命化了。我國民族的體育所以不好的原故，這裏不暇追究，這裏要認定的，祇是民族種種腐化的現象中，最顯著的莫過於身體不好的一層，而且許多腐化的情形，都是以這個為中心的啊！

我國國民身體的不好，在中上社會中，或在知識階級中，尤其顯著

，尤其普遍。他們並且見怪不怪，習非成是，對於身體的不好，覺得不算一回甚麼事，甚至視爲人生不可避免的不幸，和天災一般，不是人力所能挽回的。除掉梅毒一類的毛病以外，其餘的病症都看得與名譽、道德、品行、毫無關係；身體的孱弱，不足憂愁，也不算甚麼羞恥；評論起他人的人格來，也只有學問、道德、文章、事業，覺得是有關係的，至於身體的好壞，以爲完全無涉。日常遇有爲難的情形，要向人規避而無法規避時，都是稱病；覺得稱病在許多推諉說謊之中，是再冠冕堂皇沒有的了。大人物大名流到了下野時，或拒絕人來請他出山時，在宣言或啓事裏面，每每要公開一段他的病狀，如說本人體質素來如何衰弱，一嚮是如何力疾從公，近日某部分的舊疾大發，如何痛苦，而難任勞劇，醫生如何勸往某處攝養云云，以爲這樣一番話，一定是得人憐惜，予以諒解的，而大家對於他，便果然憐惜而諒解，依舊推崇他爲國民中優秀的份子，有作爲的人物。殊不知

天賦的軀體，乃做人的根本，如果自己是有相當的做人的能力的，就該長久保持自己身體的健康。並無疲癯的流行與傳染時，而肆口數說自己身體的衰弱，不啻就是充分表示自己的不成人，缺乏做人的基本能力，豈不可醜！所謂大人物大名流已經如此，其他就可想而知了。民族體育太差的現象，和這一種安於孱弱，忝不知恥的心理，互爲了因果，種族便日漸衰頹下去，真要淪到萬劫不復的地位呢！

第二公私不明 這一項要算得是民族腐化情形中第二個大淵源了。公私不明的人完全不知道世界人羣相處相安的原則。他們第一不明白公就是私的集體，直接損公，就是間接損私。他們以爲能在公裏抓一點到私上來，於私總無損，而不知所抓來的，仍是他一部分的私，經此一抓，支配失當，反多損失；這部分的小利益雖已在私，而那部分的大損失也仍在私，終久逃不掉的。第二他們不明白公就是私的歸宿，目前的損公，就是他日的損私。一個人雖不必計身後

，身前也要計個幾十年，斷不能目光如鼠，只顧當前的私，而忘却日後的私。所以從他方面說，有私心並不一定就是腐化，腐化是由於不善有私心，私心妄用，結果完全沒有了私，也沒有了公，而公私同歸於盡。譬如國民革命喚醒全體國民，去謀切身問題的解決，爲的就是全民族的永久飯碗問題，永久生活問題；有了全民族的飯碗，自然就不愁沒有各個人私心上的飯碗，有了永久的飯碗，自然就不愁沒有私心上目前的飯碗。所以像國民革命也可說是善於安排全民族的私心，善於運用全民族的私心的，就不腐化。一個人如果能不顧個人目前的飯碗問題，而一意去努力完成國民革命，這人終久會餓死嗎？又如果時時刻刻專以個人目前的飯碗爲慮，想單獨解決這個問題，甚至一切不顧而腐化起來，而這個問題一定仍不能永久解決，又何苦來呢！這豈不是不善於用私，不會替私打算，便不免于腐化嗎？

自來腐化份子的徇私，無非徇在三種上面：私見，私人，私財。

私見和私人都足以破壞事情，惹起糾紛，結果必定將自己 and 一班私人的信用通通失却了，而永遠斷絕了自己的私路。私見和私人這兩樣東西，都是自然會生生不已的，好像說謊一樣：有時候一句謊說出來，若要維持他到一個相當的時期，至少還得再說兩句謊；要成全一個主要的私見到相當的程度，至少也要先安排好了兩三個附帶的私見；附帶的又有附帶的，那就越帶越多了。既用一個私人去維持自己的私路，這個私人一定也有他的私路要維持，於是也要去用他的私人；私人再用私人，那就越用越多了。至於私財，從來是恃入恃出的一種東西，那里算得人生真正的享受品！即使及身揮霍了，或遺傳給子孫，終不過多造就些新的腐化份子出來，多增加些普遍的腐化罪惡罷了。凡百事情，一佔著「私」字，絕不會及身而已的。一定要輾轉攀聯，各方面影響，形成無數的弊病出來。所以這樣看來，「弱」是我國民族腐化的第一個根源，「私」實在就是第二個根源呢！

第三不負責任

次於公私不明的腐化情形，要算不負責任一層，最堪痛恨了。明明是這個職務之中應有的一份責任，遇着腐化份子，偏要委卸到別個職務上去，或分攤到其他許多職務上去，而空出他自己的不負責的身子來；明明是今天應該負的責任，偏要推宕到明天；或推宕到很遠的將來，甚至無期，以消滅那個責任。我們和這種人，這種機關，接洽甚麼事情，起初總是沒有頭緒，東磕西撞，不知道怎樣接洽才是捷徑；及至跑斷了腿，望穿了眼，事情有了眉目了，時間固已廢去無窮，情勢固已變了不少，損失固已不能計算，而這班腐化份子的腐，也許是複雜的，不但不負責而已，並且是貪婪好財的，或有其他奢望的，那就更要看他的粧腔做勢，或在名義上，或在手續上，對你水遠山遙的打圈子，畢竟遂了他最後的私慾，然後才給你事情的結果呢。因為這樣的遺誤而事情破壞了，弄糟了，責任誰負呢？儘管他是主管的機關，專職的人員，也絕不負責的。真正有

責任上過不去的地方，老早便是個辭職，以一走了事，責任依然不負責，事情依然破壞，終久沒處去抓住一個負責之人。總之：他們對於責任，不是規避，就是延宕，如果他肯負責了，其中又不免有甚麼要挾，借負責來營私。這豈但是官廳官僚如此，凡是國人所掌管的機關，大抵都是如此啊，不過程度深淺不同罷了。試觀我國社會上的服務者，有多少是肯遇事挺身負責，始終負責，純粹負責，毫不遲疑，毫無曖昧的呢！

第四不肯認真 凡事都有個真實和正確，腐化份子總不肯認真，因而所做的事總不正確。而且大家以認真為愚，以不認真為圓融，為通方，為處世的真言，為親人和眾的美德。店夥故昂物價，又稍稍低折，以取悅於顧主，說『大家媽媽糊糊好了』。這句話最投合顧主的心理，好像店夥背著店主而私於我了。火車查票的遇着沒有票的，或票面不符的人，如果認真辦理，因而爭執起來，全車的輿論會

說查票的是阿木林，是鰻頭，異口同聲的主張『大家媽媽糊糊好了』。學生希望先生對於功課媽媽糊糊，屬員希望長官對於職守媽媽糊糊，私人希望一切公家的監督總是媽媽糊糊。在這種媽媽糊糊很濃烈的空氣環境之下，便再沒有正直剛毅的人物，和切實精進的事業，能夠產生出來：學者從事一種學問也是媽媽糊糊，工人製造一件東西也是媽媽糊糊，定個章程也是媽媽糊糊，設個計劃也是媽媽糊糊。於是成了一個媽媽糊糊的世界，百務衰頹，萬事不振，腐化到此，真要歎觀止了！

第五不肯進取 和不肯認真較爲接近的，還有一層是不肯進取，也是很厲害的腐化，也可算得是腐化的一個大根源。不肯認真是對於已知的境界，已有的地位，不肯切實做到，做幾分算幾分；不肯進取是牢守着已知已有的境地爲止，就此停頓，再不前進。這種不肯進取的人，一切只憑著他們的主觀和直覺去做，從來不思想，不懷疑

，不研究；時間上雖舊到幾十年幾百年以前去，他們也不管；空間上雖狹窄到一家一身都行不通的，他們也不介意。他們完全被過去支配著，占有著，而沒有一毫的將來；他們完全被歷史上所有的風俗習慣支配著，占有著，而沒有一毫科學的理性的推想與判斷。他們完全違反了世界人類的進化律，因而不能應付世界的潮流，在競爭上，在比較上，不知落後到多遠，顯見得是陳腐舊爛，不堪嚮邇，不可收拾的。他們被過去幾千年歷史中所有的不適宜的禮教，風俗，習慣等等極牢固地支配着占有着，一切成了他們的本性，至於淪肌浹髓，刻骨銘心，結結實實的存在那裏，甚麼外力也搖動不得他一點，俗語所謂『江山好改，本性難移』。論起教育的方法來，變更環境總算是一個有力量的方法了，但是遇到富於保守性不肯進取的朋友，雖將他們放在極新鮮的環境之中，讓他們長遠的耳有所濡，目有所染，結果仍是心無所動，而性無所移。我們只要看外國大都會中的唐人街

，至今依然是他們的污穢凌亂的老調，上海南京路的紅廟，至今依然是香火鼎盛，就可知道我國國民的保守性實在利害了。

第才不守秩序 我們常聽人說：火車站裏賣票，如果客人魚貫而進，一分鐘可賣一二十張；如果客人擁擠在一處，狂爭亂喊，一分鐘祇賣了幾張票，客人的錢包還要遇著扒手，小孩子婦女還要有性命之憂，這是多麼算不來的一回事！但是我國人只要身體參加到羣衆之中，馬上就會失却平日的雍容鎮靜，立刻起了一種羣衆慌，發了一種羣衆昏，登時心煩慮雜，手忙腳亂，表現出一種倉皇失措的態度來，甚麼都不管，只顧根據着一時簡單的直覺，瘋狂一般的去掙扎拚命；這時雖有人從後面拍他的肩膀，喚醒他，教他回頭，都不能奏效，真是莫名其妙的一回事。此外不守秩序的現象還多着，歸納起來，不外兩種：一種是消極的破壞秩序，身居羣衆之中，仍然各自保守平日個人獨處，或數人合處的自由態度，談笑咳唾，行動出入，從不思量

到目前所處的地位是羣衆之中，除掉自己個人或少數人的便利以外，應當兼顧到羣衆的便利的，如果兩種便利衝突時，應當犧牲一點個人或少數人的便利才行呢；大家既都不想到此層，於是各圖私便，而秩序爲之破壞了。一種是更進一步的積極的擾亂秩序，身居羣衆，覺得非平常獨處時可比，是我占便宜討巧的機會到了，於是乘隙而動，去侵犯別人的便利，來擴充自己的便利；別人輕易如何肯受侵犯呢？於是紛爭騷擾，不斷的發生，而秩序蕩然了。不守秩序是國民未經羣育訓練的結果，遇到意外時，就有白白犧牲生命的危險，就是平常也教人感覺到是一種缺乏民治上基本能力的民族，甚麼自由平等，都不容易談到了，實在不是一件可以輕忽的事啊！

這以上六種腐化的情形，都是從國民的普遍性中說來，不是僅僅屬於某種特殊階級的，雖不能盡駭一切，重要的俱已在此了。第三第六兩種之中，多寡都帶有第二種公私不明的原因在內，第四種與第五

種較爲接近，所以我們追究起國民的腐根來，可以說就是物質方面的身體衰弱，精神方面的公私不明，和富於保守性，一共三條。身體是人的一切的根本，精神之所寄託，一經衰弱，無論物質精神，兩俱難言了；保守性是阻攔一切好東西的牆壁；私心是招徠一切壞東西的門戶；國民性中生出了他們這三條根，那末全部的腐化，自然一天一天的，推演到無窮無盡了。

七 革除腐化的要因

辛亥以前，我國的革命者多數祇以推翻滿清爲目的，這個目的達了，以爲革命就成功了；誰知暗中被腐化的勢力，把一個個生龍活虎的革命者輕輕的套起來，不上兩年，他們所有的成功，已經推翻個乾淨；並且在全體國民十分腐化之中，更挑起了帝國主義的鬼籖，播下了惡化勢力的種子，直到現在，不得不重行革起命來。現在的革命，

在淺見的革命者看來，又以爲多少是成功了，而腐化這個惡魔，又老早在旁邊伺候着，遲早還要把現在革命所成就的，再推翻個乾淨，和民國初年一樣。所以革命者這一次如果又放過這個惡魔，不把他捉住而根本消滅了，老實說，甚麼國民革命！命根還是沒有革到，表面雖成功了，也不能持久，還是枉然！一般國民和一般革命者的心裡，總以爲腐化是個無聲無臭，不疼不癢的東西，若說大張旗鼓的，集中革命的力量，對準他去進攻，好像犯不著，是很可懷疑的一件事。因此我們對於目前何以急需革除國民腐化的原因，不能不擇其要者，趕緊先申明一番，以祛一般國民和一般革命者的懷疑。

腐化爲何要革除的，上文已提到三個重大的原因，這裏再明明白白的詳細說一下——

(一) 剷除了腐化才能剷除惡化。這裏仍要引用那兩句老話：『必先腐，然後蟲生。』共產黨就是蟲。像歐美各國，雖然是經濟極

發達的，比較有產可共的國家，因為國民不腐化，社會的秩序極好，組織極堅，無隙可乘，無懈可擊，共產黨的搗亂政策總行不起來，這條蟲便無從寄生；像我國經濟雖然落後，無產可共，但是因為國民腐化到極處，社會上全然談不到組織和秩序，到處是罅縫，是漏洞，外力可以自由侵入，任意的播弄或擺布，第三國際便覺得這樣一個民族，正是發展赤色恐怖的好場所，所以這幾年認定了來致力，而這條蟲自然便在我們國內寄生得非常之快，並且非常之安了。在最近廣州共產黨大亂以後，國民對於所謂赤色恐怖，不用說是格外深切於心，談虎色變的了，但是大家對於共禍，徒然恐怖有甚麼用！越恐怖越中了他們的意思。就不說恐怖，恐怖以外，如果徒然在心理上憂慮或惡恨，又有甚麼用！天下事情是單單憂慮可以奏効，共產黨是會被人咒得死，恨得死的嗎？如果以為自己雖只管憂慮怨恨，但一方面却希望別人去切實地撲滅共產黨，那末萬一不幸大家都作如此想時，

共產黨究竟誰去撲滅呢？老實不客氣的說：在這種遇事畏縮，自己只會消極底嗟嘆怨恨，一切總要靠別人去幹，而不會積極底挺身負責自己去幹的民族裏面，共產黨正得其所哉，如入無人之境，爲所欲爲，而毫無顧忌了。他們眼看着這樣又大又肥，又弱又腐的一個民族，不先將他捲入赤色恐怖的漩渦之中去，以擴大他們惡化的勢力範圍，還再去找誰呢！這是惡化獨能寄生於腐化之中，並能安生於腐化之中，我們一定要先除了腐，然後才能除惡的第一層理由。

一切操政權者，一切操財權者，一切在社會上占有地位者，倘若完全都腐化着，任何措施總是失當的，教一般平民，一般青年，始終失望着，大家都覺得被人壓榨，敲剝，欺騙，陷害，前途沒有一毫光明，那末大家的思想，自易激入歧途，甚且舉動也挺而走險，共產的邪說便乘間得入，雖再搗亂的，再破壞的，再殘酷不仁的政策，本來沒人贊成的，到了這時，也有人引以爲快，而從亂不疑了。所以腐化

一方面固然是惡化的安樂窩，一方面又是惡化的推進器。俄國當年如果沒有一班皇族，貴族，大地主，資本家等幾百年的腐化，結果又何至於從一般人的憎恨憤激之中，暴發出這樣一個殺人放火的共產政策來呢！在隔壁鄰家已經火穿屋頂之時，而我們依然在家裏屯積乾草，堆放棉花，把堅實的東西劈碎了，扯鬆了，把滋潤的東西烤乾了，榨癯了，結果終能免掉火災的波及嗎？倘若儘管這樣辦下去，就算沒有鄰居的遺禍，自己家裏也難保不蘊藏着一星兩星火種，一經觸發，又如何撲滅呢！中國若接連再腐化個幾十年，不煩別人引誘，而自家便來一套以共產均富為招牌，以殺人放火為政策的把戲，實在是意中之事啊！反過來再看看人家不腐化的國家，政治清明，實業發達，生活安定，教育普及，壓迫者與被壓迫者都很少，人人有無限的生機，人人有無限的希望，雖有人把共產主義改成欺騙政策，不時的來蠱惑，畢竟誰願意犧牲掉那已在人類進化軌道上的文明幸福，而

去幹那無因無果，殺人放火的野蠻勾當呢？惡化到此，不戢而自止了。這又是惡化獨能產生於腐化之中，並能滋生於腐化之中，我們一定要先除了腐，然後才能除惡的第二層理由。

惡化從腐化裏變出來以後，他的根源——腐化——並未失去。本來惡化與腐化在根本上並沒有甚麼分別，不過一個是急性，一個是慢性罷了，上文已經說過。因此凡是惡化的朋友，並非不腐化的，他們腐化起來，只有比別人格外厲害些。他們的領袖之中，抽大煙的，害三期肺癆的，貪污過於土豪劣紳的，享受過於王侯卿相的，衰衰皆是，真不算甚麼。他們的目的是犧牲多數人的性命來造成少數人的幸福，他們的手段是運用少數人的陰謀來蒙蔽多數人的耳目，他們的事業就完全築在一個『私』字和一個『僞』字的腐化基礎上面，這又是最根本的。所以腐化與惡化，除掉上面的兩層關係以外，二者還有並行不悖，互為因果，彼此連鎖助長的第三層關係在，格外教人覺得

如要除惡，必先除腐了。

綜這三層看來，惡化是生於腐化，長於腐化，而且極於腐化的，我們既要撲滅惡化，還不趕緊用那釜底抽薪的辦法嗎？今後共產黨在我們的成績究竟如何，我國民因共產暴行而被殺戮焚燒，奸淫擄掠的程度如何，以及我國家究竟能否不因共產邪說而沉淪於萬世不復的滅亡浩劫，通通要驗諸我國民今後革除腐化的努力與不努力了。這並不是過慮，這是有既往和今後逐步的事實，不斷地來證明的啊！

(二) 剷除了腐化才能打倒帝國主義 上文說：如今國民革命的反動勢力，除掉國民自己的腐化，和蘇俄傳來的惡化以外，就是從歐美日本舶來，將近百年的帝國主義。那知赤色帝國主義——惡化——固然是由我們自己的腐化邀請了來的，就是白色帝國主義猖獗到目前這步田地，又何嘗能怪第二件事，還不全是我們自己的腐化招致得來，縱容起來的嗎？人人都知道帝國主義所以能夠橫行於我國的，無

非由於我國的弱，國弱是怎麼一回事！不就是國民的腐敗，內政不修，與外戰不利嗎？鴉片戰爭，中日戰爭，中法戰爭，以及義和團的戰爭，通通失敗，可有一次外戰失敗的內幕，能脫離掉全國上下交爭腐敗的呢？因為歷次打了敗仗，於是有了「一切不平等的條約」；「不平等條約」人人都是箝制我民族復興的鍊條。但是我們看看歐戰以後，各國和德國訂的凡爾賽條約平等不平等？人家被箝制了幾年以來，是怎樣的自處？我們被箝制了幾十年以來，又是怎樣的自處？外面儘管有鍊條，鍊條儘管牢固，只要裏面的物質是漸漸底發硬的，漸漸底澎漲的，那鍊條終有不能自持的一天而自解，就是不自解，也一定要被纏斷的。如果裏面的物質只管讓軟，只管收縮，那外面的鍊條還有個不越箍越緊，還有解除的一天嗎？君主政治腐敗，不上軌道，改爲共和政治；共和政治腐敗，不上軌道，改爲黨治；黨治若不幸福仍舊脫離不掉腐敗，又怎麼能上軌道，又打算改做甚麼才好呢？

科舉出身的老頭子腐敗，希望學校出身的青年；國內的青年腐敗，希望外國回來的青年；不幸無論從那一個不腐敗的國裏，修養了好多年才回來的青年，要腐敗還是照樣腐敗，那還有甚麼希望呢？據最近的記載，德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都忙着竭力提倡國民的體育，辦甚麼國家體育委員會，而我們的國民政府正忙着修訂戒煙藥品公賣三年的條例，查辦某某兩大公司因承辦公賣鴉片而行賄的大賄案，這其間的腐不腐，相差多遠！德國青年組織了三千多個體育俱樂部，講究在健全的身體中有健全的精神，在美好的身體中有美好的精神，可憐我國的大學生連一套制服都懶得穿，還是籠起一雙手在袖管裏，和科舉出身的秀才舉人無甚分別，他們忙的是驅逐體育教員，和廢止早操，這其間腐不腐，又相差多遠！如長久照這樣下去，恐怕德國所有的不平等條約已經取消乾淨時，而我國的不平等條約能不再加出一倍來就算好的了；到那時，『打倒帝國主義』一句話，一定還不過是

一句話，一個標語，一個口號而已啊！

何況惡化與腐化固然互爲因果，而帝國主義與腐化，有時亦復互爲因果：我國國民越腐，帝國主義來得越兇，而帝國主義越兇的地方，就是教我國國民越腐。國民如果根本不自己革除腐化，對於帝國主義有時簡直沒有辦法。最顯著的是英帝國主義者的輸入鴉片，暢銷捲煙，和日帝國主義者的輸入嗎啡，私賣金丹一類的東西。他們這些方法的巧妙，心計的精工，利益的豐厚而且久遠，真是無以復加！結果無非把我國民族弄得由腐而弱，而衰，而微，而滅，然後他們帝國主義好功成緣滿！此外舶來品中種種的奢侈品，消耗品，雖比毒藥好些，但是結果也無非把我國國民格外騙上腐路，腐到不知所云，他們的帝國主義好延長並擴張罷了。至於租界的設置，曠中也足以推進我國社會的腐化，詳見下文之中。總之，種種帝國主義的表現，都是巴不得我們越腐越好，引誘我們，陷害我們，教我們沉淪到腐

坑裏去，永世翻不了身。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除掉自己認清道路，立定志趣，無論如何不爲外物所動，而決不腐化以外，還有甚麼辦法足以自保，足以制人呢！假如就拿賣鴉片一事來代表帝國主義，試問我們要打倒鴉片商，可先要自己不願吸鴉片？如果一面自己去買鴉片，而一面又喊打倒鴉片商，這種打倒，是鴉片商所馨香禱祝，惟恐其不如此的；而在鴉片商方面，一定會教你有一天連喊打倒他的力氣都沒有，因此就不喊打倒，就不去打倒，就終久打他不倒啊！

(三) 剷除了腐化才能實現三民主義 我們要明白這一層，對於三民主義並不需有何等深刻的了解，只要知道三民主義是最革命的，是天下爲公的，是推進世界文化的，有這三點已經夠了。

第一，惟其三民主義是最革命的，所以要完全實現他時，一切改革，必需真實，澈底，永久。凡是自欺欺人的改革，改頭換面的改革，有名無實的改革，換湯不換藥的改革，通通不行。腐化的一部分

正坐在虛偽，敷淺，和暫時上，所以大大的和三民主義的實現衝突着。尤其是腐化的人，根本失却了革命性，他們的生平平行動之中。且談不到『改革』二字，所以永遠與最革命的三民主義水火着。我們國民遇着三民主義的革命潮流捲過來時，千萬莫以爲是容易接受的啊！那一般以爲容易接受的人，一定都是些無誠心接受他的，一定都是些腐化份子。何以呢？他們以爲只要把青天白日旗掛起來，把總理的遺囑讀熟了，跟在人叢裏喊幾聲『打倒』和『擁護』的口號，嘴裏不住的把『同志』與『主義』……嚼念着，便儼然自命是一個簇嶄新鮮的革命者了，至於一切思想舉動，精神物質，還是各人原來的那一套，並沒有甚麼改革。那知原來的那一套，不但不能去革命，而且正是國民革命中第一要向全體國民革除掉的，如何能獨爲這班人容留着呢？譬如我們的身體，一方面有病當治，一方面還要以衛生防病，以醫藥治病，不能留病治病；留病治病，惟有將病加重而已。

留着原來的那一套去接受三民主義的革命潮流，那所謂潮流者，惟有逐漸平息，或是一落千丈而已。大家又千萬不要弄錯了，以為國民革命的對象就僅在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幾個人身上！國民革命的對象，實實在在是全體國民！把全體國民的命革過來，才能實現真正的民治，到那時還有甚麼軍閥可以容身呢？國民的腐化裏，本來就有拘守，固執，故步自封，不肯革面洗心的種種情形在內，所謂根本失却了革命性的；若不把腐化完全革除了，貫輸了國民的革命性，國民自己若革不了自己的命，那還能接受甚麼革命的潮流，還能實現甚麼最革命的三民主義呢？

第二，惟其三民主義是天下為公的，所以要完全實現他時，非得大家始終以公為前提不可，最好是盡捐私見。若遇事先私後公，或假公濟私，那就立刻推翻了三民主義的根本，還說甚麼實現呢！即以吃飯一層而論吧：三民主義是替全民族謀永久安全的飯碗的，不是替

各個國民謀飯碗的，更不是各個國民在各謀各的目前一時的飯碗時，所能假藉援引的。你要利用實現三民主義一事去搶奪個人的飯碗，那實在做不到；假如做到了，那就老早離開三民主義的實現十萬八千里了！三民主義的實現，以民族主義的實現為基礎。歐美各帝國主義的國民中，個人主義極發達，永遠與三民主義的實現背馳；但是他們的個人主義，還是個人的永久主義，事事還打算個長久，所以還顧全信用，肯負責任，凡事用心雖發於自私，而手段亦善於自私，知道以公去衛私，所私的方得長久，所以應該為公的一部分，他們總維護不遺餘力，他們這一點還不算腐化。至於我們國民的腐化，可就大大的不然了，不但私心太重，而且眼光太短，不向私人的終身利益，永久利益去打算，只打算私人目前的利益，暫時的利益。所以做不着官則已，一做着官，馬上就拚命的刮地皮，一口氣刮下去，絲毫不留餘地，從來不知信用為何物。儘管因為一兩件事而弄得身敗名

裂，永遠不齒於社會，不能在社會上立足，他們也是幹的。他們的口號是『撈着現的再說』。大家都只求撈着現的，於是吃飯變成搶飯了。近年來革命潮流所及之地，誰不望政治就此清明，政府就此廉潔！那知軍事一過，建設伊始，剛是用人行政之際，各種行政機關外面，便早有無數的自命爲新革命家，新同志的朋友，如蟻赴羶，如蠅逐臭的，四面包抄起來，直包得那機關一個水洩不通。那些做舅老爺，姑老爺的人，不消說是首先大搖大擺的進去了，此外凡有親誼，戚誼，友誼，寅誼，鄉誼，學誼，……種種可以攀援的，也各各得着門路擠了進去；剩下一班始終得不着門路的，還不斷地在外面徘徊翱翔，雖幾經月日，仍舊依依而不忍去。一個機關如此，個個機關如此，都有這班投機腐化份子擠了進去搶飯吃，破壞了綱紀，鬆懈了工作，於是形成了革命以後的大腐化。結果直逼得這些機關非全行改組；重行革命不可；及至改組時，依舊有這班抱定個人目前搶飯主

義的朋友，從中作祟而弄不好，所謂建設的事業，就此有敗無成，試問三民主義還從何實現呢！真要實現那天下爲公的三民主義，不先剷除掉這種貪圖個人目前的自私自利的腐化就行了嗎？

第三，惟其三民主義是推進世界文化的，他的實現可恰恰與腐化站在絕對的相反方面。因爲既經腐化，不管就是向世界上的一切，下了一道總退却的命令。腐化的朋友未嘗不知享受物質文明，我們只要看國民對於外國貨的個個歡迎，要用要買，就可知道了。但是國民只能享受人家製造的好東西，而不能做到享受自己製造的。萬一人家不造出電燈來，腐化的我們，一定依然在煤油燈的燈光下面腐化着；若政治越壞，社會越亂，連煤油都沒有一個組織，一個秩序，可以採取出來，那就實行倒退一步，到盞油燈的燈光下面去腐化吧。腐化的朋友簡直不能享受精神文明，我們只要看人家行得很好的共和政體，到了我們行起來，就攪得一團糟，人家行得很好的代議制，委

員制，到了我們行起來，也無往而不糟，就可知道了。連一個精深博大的三民主義，到了現在，還有班朋友偏會看錯了，或竟拋棄了，扯到假的共產主義上去，那就實行倒退不知若干步，退到那殺人放火，絕智塞聰的洪荒景象，野蠻時代去腐化了。三民主義的完全實現，是要越過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下的目前世界的文化，而恢宏擴大出一個民族主義大同主義的文化來。這樣的大責任，重擔子，要怎樣一種體魄堅強，智慧充實，意志高尚，感情深厚的國民，才能擔負得起！豈是我們國民現在腐化中的孱弱身軀，懶惰性格，卑鄙思想，柔弱心情所能勝任的！照我們的腐化，世界上一切只有中止，擱淺，停頓，銷蝕，開倒車，退！退！退！退回原始時代去。所以腐化的本身既是縮減世界文化的緩進之途，而腐化極了又會生出惡化來，又是個毀滅世界文化的急先鋒；世界的文化遇着他們，不是被迎頭痛擊，就是被徹底破壞，那還能在腐化之下，實現甚麼推進世界文

化的三民主義嗎？

說到這裏，上面三大原因連貫起來了：就是我們爲何要革除腐化？爲的消極方面要剷除惡化和打倒帝國主義，積極方面要實現三民主義；爲的共產政策的惡化，和帝國主義的侵略，是各與三民主義誓不兩立的，而腐化既與惡化交融水乳，可算是一而二，二而一，同時又與帝國主義也互爲因果，聯絡一氣，那末腐化當然與三民主義也是個針鋒相對，誓不兩立，無一絲一毫可以妥協的餘地的了。至於要剷除惡化的原因，要打倒帝國主義的原因，要實現三民主義的原因，已不是本文所要說的，大家也早已深切體會於身心，更不必去累贅。我們現在只問一般國民，一般革命者，要不要將那早經深切體會於身心的好好壞壞，是是非非，應興應革，一齊求諸實現？如果要的，開宗明義第一章，實在不能不數到革除腐化。假如從今以後，大家集中全體的革命力量，去向這萬惡的腐化進攻，可犯得着犯不着？可

還有甚麼懷疑沒有？

八 怎樣向腐化進攻

怎樣向腐化進攻？這句話不是容易回答的；這種進攻的計劃，不是隨隨便便定得好的。因為據上文看來，我國民的腐化，範圍太廣了，份子太多了，根底太深了，現象太雜了，實行革除，殊非易事。但是一方面第三國際指揮的搗亂政策，和一切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天天在那裏逼緊了來，一毫不肯放鬆，而我們積極方面建國的大計，三民主義的實現，又刻不容緩，因此腐化的實行革除，當然又屬眼前的急務了。事情既難而且急，那末實行的計劃若不特殊周密，實行的精神若不特殊充足，結果便能奏效了嗎？在特殊底周密與充足之中，尤重在計劃的本身，和專門施行計劃的人，要能於超出所革除的腐化，而切實去做，一天嚴一天，一步緊一步，千萬不能讓革除腐

化的事業和人物，遲早一同也腐化起來，那就根本沒辦法了。

我們的口號雖是「向腐化進攻」一句話，而事實上却分兩方面去做，一面是積極的進攻，一面是消極的防止，二者同時並舉，應攻的便攻，應防的便防。攻是攻的已腐的，防是防的未腐的。一個新創的機關，或一件新興的事業，一個天真的兒童，或一個坦白的青年，因為他們入世不深，還未曾墜下腐坑，不過眼看着他們也腳踏到坑邊，墜落就在俄頃了，我們如何能不趕緊加以防備呢？大家都明白：像外國人那樣不隨便吐痰的一件小事，也不是一天做出來的，是自小兒習慣成功的。許多腐化原不過是習慣而已，非自小兒矯正不可。無論甚麼事情的將來，總比現在偉大些，總和現在一樣的要緊，甚且比現在格外要緊些。將來的新中國不是比目前的中國格外要緊些嗎？我們不是要替將來的新中國趕緊造就些健全的新國民嗎？那末在革除腐化的工作之中，防止自然要更重於進攻了。

現在姑且將個人對於革除腐化的辦法，大略寫幾條。這些當然是甚麼詳細的計劃，不過是想藉此引起些計劃的大綱罷了。

(一) 國民黨先徹底清黨革除腐化。現在我們的國家既然在黨治之下，全國的事業就全在黨的領導之中；黨如腐化，那一定是盲人瞎馬，大家一齊同歸於腐，同歸於盡而後已。所以在一切革除腐化的辦法之中，當然要趕先的整理出一個不腐的黨來，做進攻腐化的大本營，做進攻腐化的基本隊伍，就是上文所謂專門實行計劃的人，一定要永久超出於他們計劃中所要革除的毛病，然後事情才能有效呢。

黨的革除腐化，總辦法是清黨。上文所述革命者自身如何防腐，那不過是這個總辦法中的一部分而已。清黨一件事，原又不單為革除腐化而設的，不過我們現在只能專為清去黨內的腐化來討論清黨。一個黨的腐，一定腐在兩方面，就是黨的組織，和黨的份子。這兩方面的腐，當然是互為因果的，要去革除，只有從兩方面同時並進，

而不能擱下任何一邊來。但是爲進行便利起見，還是從組織上着手，而革除對份子上去。若問國民黨的組織究竟那一部分不好，那一部分的不好是腐，應當如何革除就好了，就不腐了，這是改進本黨組織的一個重大問題，是應該另作專門討論，在這裏不能求到圓滿的答案的。這裏所要說明的，只是我們如爲革除腐化而去清黨，一定不能忘了黨的組織的腐，一定要從這裏清起。有不腐的黨，才能治已腐的國，有不腐的組織，才能防黨的將腐，才能革黨的已腐。至於清黨一定要清去腐化份子，那已是人人所知道的，毋庸再說了。況且黨員也不能養成或留着己身的腐而等黨來清，當然要自己知腐即防，或隨腐隨改的；上文對於革命者自身如何的防腐，既已有所陳述，如果黨能幫着黨員照那樣去做，就是在清黨之中，對於份子一方面應盡的工作了。

（二）擴大革除腐化的宣傳

這是第一步喚起民衆的基本工作，

無論何種革命中總不可少的，尤其是腐化的革命，要格外努力於此層。因為我國國民從來對於自家民族的危險，甚麼都不注意，從前只怕外來的洋禍，現在有了惡化，只怕所謂赤禍，至於腐化，看的從不與洋禍或赤禍並重。原來大家的心理，從來只看個表面：帝國主義的表現，是有步驟的，只要我們肯做順民，肯做奴隸，眼前就沒有危險了；有時他們甚且是笑裏藏刀，口蜜腹劍，我們無知的國民反而甘心去做他們的走狗，那就親密之不遑，何言懼怕呢！至於惡化來時，是不管順逆的，要殺一律的殺，要燒一律的燒，所以大家對他十分害怕，覺得洋禍遠比不上赤禍的厲害了。但是若拿腐化同洋禍一比較，大家覺得腐化又差的遠：洋禍之中，畢竟還包含着槍砲兵艦，種種武器，腐化裏面有甚麼是殺人的東西呢？洋禍說來就來了，擋不住的，腐化是再紆徐和緩不過的東西，他來不來都不覺得，怕甚麼？唉！國民有了這種心理，真是溺於所習，要至死不悟的了，想起來

國家民族致命的根苗就在這裏，可怕得很！我們若再不趕緊盡力宣傳，先打破他們這個迷夢，我們對於民衆，還做甚麼革命宣傳！這種宣傳是教全國國民個個都知道自家民族的各種真醜處和真危處，隨時隨地的驚心動魄，更不糊塗，更不懈怠；是教大家由透澈的自覺而發生深切的戒心，和改革的勇氣：這實在是國民革命中極重要的宣傳啊！我們以後也不必恨外國人把我們國民的小腳和吸鴉片等等醜態在外國影戲館裏宣傳了，我們還是學學他們這樣做的好，不過我們是自家關起門來做罷了。我們應當老實不客氣的，痛痛快快的，常常自己照照鏡子，數數自己的短處，以互相警惕。或在大家庭廣衆之前，或在朋友閑談之間，或在作息宴遊之地，或在特別事故發生之時，凡有機會便宣傳，總認定這個警醒腐化的目標做去。無論言語，文字，圖畫，都用得着。只要我們意志是坦白的，感情是痛切的，態度是誠懇的，那末言詞就是直率些也正是需要的。若腐靡空泛而

不切實警策，或敷衍故事而不認真負責，或竟攻訐個人的陰私，而別有作用，那就自己先墮入腐化，是促進腐化的表示，而不是革除腐化的宣傳了。

(三) 擴大革除腐化的運動 正式革除腐化的運動，除掉清潔運動，衛生運動一種而外，國內從未有過第二種，先要就相當的時機，再多舉行幾種，然後才好談擴大呢。某地方因不衛生而釀成疫症，死人無數了，某地方某種惡風陋俗又推波助瀾的發動了，某官吏發生舞弊賄案了，某機關溺職債事，關係很大了，……：只要我們認為是民族腐化的重大表現的，我們馬上便召集民衆開會，宣講討論，追究這種腐化的根源，以昭告遠近；開會以後，或遊行，或樹立紀念品，以引起全體民衆永久的注意，和深刻的警戒心。這種運動，一經擴大，隨時隨地隨事都可以舉行，積久以後，養成一種嫉惡如仇，急公好義的好民族性，在革除腐化的工作上，是極有效力的。

(四) 教育方面的防止 腐化最大的特點，既在進行緩慢而不急遽，我們的防止方法中，一定也要有一種恰能針對他這個特點的，才好在本根本上杜塞了他的進行。他既是緩進，我們革除之心雖十分熱烈，有時每苦於無從捉摸，喚不起民衆的注意來，於是上列的宣傳與運動等，便都不適用，所適用的只有那平時的，亦復緩進而不急遽的教育方法了。我們敢具十二分的至誠，正告國民中擔任教育事業的人：將來的新中國便完全建築在新國民身上，新國民便完全造就在新教育之中，而新教育便要完全樹立在革除腐化的新基礎上。今後我國教育家要切切實實的擔負起革除腐化中防止工作的重任來，要明白彰著的提出這『腐化』二字，做教育事業上一切防微杜漸的目標。所謂防止工作，一絲一毫怠慢不得的。而全部的防止工作，又要有十分之八是在教育事業上。教育就要像一根化腐朽為神奇的仙棒，一經點化，無論甚麼有劣根有惡性的青年，就要都成了活潑鮮跳，精

明強悍，公正無私的國民。現在既以黨化爲教育的方針，就要能用黨化，而認准了國民的三大腐源，弱，私，頑固，去消弭，去遏阻。這件大事實際上怎樣詳細的施行，自非這裏所能說，但是這裏也可舉出三個要點來，請從事教育的人注意：第一是極力提倡國民的體育，第二是嚴厲小學教育中的訓育，第三是全國大中小學校一齊要切實注重羣育。體育與腐化的關係，上文下文已經見的不少，這裏毋庸再說了。一個人的許多腐化，既是從小習慣成功的，我們如果在小學教育的訓育中，便嚴厲革除一切關於腐化的惡習，豈不馬上便收了正本清源的效果了麼？教育界的慣例：德育的訓練，祇限於中小學校，到了大學生便一概放任了。這原是因爲大學生乃求專門智識，完成智育的人，各人原已有了相當的德育修養，學校方面正可不必，並且無暇，再去替大學生顧慮這些了。但是老實說：我國民族之中，私德極高的人是有的，若說羣育中的公德，實在是民族性內最普

遍的缺乏，大學生又待怎樣！許多大學生雖然飽學，一出來任事以後，依然教自己的腐化累壞了所處的羣，而同時又教羣的腐化累壞了自己，終於不能發展其所學，而致用於其羣。學校生活正是訓練羣育的極好的機會，越是大學校裏如果羣育的表現還差，越是一件可憂可怕可恨可歎的事，教人對於民族的羣育前途，越覺得失望。所以我們國民倘是自己明白自己民族的短處的，隨便那個，都應該隨時隨地的修養起羣育來，何況一班奮發有爲，積學有素，極有希望，極可寶貴的青年呢！

(五) 政治方面的革除 教育原也是政治，不過他對於腐化所能做的工作重在防止，用政治方面此外的力量去革除腐化，那就都是進攻了。我們知道腐化的中心份子官僚，我們對於官僚化的剷除，除掉輿論的指摘，黨部的監視以外，還是要靠法律的制裁才覺得有力。將來國民政府於立法機關之外，是要設監察機關，專門監察政府

機關行政人員的違法的。我們固然相信一般的法律總能夠拒絕腐化，而不是縱容腐化，並且相信一般執法的人也一定知道注意這種法律的作用去革除腐化，但是爲適應我國的特殊國情，和我民族的特殊特性起見，還要希望立法機關所立的法，與監察機關的行使職權，對於腐化的革除，總要特別注意，特別認真。假如國民政府現在對於貪官污吏，能定出一種特別的嚴峻之法來，貪多少賊的就槍斃，又假如監察院內能專設監察官僚腐化的一科，竭全力來對付官僚化，我們國民將要何等的快心與安慰！甚且歡欣鼓舞，馨香禱祝了！不過我們既要藉立法機關與監察機關等去革除腐化的中心官僚化，我們尤其要先藉全體國民的監督，趕緊切實防止了新立法機關與新監察機關等的腐化，然後所謂政治方面的革除力量，才能真正底實現呢。此外還有普通民衆的零碎腐化，凡在城市中及公共場所中表現最多的，可由有訓練的警察，與有計劃的警律，去加以切實的制止，這也是政治

方面革除的一種。

(六) 分人革除 因為上面兩種辦法，一是注重防止青年的，一是注重革除官僚的，便教我們想到這一層，格外賅括的，格外不可少的，分人革除的辦法來了。腐化既是我們民族的普遍性，我們革除的辦法中，綜合與分析，當然是應該兼有的。我們如果把革除的對象分析開來辦，最便當莫過的就是分析腐化的人；分析以後，或互相關任革除，或各自擔任革除，都無不可。青年既有青年的腐，官僚既有官僚的腐，那末男有男腐，女有女腐，老有老腐，壯有壯腐，工有工腐，農有農腐，三百六十行，各行有各行的黑幕，陋規，壞習慣——各行的腐。各自有腐，便各自去爬羅剔抉，把他通通揭發出來，不時的宣傳討論，或立時懸為厲禁，或逐步進行革除。如果大家同時決心，同時努力，一律不斷地向前奮鬥，好得事情是分頭辦理，不會有彼此壓積牽制而就誤的，那末全民族的腐化，馬上就可以得着

一個革除的頭緒，和革除的組織了。在這種組織和頭緒之中，倘若又各在最短期間，各行，各業，各種人，便各自剷除了腐根，塞斷了腐源，消滅了一切腐枝腐葉，腐流腐系，腐形腐象，這是多麼痛快淋漓，而教人可驚可喜，可佩可敬的一個民族大革命呢！所謂分人革除，還有一個重大的意義，不可不說明的，就是把人分析得細了以後，一定會分到各個人本身為止，一定會感覺到各個人有各個人的腐化。我有我的腐，你有你的腐，大家既要分頭革除，便應先從革除自己起。這是同上文所述革命者應該從自己的命革起是一樣。凡是以革除腐化爲己任的人，第一步當然先革除了自己的腐化，才不至於蹈那只知人過不知己過的毛病。如果我們天天只管鬧人家的腐，向人家去革除，却完全忘記掉一個最親切最要緊的我自己，那不是大笑話嗎？所以『分人革除』，換言之，也未嘗不是『各自革除。』這各自革除，實在是革除工作中頂頂切要的一樁。

(七)分地革除 因爲分人革除，我們聯想到分地革除。分地革除確是需要的。全國若大一個腐區之中，原來有兩個大腐核在那裏醞釀腐因，傳播腐教，集中腐勢，製造腐材。一處是北京，此地乃數千年來昏君庸主，貪官污吏，神奸巨猾，民蠹國蠹……羣居彙集之所，當然是歷史上最著的腐化發源地，不待細說了。一處是上海，此地大半在帝國主義者的管轄之下，物質文明比較完備些；所謂租界上工部局的章程，形式方面雖多約束，而對於居住者精神方面的墮落，却放弛萬分，有意無意之中，替我國人造成一個莫大的腐窟。一班遺老遺少，貪官污吏，本來是腐化份子的，借此做個安樂窩，遁逃藪，固不必談了，一班有爲的壯年青年男女，也被那種環境陶融得個醉生夢死，終日意志昏糊，神氣沮喪，對於眼前那樣的生活，已覺滿足，甚且以爲如此放縱，可以終了其身的，簡直毫無振拔高遠之見。對於異族的侵凌，因爲在對方積威之下，和自己短氣之中，習以

爲常，見怪不怪；對於起居服用，遊戲徵逐的奢靡浪漫，心目中只以那外人外國爲標準，完全忘却自己，和自己國家的地位，民族的內情。殊不知別人的屋子裏已安頓得十分舒整了，日常的正事已料理得十分停當了，然後才坐下來謀消遣娛樂之道；我們的房子尚在風雨飄搖之中，房裏碌亂如麻，個個人方且面黃肌瘦，久病未起，却也別事不管，馬上効法人家，先開起跳舞宴會來，這究竟算得一回甚麼事！在這樣暮氣，頹氣，死氣，浮囂之氣，層層籠罩之中的上海，鬱積得腐化的勢力十分雄厚了，便逐漸推移揚溢到四面去，流毒之遠，不知底止！帝國主義者知道租界的作用，不但足以做敲剝榨取我們民族的大本營，而且足以暗中隱敗我們民族的生氣，進取心，和抵抗力，他們覺得這是多麼划算而便利的事！因而越將個租界表面做得像煞有介事，而骨裏却完全變成我們民族一切化腐的養成所。我們對於民族腐化，既要極盡革除的能事，對於北京上海這樣兩個腐化的大中

心，當然不能不特別注意，用特別方法，和特別組織，去進行革除了。這就是分地革除的必要。此外各省各縣，亦每有當地特殊的腐化風氣，非其他一般地方所共有的，也得要按各地情形，分別施以相當的革除，所以分地革除一層，也不僅對於北京上海兩地才用得着。

(八) 基本的矯正 據前節所言，在國民腐化的大概情形中，我們探得萬腐之源，在於弱，私，頑固，三層，我們革除腐化時，對於這三層自當特別下一番切實的矯正工夫。矯正「弱」字，惟有大家積極的鍛鍊身體。鍛鍊身體這句話，再老生常談沒有了，而且平常鍛鍊身體的原故，比較革除民族腐化一層，格外來得親切的，也不知道有多少，若因革除民族的腐化而提出鍛鍊身體一個問題來，還不是一句空話而已嗎？其實在提出這個問題以後，還要定出許多的辦法來，只要我們的辦法果然定得切實，怎麼會成一句空話呢！我國人的身體衰弱，從來自己不以爲醜，社會上或羣衆中也從來不認人家身體

不好是醜事，這種錯謬的心理，我們第一要將他矯正過來。除掉運動會及種種運動技藝競賽的舉行以外，我們可以在一切羣衆事業之中，特立一種規則或條例，凡是體魄鍛鍊得好的人，時時給他一個表現的機會，給他一種榮譽，一種優待，使得身體差的人相形見拙，自慚形穢，覺得自己是墮落腐化的人，人格不完全的人，沒有臉面站向人前去的。這樣一來，社會上對於體育，或能養成一種風氣，由互相觀感，而達到互相砥礪，那效驗就來得快了。一方面固然如此，由已經覺悟的國民，自動底努力幹起來，一方面總還要希望政府能夠切切實實地提倡國民的體育，鼓勵，獎掖，督促，無所不至，效驗才來得普遍呢。此外還有一層，是革除國民弱根中必須注意的，就是女子的體育，非勇猛精進的提倡不可。因為將來新國民體魄的能否增進，全在目前女國民的體育能否發展。我國婦女的體育太差了，偏偏他的關係又太大，真教一般對於民族國家抱有革新志願的人，焦急

高分！焦急之餘，又要如何的分外努力，分外奮鬥，才能彌縫了那一個『太差』，而應付了這一個『太大』呢！

至於矯正私的辦法，更覺千頭萬緒，一時難得要領，這裏祇好揀那最要緊的舉一件來做個例子：我國現在一般人的最大的問題是求生活，私心的作用雖然多，可是用在生活問題上的尤其來得活躍。私是腐化的中心，而生活問題不啻又是『私化』的中心。當然有許多人的私或腐，是超出於他的生活問題之外的，不過就大多數的國民看來，生活問題正是他們人生中第一個重要問題，他們大部分的私正在這個問題裏面表見而且發展着，我們要剷除大多數國民心上的一條私根，我們實在不能不把這生活問題特別提出來談談。一般國民在解決自己生活問題中，如果能以私濟公，或退一步說，能公私兩濟，而絕不以私害公，那就可算已經斷絕了這一個『私』字的腐根了。如果果要再唱點高調，便如上文所說，個人生活問題不必單純的專一的去

謀解決，最好寓在全民族的總生活問題內去解決。換言之：我們只願一心一意去直接間接完成三民主義的革命，個人是絕不會餓死的。如果在這個上面私心一重，以爲全民族的總生活問題是空空洞洞靠不住的，不如還是私下先自解決起來吧，甚且喊了那『撈着現的再說』的口號，去一詣孤行，一人如此，人人如此，那就要弄得全盤的情形陡變，根本上民族的總生活問題先且發生了困難，所有個人的生活問題，終久能否解決，誰還敢保證呢？

說到矯正國民保守性的辦法，惟一不二的就是激增國民的革命性。革命原是關係大多數人的事，不是一個人或一件事業之中的事；『革命性』這名詞跟着『革命』來的，原是促進大多數人利益的一種熱心，志願，和慾望，不是對於各人各事的進取心。但是一個民族是由各個國民合成的，各個國民的事合攏來，就有所謂大多數人的利害在其中了；又凡對於國族富有革命性的人，對於一般事情，一定也

富有進取心：所以我們去矯正國民的保守性，不必去說『大家凡事要有進取心』，而祇去說『大家要有革命性』好了。因為『革命性』三個字的含義，公私分明，絕無偏於私的餘地，若說進取心，或者會誤用到私利私慾的進取上去，至於私利私慾以外所需要的進取心，革命性裏又已包含得滿滿的了。不過如何才能使國民的革命性豐富起來呢？最好還是從他們最切身最眼見的事情上，着手宣傳與激刺，慢慢的推廣開去。譬如商人要從勸他推廣營業着手，農人要從勸他增加生產着手，使他們從本身事業，本身地位的發展中，覺悟出人的生命是由時間不停的前進在那裏催促着，是由人類不斷的繁殖在那裏擠迫着，如果人事不能與時俱進，一定就難在人類繁殖的世界上海安生。如此由生存競爭，優勝劣敗的老道理中，激發出人事進取的意志，由及身事業再推廣到社會事業，和國家政治去，然後養成渾融一片的革命性，所有一切頑固保守的腐根，自然就可拔除了。

這三個『弱』『私』『頑固』的腐源，倘若大致照這樣矯正了，可算已得着革除腐化中三種基本的矯正了。這三種以外，次基本的，再次基本的，當然甚多，最好一一考量排列起來，逐步的去矯正，這是革除腐化中必要的步驟呢。

(九)特殊的對付 只要稍具民族思想的人，稍具革命性的人，眼看着自家一個民族腐化到這步田地，心裏總沒有不着急的。尤其是在通商大埠，或竟是租界上，如天津上海等處，有各色各種的民族很接近的雜居一起，越襯出我們這個民族是不行的，墮落的，腐的；那些由比較之中表現出來的強弱，穢潔，愚智，勇怯，公私，：：等等差別，格外給人一種萬難忍受的戟刺。而在所謂革命勢力範圍以內，國民黨與國民政府指導統治之下，眼看着無數英勇有為的革命者，和一切關係國計民生的革命大事業，通通被腐化勢力在暗中包圍了，同化了，侵蝕了，破壞了，幾幾乎絕望了，這尤其教人興起了萬世不

復的殷憂，和片刻難安的煩悶。我們問問滿眼的同志，問問黨治下的執政者；問問社會上一般有地位的人物，誰都知道民族的腐化不了，並不是不知道，誰都說腐化要趕緊革除，并不主張慢慢的；但是時間的前進儘管催促着，世界的潮流儘管擠迫着，而我們民族一切的一切，依舊和大家並不知道一樣，好像大家本來就是主張慢慢兒似的，幾乎絕望的終於在各方面「幾乎」着，這可更教人怎麼忍受，怎麼等待呢！我們急了！我們真急了！再忍不住以前所謂「慢慢兒的」了！我們知道腐化的特徵就在一個「慢慢兒的」！許多事情若主張慢慢兒的，不啻就是明明白白地主張去腐化。所以我們對於腐化如果真具革除的決心，我們在許多腐象之中，就一定要將那特殊厲害的，特別提出來，而施以各種特殊的辦法。竟要雷厲風行的幹，絕沒有所謂從寬，從緩一類的話；在那許多腐象之中，普通的辦法，是絕對不適用的，無絲毫遷就援引的可能。我們希望如此的向腐化進

攻，一下子便毀滅了他最堅固的壁壘，剷除了他最頑強的主力，其餘就不難蕩平了。

甚麼是特殊的腐象，而應該特殊去對付的呢？從弱根上面，我們馬上想到吸鴉片與纏足，從私根上面，我們馬上想到貪污與溺職，從頑根上面，我們馬上想到迷信。吸鴉片與纏足，是大家明白的事；貪污和溺職，不僅限於官吏，國民在社會上一切的負責，一切的服務，有時也會貪污，也會溺職，都包含在內；迷信是指國民從歷史上保守下來的一切非科學非理性的信仰。這五項的聯舉，表面上似覺雜湊，但他們是應合着三條腐根而來的，我們就認定他們是目前敵人的主要部分，我們努力向他們進攻去吧。如果我們各有特殊的辦法對付了他們這個五凶，我們攻腐的戰爭，才敢說有凱旋的希望呢。即如鴉片煙自來所以禁不掉的，誰都知道為的政府視為大宗稅收所在，甚麼『公賣』，甚麼『藥品』，名目儘管換得新鮮，章程儘管訂得堂

皇，事實上若還要藉此斂錢，不脫『寓禁於徵』的策略，總歸無效。因爲『寓禁於徵』是普通的辦法，祇適用於捲煙之類，吸鴉片既是特殊的腐象，當然非特殊辦法不可啊。既認吸鴉片是弱族亡種的大罪惡，那只有政府下個命令，到某年某月某日爲止，國民中吸者完全戒絕；若過期仍吸，便爽快快的，看種與族的面，處他個極刑，此外更沒有第二個辦法。并且我們只要認準吸的人講話，其餘種的，賣的，不禁自禁了。不然，扭扭捏捏的去分甚麼等第，領甚麼執照，種種舖排，種種推託，那就是無誠心禁煙。至於國民一方面，如果真下決心攻破鴉片的腐化了；大家就不該再與吸鴉片的人有一毫妥協；凡是吸煙的人，就人人得而棄之，親戚，朋友，雖進而至於家人父子，都不承認他，教他沒有一毫環境，沒有一點地位，不戒怎麼行呢？所謂特殊辦法者，我們這裏不能按那五項去一一舉述了，總之，原則不外三條：一迅速，絕不慢慢兒的，二純粹，絕無其他作用；三

徹底，絕無一毫妥協。而負責執行者，又不外三方面：一是國民本身，二是革命者，三是政府。合這三方面的力量，按照三條原則，把五項特殊的腐象革除掉，搖動了三大腐根，進而加以剷除，於是擴清了腐化的全部，就是這裏最後一條『特殊的對付』的用意。

以上九種辦法，雖然是向提綱挈領方面去想的，但是恐怕仍不甚切要，仍有不能概括之處；至於更詳細底革除腐化的計劃，應當精密審定，另出專書，不是這裏所能觀縷的了。這裏最後還有一層意思必須陳述的，乃革除腐化的簡要關節在那裏。這個問題的答案，沒有別的，還只有借重三民主義來說。就是障礙三民主義的實現的固然是腐化，而掃除腐化惟一不二的工具，也就是三民主義。根據上文何謂腐化一節所云，我們知道腐與不腐的標準，雖隨時事有變動，雖各人見解有不同，但是一個簡單的顛撲不破的標準，就是凡合於三民主義的便不是腐化，凡不合於三民主義的，便是直接或間接的腐化。

這並不是一味的混扯，也不是萬變不離其宗的替三民主義搭架子，我們看上文所提出的三民主義的三特點，最革命的，天下爲公的，推進世界文化的，可是通通與腐化恰巧站在反對方面的，還有一毫疑感的餘地麼？這便足以證明三民主義與反三民主義，就是腐化與不腐化了。而革除腐化的人，有時必定覺得民族的腐根太深，腐史太長，腐象太雜，腐境太險，既然生丁此時，身歷此境，一舉一動，都有蹈腐之危，簡直教人防不勝防，革不勝革，豈不是一件十分麻煩討厭的事嗎？那末現在可以說：所謂革除腐化的工作，竟可以一概不做的，所謂腐化的究竟，竟可以一概不管的，只要你能積極方面真切純摯的信仰並奉行三民主義就好了。倘若你一舉一動，一心一念，通通在三民主義的範圍以內，那末腐化不革除而自無，革除的工作不力行而自至了。因此三民主義是腐化與不腐化的永遠劃一的標準，而實踐三民主義是革除腐化的永遠美滿的辦法，這兩句話，是全體國民今

後由腐化進而至於不腐化的全部過程中，應該深切體會的啊！

附錄

國民腐化中婦女應負的責任

十七年五月稿

一 概說

國勢到了這步田地，大家快要不知死所了！在被外力十分侵迫着去死的當中，當然老早便激動了我們自己，先橫下決死之心。試問在我們決死的時候，甚麼是我們心頭上刻刻掛念，最不能忘的呢？第一當然是我們雖死而我們的民族有了生路了。不錯，民族的生路，就從我們決死裏面找出來，決死就是求生；可是當生路在我們民族面前橫互着，我們要大踏步跨上去時，還有甚麼要先決的問題麼？我們未曾走路，不是先要能夠站得起來嗎？假如我們全身癱瘓着，我們雖要滾到一個五丈十丈以外的決死之所去且不可能，何論積極地走去那綿綿無盡的生路呢？所以決死雖就是求生，如果站不起來時，連死都不得由你要決就決。甚麼方法是能教我們民族在最短期間，立刻就霍地站起來的呢？我們今日應該抱着莫大的熱忱，下了莫大的決心。

，懸起莫大的資格，去追尋，去徵求！

戴着一副男性中心的眼鏡去看民族，幾乎全民族就是男子，而忽略了大家怎樣生的，怎樣育的，怎樣會癱瘓的。只鄭重了身體的左腿，而忘却了身體還有右腿，當左腿單獨站起來時，早被右腿牽制着，又倒下去，這是想站起來的人，不可不知的。

當我們回想起從前來，我們就要發恨了：爲甚麼三十年前要民族站起來時，忙的是放足戒烟一類的事，三十年過後，民族固然依舊癱瘓着，而現在要他站起來時，還不免要從放足戒烟這一類的事忙起呢？無論隔多久，老站不起來，老是這個病，還要老這樣害着，這是多麼痛心的一件事！三十年前有人主張變法興學時，就說過這些話：種族是男女各居其半的，男一半要教，女一半也要教，而男一半的蒙養和家庭教育，又完全係在女一半的手裏，所以婦女問題是種族的基本問題。假如從那時就認真照這幾句話做起來，有了三十年的成績，結果我們的民族還站不起來嗎？無奈那時固然是知其一不知其二，而現在仍然是只看見左腿，而忽視了右腿，那還說甚麼站不站呢！

三十年前只知道「腐敗」，不知道「腐化」。但是從前怎樣革除腐敗的一番話，到了現在要革除腐化時，依然用得着。憑那無情的光陰，流過了三十年之久，而格外無情的腐爛，依然不讓我們——尤其是婦女——度過去！現在我們在革除腐化裏面，又如何能忘懷了那婦女問題——基本問題，同時又如何能教人說得出甚麼新鮮的話來呢？話雖說不出新鮮的來，而世界上別的民族所加諸我們的事實，和我們自家所有的一切情況，却都有一年一年，一次一次的新的表見出來，逼得我們把許多舊話，在那一年年一次次的新的恥辱，新的悲憤裏面，顛倒重複地說着，我們實在羞愧並且無聊啊！我們因爲不能忘懷民族的馬上站起來，便不能忘懷國民腐化；因爲不能忘懷國民腐化，便不能忘懷那一半的國民——婦女。這裏論到腐化和婦女，雖然發自新懷，却依然是些舊話，不過在舊話裏面，多少總希望得着讀者的一點新的印象，所以無端的把「責任」二字和婦女發生起關係來了，明知有些鹵莽，還得請讀者原諒。

國民腐化的大概情形，和改革的意見，在別篇裏面，已經說過了許多。在那裏把腐化的範圍說得很大，也許有人嫌太大了。但是腐化的範圍，無論各人所認的大小

不同，其爲指着許多過失，罪惡，不好的事情則一，總是應該趕快改革掉的，不是說說就算了的。所以對於既已認爲腐化的事，我們接着就不能不追求那負責的人；追求出直接負責的人出來，然後才能喚起這種人的特別注意，才好迎頭上去，痛痛切切地改革呢。本來全體的事，就應該由全體負責；國民腐化好像國民革命一樣，當然是全體國民負着責任，沒有那一部分國民能夠置身事外，躲閃推諉的。世界向來是男性中心的世界，中國向來是男性中心的中國，婦女的一切，向來總受着男子的支配，女子對於整個的人類生活，除掉生育以外，好像從來就沒有負着甚麼直接的責任，現在如果單把國民腐化中一部分的直接責任，加在婦女身上，似乎不大妥當吧。但是我們要曉得：這個「不負責」或「不勇於負責」，正是我國國民腐化現象中最腐害的一種。既是人就應該負人的責；誰說他是個不負責的人，誰就是這世界上的一個腐化份子。婦女對於整個的人類生活，當真是向來不負甚麼直接責任的嗎？當真是如此嗎？那麼，這不啻就是一個證據，男子與女子比較起來，女子確是腐化了，我國婦女確是國民腐化中的基本份子，當然份子了，女國民的一切腐化，確是國民

腐化中的重要部分了。所以單就這一點看，對於隨便甚麼事情向來都不大負責，已可知道我國婦女在國民腐化中應負的責任實在很重大，很真切，雖要躲閃也躲閃不掉，雖要推諉也無從推諉呢。

假如我們把惡化與腐化同時放在意想當中，並且粗疏地將他們的特徵追求一下——一個是太過，一個是不及，一個是急性的，一個是慢性的，一個是剛性的，一個是柔性的——把他們分別支配到男子與女子身上去，我敢說大家一定都是派男子去當惡化，而派女子去當腐化，絕不會有人作相反的主張的。所以婦女惟其是婦女，便天生的容易接近腐化；中國婦女惟其是中國民族中的婦女，實在老早的與腐化結着不解之緣了，這可算是人類中婦女方面的缺憾，而在我國婦女所有的表現之下，尤其變成一個特殊的例子了。那麼，國民腐化中一定有許多直接的責任是應該由婦女單獨去負的，這句話很有把握，一點不武斷吧。

有人說：世界既向來是男性中心的世界，中國既向來是男性中心的中國，婦女所以和腐化發生一切關係的，都是由於男子的縱容或放棄，都是男子的不是，都應由男子

去負責，怪不得婦女。我們想想看，這句話完全對嗎？世界上的婦女在男性中心的世界中，並沒有完全失却她們「婦人」或「女人」的人格，最緊要的就是她們能盡女性的責任，肯負做人的責任，在許多先進的民族中，婦女確能做到這一步了。中國婦女在男性中心的中國裏面，當然也要如此，也要方爭人格，也要盡女性的責任，也要負做人的責任。平常我們覺得中國貨做得不好，容易損壞，容易腐爛，可以稱「腐貨」，不過如果批評理論起他們的腐來，我們總不能教他們這些腐貨的本身去負那腐的責任，還是要派那製造他們的中國人去負責，因為他們這些容易損壞與腐爛的，畢竟是貨不是人。中國婦女呢？畢竟是「婦人」，「女人」，不是「腐貨」「女貨」，我們當然不能拿她們和中國貨一律看待，她們自己也絕不會自儕於貨物之列，而輕易便放棄了「人」的地位的。若說關於國民的一切，首先應由男子去負直接的責任，那是當然的，那是不待言的；不過在許多男女合作的事情之中，男子也實在不該將責任的全部都攬過來由自己負着，而聽她們同樣是人的，忽然墮落到人格以外去，終於站不到人的水平線上來。假如男子這樣做着，那就是有心剝奪女性的人格，女性將永遠不

能振作，男女兩性將彼此壓抑牽制，而不能互相提攜，勇猛前進了。大家對於婦女，以前一直是這樣的心理，這樣的態度，幾千年來，弄得婦女不成人，祇給了民族進化無窮的累，而沒有給民族進化多少幫助；四萬萬人好像只有二萬萬，而這個二萬萬既還要累着那個二萬萬，力量抵銷下來，結果恐怕連一萬萬的力量都沒有了；直到現在，民族依然癱瘓着站不起來，大家還不覺悟麼？單就女性方面說，對於男性向來所施的這種寬容其名，蔑視其實，扶助其名，陷害其實的心理優待，物質優待，還不早日覺悟，完全拒却，難道還甘心受他們的迷惑，至死不悟嗎？

所以我們現在本了這種主張——男女國民應該有平等的地位，平等的時機，去力爭人格的上進——然後這裏才有下文對於婦女的許多話說，或是警醒，或是責備，或是期望。假如我們根本上便不把婦女當着平等的人看待，或是根本上便不算她們是女國民時，下面的話老早不講了。我們明知道婦女的一切不是，總由於沒知識，不覺悟，在國內婦女教育沒有相當的發達以前，婦女一切的不是，似乎不足責備；就如這一篇文字的題目，原可以用「國民腐化中婦女應有的覺悟」，在她們沒有覺悟以前，似

乎不應該馬上就責備她們去負責；但是，爲了急切地去糾正大家從來對於婦女不正常的心理和態度，爲了急切地完成婦女的人格，爲了急切地去革除國民的腐化，我們不能不在覺悟以外，進一步更提出「責任」來勸一般女國民去負責。勸婦女去負責的目的，從積極方面說，自然是要那已經覺悟的婦女立刻就負起女國民的責任來，共謀民族的進展，一點不怠慢，從消極方面說，其實仍不過是促醒那班還未覺悟的婦女趕緊第一步早點覺悟罷了，算不得是對婦女的苛責，更不會是對男子的寬容。下文說到責任，總側重在婦女方面，當然不是以惡意對女性，而不同情於女性，更不是替男子洗乾淨身子，去減輕男子的負擔，這一層請讀者不要誤會。如果我們明明覺得今日已應該將負責一層向婦女宣傳，而偏囿於成見，扭扭捏捏的，於詞有所不盡，於意有所不伸，那不但有了那部分容納婦女腐化的嫌疑，和多少延緩國民革除腐化的罪過，並且連寫這篇文字的情緒和態度，首先就不免有些腐化了，豈不是笑話嗎？再則國民腐化的中心，表面上似乎在官僚、政客、土豪、劣紳等人，現在既高談腐化問題，不去明顯這班人的責任，而偏來搜尋婦女的腐化，糾纏不清，又似乎是避重就輕，揀

那軟弱的攻擊吧，其實又不然：官僚等人所處的是特殊地位，他們的腐化，却真正是國民所縱容的，至於二百兆婦女，處的是普通國民的地位，有了弱點，和二百兆男子一樣，責無旁貸的。論兩下的人數固然沒處比，就是論地位，婦女也比官僚等人重要的多了。總之，本文的見解，也許有太過的地方，所認腐化的範圍，也許太腐廓無當，但是讀者倘若不拘成見，不因襲向來對於婦女的心理和態度，或者還不至於視本文所言爲十分狂悖吧。

現在先說國民腐化中婦女本身腐化的特別情形，應該由婦女自己負責的，然後再說國民腐化中婦女影響社會國家民族腐化的特別情形，應該由婦女自己負責的。

一、婦女本身的腐化及其負責

國民腐化的三大根源是弱，私，頑固，我們如果先拿這三點向我國婦女方面一想，簡直要替我們民族不寒而慄，實在非趕緊喚醒婦女自己去負責改革不可了。這裏便就這三層，分別敘述一下——。

(甲) 婦女的弱。提起這個問題來，單憑我們自己日常的觀察，誰也會興起十二分深刻地憂懼和感歎的。這裏可惜也沒有甚麼可靠的調查或統計能夠列出來，格外深深地引起大家的注意，也不過憑着個人日常的觀感，膚淺掛漏地說一點點罷了。我們知道全體國民中，農民要占着一大半，農家婦女因為執業和環境的關係，身體十分康健，這是極可慶幸的事。但是除掉農民以外，工，商，士，……的婦女又怎樣呢？她們的人數雖少，但是她們占據了比較重要的社會，她們負擔了比較繁複的任務，她們對於民族的興盛，文化的進展，就應該有比較遠大的供獻，而她們的身體却糟到不知所云，於是乎甚麼都完了！她們身體的大概情形是——

- (一) 因先天的遺傳，根本就是個衰弱者。
- (二) 因纏足，束胸等，而成殘廢。
- (三) 因作踐，傳染，惡嗜好等而中毒。
- (四) 因隱秘，疏忽，憂鬱，失調，而有隱疾和婦女病。
- (五) 因亂投醫，亂用藥等而被斲傷。

(六) 因局部的偏勞，環境的惡劣等而有職業病。

(七) 因全部的不勞力，不運動，不鍛鍊，而虛怯，柔脆，呆板，滯鈍。

因此種種，她們的生理，普通總是病態的，尤其是貧血，肌肉瘦削，胸部肺部不發達，肝胃氣痛，神經衰弱，行動遲緩，精神萎靡等，乃一般婦女免不掉的現象。進一步所謂大家閨秀的身體，更是弱不禁風，多愁多病，終年終月做藥罐子的居多。中國自來的女訓是『男以強為貴，女以弱為美』，幾千年來，一般美女便都是病態的美居多，大家所欣賞的，也只是這個病態美而已，至於健康的美，簡直夢想不到。大概在我國婦女之中，合我國所謂美人的資格的很多，如要選出幾個合得上世界所謂美人的，或確實能夠做模特兒的，那便不容易了吧。世界各民族中，身體弱到我國民族這樣，已經是特別了，那知在我們民族中，身體之弱，還有更進一步的，又弱到都市婦女這樣，豈非特別又特別呢！我國婦女的一切，便築在這樣特殊衰弱的基礎之上，那還有甚麼可言！因為弱是腐化的第一根源，婦女從這樣衰弱的基礎上發生出來的一切，不腐化又何待呢！

我國婦女的身體一弱至此，究竟誰負其責，這一層是這裏應該追求的。人生大都被環境支配着，說者每喜歡把責任推給環境去負；弄壞都市婦女的身體的，好像不是婦女自己，也就是這個環境——都市。但是在其他民族中，婦女身體好的很多，她們難道都不住在都市中嗎？都市固然有好有壞，都市的好壞固然是男子負責造成的居多，但是婦女也是都市中的一半份子，始終參加其間的，並非最初是純粹由男子去組織都市，弄壞都市，而婦女隨後才打入漩渦的，即使都市的環境足以防礙婦女的身體，婦女自己也不能完全辭其責吧。鄉村婦女所得於自然的獨多，身體在不知不覺中好起來；她們又大都被迫於生計，所以身體又在職業勞動上好起來。都市婦女對於這兩樣，可算都沒有，所以都市婦女求得健康的途徑，與鄉村婦女不同：鄉村婦女不知不覺的身體會好；都市婦女一定要有相當的知識，身體才會好；鄉村婦女不需提倡勤勞與鍛鍊，而自會收勤勞鍛鍊之功，都市婦女却非提倡這些不可。那知事實上都市婦女的愚，偏偏與鄉村婦女相差無幾，而她們的惰，更是十分明顯，超過鄉村婦女百倍的，這就無怪乎她們的健康向來是無望的了。論起婦女的愚和惰來，愚還可

以委過於男女教育的不平等，她們不能負責，至於惰呢？惰完全是各人本身的短處，應該她們自己負責，更無可推諉的了。況且所謂婦女，原是指的成人的婦女而言，不是女孩子。惟有小孩的飢寒飽暖，智愚勤惰，才不是他們自己的責任，而應該由做父母的去負責，至於已做母親，或已做保姆的人，一面已要對小孩的身體健康，負着維持與促進的責任，若說此時她們自己的健康，還要別人來負責，和小孩要她們負責一樣，這道理如何說得通呢？再則在一切人生之中，說到各人自己的一個身體，固然是最要緊的，而同時已是最狹小的。倘若關於自己一個身體的事還嫌大，還要別人代替去負責，試問再要小到如何程度的事，才是婦女在世界上，在人類裏，在民族中，在家庭裏，應該自己負責的呢？

還有一層，大家不知道的，就是關於婦女的事，有許多非得她們自己負責不可，男子代庖不來的。婦女間有時自成一種有力量而無形式的社會，將許多風俗習慣，完全由她們專有着，保持着，遵守着，男子且無從插足，更不必說是做原動力，或怎樣去推波助瀾了；在那許多事實上面，他們可憐得很，僅不過處着一個旁觀的放任

的地位而已。婦女如果自己覺悟，自己不負責去改革，是沒有改革的希望的；如果她們一旦振作起來，對於那些事體覺得不滿意，決心去改革了，男子雖要阻梗也無從阻梗。譬如纏足一事，自來是由婦女經手自己執行的，不過在從前却有男子的需要小脚在後面督促着，當然怪不得婦女，至於現在，男子可說已不積極需要這東西了，而北方婦女却依然積極地去替女孩纏足，這能怪誰？這就要七分怪做母親的愚頑，僅不過三分可以怪做父親的放任了。男子對於這類的事——完全她們主動，完全經她們的手辦理，完全辦理在她們身上，完全是她們的社會裏專門保守着的風俗習慣！——怎樣好去代為負責呢？

總之：到了現在這個時代，婦女既經格外確定是與男子對等做人的了，既經明白彰著的是國家的公民，占着民族一半的地位的了，既經是有做母親或保姆的責任，去將未成人的子女或兒童撫育成人的了，那麼，她們本身當然是已經成人的，當然是具有完全人格的人了。以具有完全人格的人，無論去抵抗或改良那直接關係她們健康的環境，或是去求她們健康方面很小限度的常識，或是去減少那防礙她們健康的自身

惰性，或是去革除那些損害她們健康的婦女風俗，婦女習慣，而估量起這件事情來，又僅不過是關及她們各人自己的一個小小的身體而已的，並非甚麼大事，這點點責任，難道她們還不能挺起身子來自己去負嗎？

(乙) 婦女的私 大家只感覺我國婦女的通病在氣量褊狹，眼光短淺等等，而不甚感覺婦女的這類毛病，便都立在一個『私』字的基礎上。我國多數婦女心目中的天地，本來就是個家庭而已。不過她們的家庭，比較男子多出一個來——母家。牠們有時不惜犧牲掉或擱置起兩個家庭以外的一切，單去完成牠們的兩個家庭。牠們也好著私財，背了夫家去貼母家，背了丈夫去貼她們所溺愛的子女，或終身無所用而只管替自己儲蓄着。她們也會結私人，母家的弟兄子姪，好像天生的是參與她們私事的人；而在僕婢親戚之間，如果她們需要時，就施行小惠，倚爲腹心，以抵制家庭間其他異己的份子。她們更好挾私見，在需要的範圍以內，儘量地發展，一相情願地幹，婆媳妯娌之間，柴米油鹽上面，因此都會興起無限的風波來。她們心目中所有的，原不過是個家庭，而因爲他們的私心發達的原故，範圍又逐漸地狹小下來：由一家

退到一房，祇剩自己的丈夫和子女是容納的；而在自己子女之中，又往往有所偏愛；在偏向子女時，會把丈夫除外；在偏向丈夫時，會把子女除外；最甚的在偏向自己時，便連丈夫和子女通通都除外了。她們不能容人容物；尤其不能容的是她們的同性，有時比對於異性還排斥得厲害。處家人，處親戚，待朋友，待僕人，總嫌刻薄的多。她們尤其喜歡討小便宜。她們簡直不慣羣的生活，不感到羣的興趣。……從種種方面看來，我國婦女的行徑，總是站在人類大同的反面，總是站在民族大團結的反面，就是站在「天下爲公」的反面。她們的天下就是個「私」；或是私一個丈夫以了一生，或是私一些子孫以終天年，或是私一個家庭以滿足她們的幼稚人生。她們有許多毛病雖不直接與私有關係，但是私的反面——公——總可以糾正他或免除他，如氣量褊窄，眼光短淺等，通通在內。

我國民族性裏最缺乏的，要算那爲公的心，和羣治的本能；而這兩樣東西，在我國婦女界中，乃格外覺得缺乏。我國男子的心地不廣闊，眼光不遠大，辦事不公正，對於羣不親熱，如果向外和其他各民族比起來，自然是過人一等，人家所不及了，但

是如果向內和家裏的婦女比起來，那就覺得還夠不上她們那樣的厲害。我國婦女既有如此特殊的私的毛病，——頂大的範圍跳不出家庭，頂小的範圍直到個人的衣食住而已——她們除掉生育子女，料理瑣務以外，還有甚麼人生可言呢？而在她們那種生育子女，與料理瑣務之中，一切的現象與結果，又無非是黑暗，愚蠢，謬妄，污穢，鄙陋，紛亂等而已；至於光明，偉大，公正等，却完全談不到，這不就是她們根源於私而形成的腐化情形嗎？

我們知道婦女的弱，是由於愚和惰，至於她們的私，不完全由於後天的欠教育，失學，並且有點由於先天的稟賦和遺傳，所謂天生的性格是如此。說起婦女的教育平等來，是被男子剝奪掉的，怪不得婦女；至於稟賦和遺傳，又是她們的父母不好，也怪不得她們的本身；照這樣看來，從私一方面所形成的腐化，她們自己簡直不負甚麼責任了。但是細想起來，亦不盡然：社會國家民族人類的大公觀念，不由具體的教育，誠然不得到婦女的腦筋裏去，婦女沒有這些觀念，而一切僅以家庭為限，這一層婦女本身是可以因「不知」而不負責的；至於家庭以內的小小的公私問題呢？婦女難

道也『不知』嗎？在一個有翁姑伯叔兄弟妯娌的大家庭裏，還是以兼顧大家的爲公呢？還是以只顧自己一夫一婦，和幾個子女的爲公呢？我國婦女雖沒有受過正式教育的多，但是在她們環境裏，如古來關於婦女的禮教訓誡，社會上對於婦女的輿論，家庭間做父母的對於女兒的耳提面命，話也不少，道理也很多，統統是就大家庭一方面立論的呀。所有那些撫愛兒女，孝養翁姑，親和妯娌，與那進一步的聯歡戚鄰，敦睦鄰里等等道理，幾千年相傳以來，婦女可算是已經知之有素，不能再推諉不知的了；而事實方面，我國一般家庭裏，弟兄本來親愛的，各人一結了婚，往往就不親愛了；親子本來沒有問題的，兒子一娶了媳婦，往往就有問題了；又如親戚鄰里間的爭執，爲了婦女間毛細的事情而興起軒然大波的，更不知有多少。這種種事實的原因，有時固很複雜，難於一概而論，但是其中至少總有一部分是可以證明婦女的特殊的心地褊窄，徇私排他等等，不盡關於知不知，有時他們雖然知了，她們的私還是不能避免的吧。尋常討論起婦女的這些情形來，總一概用『婦女無知』四個字去包括，接着對她們發生一種鄙夷的心理就算了，其實這樣的觀察婦女，太籠統了，太欠分析

了，這樣的看待婦女也太消極了。須知她們有許多誠然是無知，而有許多實在是有知，對於婦女在這種『有知』的範圍以內所表現的特殊的私，和由私而形成的特殊的腐，婦女不能拋開她們自己，而將那種責任隨便亂指，一定要教她們自己負起這個責任來。

不錯，我國幾千年來的禮教，確實是把婦女限在家庭裏做『室家』『閨閻』了，我國男子確實是把婦女限在家庭裏做『內人』了，所有家庭以外的做人的道理，確實是教她們『無知』了，但是家庭以內呢？自來不就是她們的世界嗎？家庭以內做人的道理，不是很多，並且儘量地讓她們『有知』的嗎？她們整個的人生，就表現在家庭裏，她們不啻就是一種處理家庭的專門家，處理家庭不啻就是她們的專門事業和終身事業。無奈幾千年來，她們這種專門家所處理的專門事業，一經考量起成績來，實在教人十分的不滿意。她們祇處理一個家庭，而始終就沒有處理得好。在她們的處理之中，家庭的情況不但不能發展或保守，且只管收斂狹窄起來，不但不能活躍或新鮮，且只管消沉森冷起來，完全落到腐的一條道路上去。試問據大家所知道的，所謂真

正能夠「隆家人之道」的「哲婦」究竟有幾人！在那兼有父母兄弟的較大的家庭中，而能融融洩洩，活活潑潑，確實表現了我國倫理中優長的精神，而又一切能夠進化，不倒退，不停頓的，又究竟有幾家！在那小家庭裏，真正能夠夫唱婦和，共同合作，一切進展，並且能以家庭爲單位，進而與鄰里聯絡，發展婦女正當的社交，促進社會的進化的，又究竟有幾家！

在一個大家庭裏，婦女的一切責任，當然是指家庭內全部婦女的責任而言，當然應由家庭內全部婦女去負，不是專責承那做媳婦的一個人去負的。我們從來都怪大家庭的制度不好，以爲他不知害死了多少婦女，殊不知大家庭間所結合的份子，也無非是許多人類，許多有密切關係的人類而已，何以彼此就不會處得好的呢？大家庭也無非是一個較大的羣罷了，那裏真是甚麼害人的組織嗎？我國婦女自來處大家庭處不好，實在就是她們過於缺乏人類間的同情，同性間的同情，和羣治的本能的明證。一個大家庭內，如果做婆婆的也不私，能容人，做媳婦的也不私，能容人，做小姑的也是如此，做妯娌的也如此，大家通通有一種公正闊大的心胸和情意，還有甚麼處不好呢

？凡是做婆的十之九從前都做過媳婦，凡是做嫂嫂的十之九從前都做過小姑，那做媳婦的甘苦，和做小姑的心理，她們都會經歷體會，絕不是不知道的，無奈她們做媳婦做小姑時，有着媳婦小姑的一團私心，及至輪到她們做婆和嫂嫂時，又是婆和嫂嫂的一團私心來了，轉過來，掉過去，輸贏脫不了那團私心，家庭在她們手裏，是上下交爭私，那如何還處得好呢？至於那家庭範圍的大小，那裏當真是甚麼根本的問題嗎？

所以一般婦女如果不將褊窄的氣度放寬，狹小的心情擴大，專一利己的打算犧牲掉，雖然從大家庭裏解放出來，雖然可以海闊天空，自由自在的飛一飛，試問結果能飛到那裏去得着安適！難不成能飛得離開人類嗎？只要是在人類裏，要處得相安，懷着私心總是不行的。大家庭不好改小家庭，到了小家庭裏，不是故步自封，就以小家庭爲限的，小家庭是一種新社會組織，在社會裏應當比大家庭格外活躍，實在是一種與社會與人羣格外接近的家庭。如果不能爲公，不善處羣，而越與公和羣相接近，那就事情越是難辦。所以婦女不帶着私心爲累的一切腐化，退爲家庭中的內人，

或進爲社會中的新婦女，無往而不利；如果帶着私心爲累的一切腐化，隨便那裏都行不通，那一定是進退兩難，所如輒阻，家庭制度儘管改，社會制度儘管改，一點也沒有用。這裏爲表明婦女因私而廢的責任究竟誰屬，我們便格外覺得私心對於婦女本身的爲害之大，簡直要斷絕了婦女在世界上的一切進展之路了，婦女們怎好不注意呢！

(丙) 婦女的頑固 不知道甚麼原故，說我國的民智近十幾年來沒有大開，前後比較起來，也逐漸地開了許多，婦女的環境是家庭，家庭中的智識中心當然在男子，普通男子在家庭裏雖沒有積極的向婦女傳播他們自己所有的智識，但無形中總該有許多宣傳誘導之處；婦女就該多寡總受他們的影響，我國一般婦女的智識也就該跟着男子，日漸開展起來了，何以我們從日常接觸的事實上所得的感覺，對於這一點並不如此呢？也許我們的感覺錯誤了吧？我們可以就下面所列的這一類的事實去調查調查：近年來國稅省稅裏面錫箔捐一項的收入如何，在同一類的雜捐之中，地位怎樣，逐年比較如何。一切僧道巫卜星相的生活狀況如何，他們的願主還是那一類的人居多

。近年來國內大小香市，如浙江普陀，山東泰山，四川峨嵋，山西五臺等處所有的情形如何，盛衰怎樣。專門投合婦女心理而編的，如茅山得道，濟公活佛一類的舞臺戲或影戲，其營業狀況如何。社會上一般男女訂婚的手續怎樣，結婚的禮節怎樣，離婚的糾紛怎樣。內地婦女進學校的人數，逐年增減的情形怎樣。……把這一類事件想周到了，調查確實了，我國婦女的迷信如何，頑固的程度怎樣，因頑固而腐化的程度怎樣，一定可以確定了吧。

婦女比男子富有保守性，這就是她們比男子格外頑固的根源。這種情形，在我國婦女爲尤甚。她們甚麼事都是依從習慣，因襲前人，不求所以然，也不求合於我，她們很少理性的追求，和個性的表現，所以一切少改良，不進步。更因爲身體的弱，和心地的私，凡事只管向消極裏走，造成一種不可思議的情性，對於那舊有的一切且保守不住，維持不了，不但不能前進，並且退後了。因此婦女的頑固便比男子厲害的多，而國民頑固的重心，便總在婦女這一邊，以致形成了種種特殊的腐象，這個似乎不待有何調查或統計，就可以肯定的吧。不錯，婦女比較男子意志薄弱，富有

同情心，而且性格柔順，容易被人欺騙或鼓惑，但是這其間也有個分別：事出非常，或臨時倉猝，她們的一切才比較是如此；至於在日常平靜的人生當中，她們何嘗沒有意志？何嘗沒有果斷？何嘗凡事都去順從男子？婦女對於男子的順從或屈服，總因為經濟不能獨立，或是別種地方為她們能力所不能到的，若在她們能力範圍以內的事，她們自己能主持辦理，不需假手或藉助男子的，她們照樣有自信心，並且先入為主，輕易不會被人動搖一點。這一種還是指她們在積極態度之下的頑固而言，多半是不應該做的反而做了，此外再有關涉她們本身的一種，照理應該積極去做的，而她們又在極強烈的消極態度之下，十分頑固着不做。即如教育一層吧：除非正在學齡的女孩子，負着專門求學的責任，有相當學校可進的，那是不成問題；至於已過學齡的婦女，對於自身教育問題，便很少能從蹉跎，因循，怕醜，畏難等等的習性之中，毅然決然地振拔出來了。尤其是已嫁的婦女，誠然有被家事和生育耽擱了她們的求學的，但是那些沒有這種阻礙的呢？她們因為已有了終身的靠山，無論如何，心志上便發不起奮來了。她們只打算將目前可以相安下去的環境，便那樣相安到一輩

子；若說捨棄這種可以相安的不相安，而偏要刻苦努力去求人格的增進，人生的發展，想來想去，她們總覺得犯不着，值不得。

頑固的原因，一小半雖是惰，一大半還是愚。男性中心的社會，對於婦女向來既用了愚民政策，婦女在家庭中從男子方面所得着的觀感又太微，她們便因愚而頑，因頑而腐，這個似乎完全怪不得婦女，這個責任似乎完全是男子的了。但是這裏面也要有個分別，不能一概而論：根本上剝奪了婦女的教育平等，責任當然由男子負；至於臨時臨事，不肯從善，怙惡不悛的頑強固執，因為婦女既經是人的原故，似乎也終不能辭其責。上文說過：婦女不是完全無知的，不是完全沒有力量的，不是完全聽

男子支配的。在那種婦女所專有的風俗習慣中，她們具有特殊的勢力，男子更不是易插足或置喙的，所以她們因頑固而腐化的責任，如果站在男女應該保持平等的原則上說，何能這推諉給男子呢？這家娶一個媳婦，那家嫁一個女兒，爲了媳婦和女兒都是女性，爲了嫁娶都是家庭範圍以內的事，而一邊有一個做母親的在着，她們兩下聯起手來實現她們的奶奶經，這時候做父親的或做兒子的原可以施行臨時教育，去打

銷她們的種種謬舉，但是打銷無効呢？既不能壓迫女性，只好放任了，這其中所有因頑固而腐化的責任，究竟誰負呢？分娩完全是婦女的事，孕婦本人忽然情願躲在家裏，用那不衛生的穩婆接生，而執意不願到醫院裏去，在男醫生面前出乖露醜，這時做丈夫的原可以施行臨時教育去勸導，但是科學的信仰，一時敵不過她們腦筋中似是而非的禮教觀念，而孕婦更是不能被強迫的，也只好放任了，至於所有的責任又該誰負呢？在這些事情裏，臨時的教育難道不算教育嗎？男子在她們面前，那裏不會將是非真理明明白白地表現出來嗎？教育儘管是教育，真理儘管是真理，明白也儘管是明白了，但是習俗終於打不破，成見終於放不開，她們始終知道善而不肯從善，這是她們從做人的整個意識之中自由決斷這樣去做的，她們自己怎好不負責呢？

即以她們在家庭中，從男子方面所得着的觀感太微一層而論，究竟應該怪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夫婦間的關係不得謂之不近了，而事實上往往有丈夫不頑固，而妻子『近』了他幾十年，甚至終身，她依然還是她的故我，很少被他同化的，這不是反常的情形麼？我們在無產階級中，反容易找着事業上精神上真正合作的夫婦，完

全同化的夫婦，至於經濟稍寬一點的家庭，男子不需要婦女在勞動上思想上切實盡那唱隨的責任的，她們便自有她們的一套行爲，一套思想，永遠保守着，大都離開他們所有的遠甚，而他們也始終奈何她們不得了。我們在討論一般國民的保守性時，覺得『變更環境』總算教育方法中最有力量的一種，但是用來對付我國國民的頑固，有時也還難以說甚麼效果，只要看我們的成年婦女，輕易不受男子的同化，就是一個老大的例子。我們不必說內地婦女的燒香拜佛不易革除，也不必說內地的環境不好，不文明，不開通，所以巷觀寺院的地位不易搖動，我們只要看上海英租界的南京路上，可算充滿了物質文明，可算國內最開通最改革的環境了，而一個香烟鼎盛的紅廟，終於香烟鼎盛着，不受環境一毫支配，入廟燒香禮拜的婦女，雖常在流氓調戲凌辱的情形之下，依然紛至沓來，前仆後繼，有如毅勇的戰士，大踏步衝上火線一般，絲毫沒有退却罷休，猶豫顧慮之念。看了她們這一種頑固的大無畏的精神，我們只有從旁太息的分際，還說甚麼環境的感化力！又怎麼能不懷疑那現有的教育方法是未曾盡善！對於輕易去擔任感化她們頑固的一種責任，又怎麼能沒有戒心！如果她們自

己又是絕對不負此責的，甚且以爲是絕不應負的，那我們簡直要十分迷惑起來，這個責任究竟應該誰去負，究竟應該怎樣負了。

綜合上面三層看來，我國婦女腐化的結果，關於婦女本身的，簡直就是將她們整個的人格，完全腐得乾乾淨淨。腐化實在教她們的身體和精神兩方面，通通不成個人。因爲她們接近男子的原故，多數本來都倚靠着男子去做一個人格不完的人，自己再也不想單獨做人，加上腐到這步田地以後，她們雖想單獨做人也做不起來了。男性中心的世界中，有些民族的婦女很有人格，而我們民族中婦女的人格，估量起來，就實在難言了。究竟何以如此的？不就是爲的她們特殊腐化嗎？至於責任問題，有關於她們腐化的根源，上文所說，未必能得大多數人的同情，還得要有更細密更忠實的觀察、分析、討論、決斷才好呢。這裏姑且根據上文的意見，寫出幾條結論來——

第一，遇事不肯負責，便是我國婦女的基本腐化。

第二，婦女應負的責任僅是女性的責任，並非將男性的責任也加在她們肩上。

第三，關於婦女本身的一切腐化，婦女自己如果不負責任，便永無革除的可能。

第四，婦女非完全無知的，婦女應該逐步的在自己已知的範圍以內，盡量負責。

第五，婦女是女人，不是女孩；有些做人的責任，為根本上保全人格起見，不能任意的推給男人。

三 婦女對於國民腐化的影響及其負責

我國人的家族觀念很深，不但婦女的人生觀完全係在家庭上，便是男子的所謂『立業』，也爲着所謂『成家』的居多；如此家成業就了，人生的責任似乎便盡了。至於家族以外的較大的觀念却很薄弱，所以我們總理要國民把家族觀念擴大起來，成爲民族觀念，去實現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我國男子的家族觀念，既也如此之深，而家族的組成，除掉男子本身以外，就是婦女，那麼，婦女的一切影響於男子及全體國民的當然很大了。究竟婦女的腐化影響及於全體國民的，大到如何地步，我們爲明責任，亟事功起見，不得不歸納出幾項重要的來痛陳一下——

(一)種族的衰弱 我們聽慣了親長的談論，比較起前輩的精力，歸納下許多人的感歎，結果都是說：「我國國民的體質，有一代不如一代的趨勢了！」這是怎麼一回事？我們的種族當真愈趨愈弱了嗎？追究起來，男子身體的太差，當然是第一個原因，而第二個原因呢？就是婦女的身體更差了。父母的身體都差，是嬰孩先天已差，這是應由父母分擔其責的；後天呢？因為母親身體差，所以乳汁就跟着差，嬰兒出世以後第一步的營養就差；接着母親沒有育兒的常識，和衛生的常識，或雖從男子方面知道一二，而絕不相信，仍祇因襲着舊有的不科學的習慣，很頑固地堅持着做。這時父親是負不了甚麼責任的了，小兒完全在母親的管理之下長大，長成一個既未得適宜的營養，又未受適宜的鍛鍊的孱弱的兒體。先天的孕育既已如彼，後天的養育又復如此，當然種下了國民的終身孱弱的根苗，一個如此，個個如此，雖然成人以後，或強或弱，因為環境的關係，仍不免有變化，但是這一代國民體質的標準，如此也就定下一大半來了。有一等父母，對於自己孩子的養育，甚至無權主持，或不願主持，而另有高年的祖母，或其他長輩去主持着，或委託給親族或傭婦，一班無知識的婦

女手裏。那些年事越高的婦女，所有不科學的固執的經驗越富，而親族或傭婦的責任心更是清淡得會等於無，孩子的父母因爲不忍拂逆或怕麻煩的原故，又情願犧牲自己的小孩，供這班婦女去玩弄戕賊，小孩的體質當然便格外不堪設想了！所以國民體質的後天培養，和根本鍛鍊，可說是完全就誤在婦女手裏，就誤在一般癯化的婦女手裏，就誤在一般婦女的昏庸，愚闇，頑固，懶惰，污穢，以及她們所信仰所固執的一切惡習，謬說，甚至秘方，仙方，邪術等等手裏。

因此我們感覺國民腐化的第一根源在於身體衰弱，而國民身體衰弱的根源，又一大半在於婦女的腐化——過弱和過頑。假如爲種族改良的急進起見，去嚴格檢驗男女國民的體格，男子不合格的固然要嚴禁他生育，而婦女不合格的，尤其要加以這種嚴禁。優生學裏只允許血統比較遠的結合，所傳的種才可以強。昏昏糊糊的我們國民，在訂婚結婚一件事上，那裏還顧得到甚麼種族的進步！大都在本省本縣，甚至在本親族中，盲目或短視地結合他們的配偶。夫婦的血統越接近，配來配去，把體質上的壞遺傳，越演越多，越傳越深，種族怎樣會強！而在他們這樣的結合中，男子

又從來不甚注意婦女的體育如何，所注意的只是賠奩與容貌而已。婦女特殊的衰弱，在普通社會裏，是大家所容納所放任的，尤其是她們自己，從來不當他一回甚麼事。大家拖着許多病去嫁人，便不啻是馱着一個老虎去害人；大家娶一個病婦到家，家庭的幸福，兒女的幸福，種族的幸福，便甚麼都完了；而大家——不論男女——只是一個昏昏糊糊的，至死也不覺得！又假如爲急於挽救國民體質被戕賊起見，我們非趕緊開辦婦女補習學校不可，專一傳授婦女的養育兒童的緊要知識，打破她們腦中固有的謬見，強迫已嫁或將嫁的婦女去學，不得着這種學校的憑證，證明她們確有資格養育兒童時，就禁止她們的出嫁。但是照目前國內教育界的情形看來，誰注意這件事？這種婦女補習學校，和這種禁令，又那一天可以見諸實現？換句話說：我們還只有睜大了眼睛，看着那整千整萬的兒童在愚頑腐化的母親，或其他婦女的手裏，硬生生地把體質糟壞了，一個個的等將後長大來，好各自認真去做那由衰弱而至於腐化的國民，以擔任我們種族上一代不如一代的格外衰弱格外腐化下去的傳遞職務，這真是多麼痛心的一件事啊！我們如今覺得也沒有別法可以去補救，只有多多的宣

傳，使得大家先明白婦女這種頑固的腐化，影響到全體國民的實在不小，而尤其以在我賊兒童體質這一方面的爲最大。婦女倘若明白這一層以後，趕緊負起責任來，痛痛切切地去改革，免得她們自己在最親愛的子女身上，繼續不斷地造孽，而又形成我們偌大的整個的種族的自殺，這就是我們對於婦女極熱烈的希望了。

(二)羣體的散漫 甚麼叫做『羣體的散漫』？就是說：偌大一個中華民族，比起別的民族來大的多，若以單獨的份子和別的民族去比，體力也有勝過人家的，智力也有勝過人家的，道德也有勝過人家的，只有一合起羣來和人家比，那就簡直透底徹骨的不如人家；雖然人數有四萬萬，而實際上好像只是四萬萬個動物，而不是四萬萬人口的一個大民族，一個大羣；在別的民族，三個人的羣有三個人的羣的作用，五個人的羣有五個人的羣的作用，十個人，一百個人，一千個人，一萬個人的羣，那羣的作用便一步大似一步；在我們民族，三個人的羣也沒有甚麼作用，三萬個人的羣也沒有甚麼作用，反而三個人在一起有三個人的搗亂情形，五個人在一起有五個人的搗亂情形，十個人，一百個人，一千個人，一萬個人在一起，要搗起亂來，那就越搗越大；人

家人越多，一切越進化，我們人越多，一切越來得糟；羣的一切作用，在世界上這四萬萬個人當中，幾乎一毫沒有發生，好像上帝根本就沒有把這個賦給我們似的，這就是我們的『羣體的散漫』。我們現在的國民革命，實在是民族革命為基礎的革命。我們北伐是伐的那種做帝國主義爪牙的軍閥。爪牙去掉，我們就要直接和帝國主義算賬了。帝國主義是以強大的民族來侵略弱小的民族，我們以民族革命和他算賬，第一步要表示我們的民族並不弱小，不受別族的侵略，第二步是大家民族一律平等，共圖永久均安均福之道。所以我們當前最要的急務是我們整個的民族趕緊站起來，是我們能合羣，能羣治，是我們的羣的作用跟着羣體的大小成正比例的向前發展，是我們的羣體結合得堅固緊實而不散漫，是我們趕快實現了。總理的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

羣體的散漫不散漫，與婦女的腐化又何干呢？據我的意見，婦女特殊腐化中的弱和頑固，既造成了我們種族的衰弱，而我們羣體的散漫，又是婦女特殊腐化中的『私』所造成的，這其中的樞紐，就在我國國民的家族觀念，受了婦女私心的影響，不能向

外發展到民族主義上來，而反向內收斂到夫妻兒女的福利主義上去。原來總理教我們把家族觀念推廣成民族觀念，他的意思並沒有說家族觀念便好，便該照樣保存，他不過覺得我國國民對於家族已經有了很深的觀念，現在就可利用這種觀念為根底，要大家就這個推廣起來，去實現民族主義。但是家庭中的一切，向來是由婦女主持的多；就家族說，婦女的勢力當然不小，甚至於要超過男子所有的；而我國婦女的處理家庭，與周旋家族，據上文所言，其弊在一個私心太重，人羣的團結在她們手裏，只有向狹處收斂的趨勢，而沒有向寬處擴張的趨勢。換言之：家族觀念可以認為國民對於羣的活動的一種發腳點，照總理的主張，是本着天下一家，天下為公的精神，從這一點起，儘量地向外向羣發展，形成民族主義，大同主義；照我國婦女的心理，是本着個人的需要，和小範圍的人生慾望，也從這一點起，却儘量地向內向自己集中，形成一夫一婦和幾個兒女的福利主義；二者恰巧一個背道而馳。從這一層看來，我們就可知道我國國民的羣體何以那樣的散漫，我國民族的羣的作用何以那樣的缺乏了。斬截點說，就是因為我國婦女本來只知有各個的男子，不知有羣，而所有的

男子，又大都被一個家庭，一個充滿了私心的婦女的家庭累壞了！

大家平常只感覺婦女的一切總被男子支配着，而不甚感覺男子的一切，暗中也被婦女支配着，而且彼此比較起來，還難於分別，究竟誰支配誰的多些呢。婦女被男子支配着是有形的，男子被婦女支配着是無形的。上文不過說及我國家庭中婦女很難被男子所同化，其實我國男女間彼此影響的情形，尙非如此簡單：男子所用以感化婦女的，不過是臨時的語言勸導，或偶爾的文字圖書音樂等等的啓發而已，等到這些都不奏效時，在那班腐化的男子，便覺得束手無策，便開始放任了。在普通情形之中，他們雖想同化她們，但是總不能教她們離開她們的大本營家庭，而常常到他們的社會裏去直接受點感化；至於他們，却每天必不可免的要投到她們的勢力範圍家庭以內來，度那必不可少的一段人生，因此他們在日常無形之中，一切反而被她們同化了。他們去同化她們的，只有斷續的進攻，難怪無效；至於她們去同化他們，却用恆久的侵略，以逸待勞，比較起來，自然成功的多了。但他們本來是潛伏三五分腐根的人，本質原不高明，而她們的腐，更是豐富到七八分之多，情形格外來得特別，兩下遇

着，三五分的當然影響不動七八分的，只有被七八分的影響下去，於是雨下的腐，相輔爲用，相得益彰，大家水乳交融的，終於成爲一對十足腐化的國民而後已了。我們只要看我國社會上的輿論，對於不顧家的男子，從來是不予同情的。許多有了家室之累的男子，再也談不到雄飛，只好雌伏了。『各人自掃門前雪』，至今還是一句打不破的眞言。『在外面不要多管閒事』，更是一句深沉老練，足以教男子永久掛懷，而隨時隨地會發出十分深省的叮囑。一般國民的心理，總以爲『家給了我們的人生，羣給了我們甚麼？有家好了，羣在那裏？』綜計男子從家庭裏所得着的，無非是私情，是短氣，是安分守己，是獨善其家，是苟且，是頹廢。男子在形式上雖異於婦女，身體與社會不斷地周旋着，而實際上却已成了社會間的游離份子；就社會的地位看，每一個男子就像一粒泥沙，封藏在各人的家庭的盒子裏，雖勉強把他們傾倒聚合在一起，也一點不發生甚麼作用。社會上一有紛亂時，那平時做社會上一份子的，馬上回家，關緊大門，終於做家庭內的一份子去，求門裏面的安慰，門外面讓他亂去，再不關他們的事了。社會與家庭，羣與我，公與私，其間的利害如有

衝突時，一般國民無不是舍社會，舍羣，舍公，而去就家庭，就我，就私的。羣不啻是一般婦女的情敵，最後的勝利，終於屬了她們，羣衆成一個情場的失敗者了。她們實在已經從羣體裏面，把她們的他們奪取了去，占有起來，她們已經把全體國民分別吸收到一家一家裏去做家主，一房一房裏去做丈夫，而剩下了國沒有了主人，羣沒有了份子，民族沒有了民。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固然不好，而在這篇文字裏面，一定要說她們也實在不能辭其責呢！我們爲要實現民族主義起見，能不趕緊勸她們覺悟，而逐步的解放出他們一部份來，還給羣或民族嗎？

這裏還有一個附帶的腐化問題可以討論一下，並且也是婦女的私心十分影響了男子的一個好例子，就是『舅老爺』這一種人，在我國一切社會事業上，早已成了一種不好的人物，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國一切事業所以辦不好的，有一大半要怪用人不當；所用的不當之人中，至少有一半是私人；在私人的範圍中，友誼，實誼，學誼，鄉誼等等，都不如戚誼來得有力；而戚誼的範圍中，父黨母黨又不如妻黨來的有力；妻黨之中，原包含着內姪，連襟之類，但是最普通而最顯著的，終於要數到那所謂『

「舅老爺」的了。自來舅老爺這種人在事實上究竟怎樣壞了社會上一切的事業，這裏不暇追究，這裏所要說明的，只是舅老爺這種人確有資格做一切所謂私人的代表了吧？舅老爺關係的這種私，確有資格做一切所謂私的代表了吧？試問舅老爺在社會事業上，何以獨能站到一切的戚誼，一切的私人，一切的私的前面去的呢？這那裏是男子自動的獨愛厚於他的內親嗎？這不分明是男子在家庭之中，受了婦女的私的影響最大之處嗎？就婦女方面說，能在夫妻兒女福利以外，還兼顧到自己母家的人，總算她們還沒有走到她們人生觀最狹窄的一步；但是男子方面受了這類的影響，有時受得很苦而說不出，每每不能不犧牲了公，犧牲了信用，而去遷就各位舅老爺；舅老爺本身的溺職債事，敗壞一切，還在其次，惟有那用人的標準一亂，便不足以服衆，壞的輾轉效尤，各援私黨，好的潔身自愛，翩然引去。試問好份子解體了，壞分子集中了，羣的事業還堪問嗎？羣的事業完了，當局者也身敗名裂了，這豈是那班躲在家庭裏面，儘管發展自己私心，去軟化男子的婦女，所願慮得到的嗎？歷史上未嘗沒有少數婦女明白大義，把公私家國羣我分得很清爽，肯於犧牲私情而激發男子

去爲公爲國爲羣，把男子從家裏推出去的，但是歷史上也不知有多少公的事體，羣的事體，彰明較著地壞在婦女手裏的，那些可算都是特殊的例子，這裏都不必去舉述了。我們所最注意的，只是我們一般國民對於羣的觀念異常薄弱，究竟是甚麼道理？既然對於羣的觀念薄弱，究竟對於甚麼的觀念濃厚？那一種濃厚的觀念，影響不影響羣的觀念？那一種濃厚的觀念又是怎樣形成的？這其中的責任當然是應該男子去負的多，但是不偏不倚，確如其分的一分責任，應該婦女去擔負的，究竟如何，我們不能不追究明白啊。

(三)人生的虛僞 我國民族一切的事業的不進步，多半由於意志的不堅強，和感情的不熱烈。而意志薄弱，感情冷淡，就是人生太虛僞的表現。人生要完全求真實，原是沒有的事，不過虛僞得像我國民族這種樣子，實在可怕得很，無怪要墮落到現在這步田地了。大概我國人自幼至老，始終沒有嘗着真正健康的滋味的也不知有多少，始終沒有嘗着真正羣的生活的滋味的也不知有多少，始終沒有嘗着真正健康的滋味的也不知有多少，始終沒有能發展個性，去求得知識技能的也不知有多少，始終沒

有能展示自己的特長，做一番所願做的事情的也不知有多少，大家都是戴了一副面具，擦着一股性子，屈起一團意志，灰下一段心情，去委曲求全的應付環境，敷衍人生，丟下許多正道坦途不走，而向那偏激的黑暗的小路上摸索。譬如要健康不去衛生鍛鍊，而專門去吃補品；要發財不去辛勤生產，而專門去買彩票；不戀愛結婚，而去宿娼娶妾；不努力革命，而去殺人放火；……諸如此類，實在不勝枚舉。至於我國女子的人生，格外虛偽得可怕，她們可算只有風俗，習慣，禮教，而沒有甚麼叫做人生。男男女女只管昏昏糊糊，驚驚蠟蠟，懶懶怠怠地過下去，不知所爲何來，也不管如何得了，形成一種莫大的腐象。我們要問：究竟何以會這樣的？究竟應該誰負其責呢？固然，那些男子所主持的過去和現在的社會組織，政治潮流等等，都脫不了干係，而男女之間，有時也互爲了人生虛偽的因果，男子固然虛偽了婦女的人生，婦女亦復虛偽了男子的人生，這一層關係也很大，我們不可不省啊。

原來婦女的特殊腐化，一面把自己的人生虛偽了，一面又把男子的人生虛偽了，可以分着下面四層說明：一是戀愛問題，一是經濟問題，一是婦女的物質慾，一是婦女

的虛榮心。就中以戀愛問題一層，最爲重要。

在戀愛問題之中，無量數婦女虛僞了無量數男子的人生，同時她們自己的人生也完全空空洞洞了，結果下來，不但她們自己沒有覺得，即連一般評論者，也只怪幾千年的禮教不好，社會的制度不好，男子的一切不好，對於她們從來總是怨詞，同情，看做被壓迫者，不忍以絲毫責任相加；而這裏偏又就事情的全部責任中，派出一部分來教她們去擔負了，恐怕有許多讀者格外要大不謂然呢。其實禮教與社會制度的害人，原是不待言的，不過維持禮教，維持社會制度，是男男女女，共同在那裏維持着，固然不是禮教和社會制度本身有維持的能力，便連男子倘若要單獨去維持那些，也斷斷做不到，婦女若始終不負甚麼責任，只管跳在過渡犧牲，時代犧牲的圈子外面，辭待男子把禮教和社會制度完全改良好了，把一切都處理得乾乾淨淨，順順當當的了，然後讓她們從人生的外面，社會的外面，閑閑雅雅地逛了進來，享受那現成的幸福，現成的真實的人生，這真是夢話又夢話！我們並不怪我國婦女不懂戀愛，我們只怪有些婦女既知道她的人生中不可少一個家庭，不可少一個男子，而她們何以便絕不想

法把他們倆的家庭弄得有生趣，把他們倆的異性的需要，完全滿足在他們倆自己身上的呢？在缺乏生趣，和發生這種不能滿足時，在他或者已經知道着急設法，並且告訴她，勸她一同設法了，而她何以不肯和他密切聯絡，去努力合作的呢？何以還只管袖手旁觀，靜待環境或命運來支配的呢？她的知識既不如他，在許多事情上，她何以往往又不肯降心相從，而依舊是故步自封，剛愎自用的呢？及至於他想不出辦法了，或他不願對她再想辦法了，而她自己也想不出辦法，並且也不想辦法了，兩個人在這樣的結合之下，真實的人生是絕望了，並且大家都明明白白知道絕望，毫無懷疑的了，她們何以又往往的甘心去維持禮教，維持社會制度，不肯去另覓真實的人生，而一定要彼此拖累牽扯着，在虛偽的人生中，咬緊牙齒去打滾呢？難道因為她們如果認起真來，社會上沒有地位給她們嗎？那麼試問照她們那樣敷衍下去，在人生中有甚麼地位可以得着呢？她們能離開人生而單單應付社會嗎？貪生是人情；但是生有兩種：一種是生的生，一種是死的生，她們有時情願就死的生，而拋棄了生的生；雖生死關頭，明白當前，依然如此不知趨生避死，想起來實在有點違背人情呢。

！大家對於過渡時代要趕緊設法去過渡，不能停頓在裏面。每人要去做一塊製造那種渡船的木料，趕緊同舟共濟地渡過彼岸去；千萬不可去做一團泥土，依然緊緊的附着在此岸，永遠不肯離開半點。倘若大家都如此，試問那邊渡時代到那一天才渡得過，所期望的一個時代又那一天才得降臨呢？

我們覺得結婚無論是戀愛的或非戀愛的，結婚以後，男女非共同努力去維持戀愛或發生戀愛不可。能維持或發生戀愛，就是能維持或具有彼此真實的人生。怎樣才能維持或具有真實的人生呢？當然各個夫婦的情形不同，不能一概而論，但是根本上要緊一點，這裏需要提出的，還是婦女不能腐化。當然，社會上自有一種腐化的男女，正需要一種氣味相投的腐化異性，才能去滿足他們的腐化人生，虛偽人生；但是一般不願處那虛偽人生的青年或思想能於改進的人，無論男女，一定要那對手的異性，至少不腐化然後才覺得有人生的真趣可尋呢。假如因婦女的身體不好，知識太差，心地太窄，思想太頑固，組織一個家庭奄奄無生趣，這是最足以教男子的人生和自己的○人○生，同時虛偽而無望的。我們知道所謂真實的人生中，絕不可祇有小我而

無大我，祇有個人而無羣與民族；戀愛一件事，絕不是僅僅滿足或真實了小範圍的，男女兩個人的人生而已，戀愛實在是與民族的前途有莫大的關係的。我們又知道宿娼娶妾等事，不但摧殘了婦女的人格，並且虛偽了婦女的人生，我們所絕不允許的；同時我們又承認一夫一妻（不是基督教中所謂一夫一妻）無論如何，總是人類比較真實的人生中最適宜的一種制度。那麼，在國民腐化，與婦女腐化的問題上，我們可以下這樣幾句斷語了：凡不腐化的國民中，男女一定不容許有一夫一妻制度以外的結合，一定不容許有不戀愛的一夫一妻的結合。在一夫一妻制度之中，凡安心於敷衍那種不戀愛而結合的虛偽的人生，而又不謀男女兩方面人生的改進的，一定就是腐化。（這裏注重「安心」二字。凡安心如此的，才是腐化；若一時雖被環境逼得如此，而實在不安於心，得機仍思改進的，那還不算腐化。）而他們所以不能發生戀愛，所以不能維持戀愛，他們的人生所以虛偽的，并非因為別事，也正就因為他們夫妻兩造平日的腐化。在妻的腐化中，如弱，私，愚頑等，夫一方面應該負那不肯教育她，不肯改過她的責任。在夫的腐化中，如宿娼，娶妾等等，妻一方面實在也應該負

那太縱容他太放任他，並且不能改進自己，不能充分供給他以性的安慰的責任。

婦女對於男子是應該從正當的戀愛的性生活上面，具有一種使男子不要宿娼娶妾的能力。假如這種能力不夠，或事實上竟不能免除男子這類的事，就該離婚。假如安心於男子宿娼娶妾情形之下的人生，就是腐化。而在國民腐化中，如無量數的夫婦都是不戀愛的結合着，所度的人生都是虛偽着，在婦女方面實在又應該負那既不能改進自己的爲人和夫婦的生活，而又拚死拚活，不願離婚，不肯讓彼此去另圖新生命的責任。（這裏并非置目前的社會情形於不顧，而祇責備婦女不勇於離婚，也非忘記了在離婚中婦女應得的一切補救，這裏實在是責備婦女在夫婦生活中不勇於改進自己，而陷彼此的人生於虛偽；是以改進爲原則，以離婚爲最後的一條生路。但是腐化的社會與一般的婦女，無論在如何完美的可爲的補救條件之下，總以離婚爲死路，而以在虛偽的人生裏捱命爲生路，這是值得反抗的。）至於夫的腐化，與妻的腐化，如果顛倒過來：夫是弱，私，愚頑等，而妻是踰閑蕩檢等，那麼彼此應負的責任，當然也應該掉過來的；譬如異性的安慰一層，并非專門女子應對男子所負的責任，而

男子就不該對女子負此責的。又在國民腐化中，婦女固然應該負責去遏阻腐化，不必固執不肯改進或不肯離婚，而造成彼此虛偽的人生，在男子方面，當然也不能任情縱慾，藉口於人生的不當虛偽，而反造成許許多多婦女的虛偽人生；在無理性的任情縱慾上，無論男女，那是同樣要虛偽了自己的人生，同樣要蔓延了國民的腐化的。

總之：夫婦的結合，是彼此人生中重要樞紐之一，若不幸而成問題時，能兩全當然兩全，不能兩全，萬勿走那兩敗俱傷的一條路，那是永遠划算不來的事；寧可有一方面做時代的犧牲者，吃點虧離開來。其實究竟那一條是生路，那一條是死路，如果認得不錯，走得不錯，名雖犧牲，也不過就一時的表面而言；既是走的生路，通盤比較起來，總要比不犧牲的一條死路划算得多。這種犧牲者，固然不應專責婦女去做，也不應專責男子去做，大家都認得清爽，搶了去做是最好的。婦女萬不可被一般人所施予的寬容其名，蔑視其實，扶助其名，陷害其實的心理優待，物質優待等深深的迷惑住了，而甘心以弱者自居，甘心一切落後。千萬莫教這種過渡時代因婦女的腐化程度過人，人生打算不準，而延長下去，不知所止，這是最最要緊的啊。

其次略談經濟問題。婦女不能經濟獨立，甚麼事都仰男子的鼻息，剝奪了一切自由平等，把自己的人生弄得十分虛偽腐化，這是大家容易體會得到的。這個問題實在着重在大多數的婦女不但不能經濟獨立，並且終身未嘗生利，而只管分利；於是弄得男子的負擔太重了，把整個的人生，完全消磨在解決夫妻兒女和家族中許多其他婦女的生活問題上。這些男子除掉解決許多人的生活問題以外，再不能爲民族，爲國家，爲自己，爲別人，多做一點別樣事情；而在生活十分逼人之中，男子也不知衰了○多少○身○體○，短○了○多少○志○氣○，壞○了○多少○品○行○，墮○了○多少○人○格○，犯○了○多少○罪○過○，忍○了○多少○痛○苦○，演○了○多少○悲○劇○，於是虛僞了他們整個的人生，而形成他們可怕的腐化。倘若婦女是可以生利的，在沒有子女養育的工作時，或子女的養育工作完畢以後，不妨幫助丈夫，去儲蓄子女教養費，或竟分擔子女的教養費；丈夫的擔負一輕鬆，可以有餘時餘力，做點利益羣衆，或幫助別人，或娛樂自己和家庭的事體，大家的人生自然就格外真實些了。據最近報紙上所載的新聞，上海大統路有個做小生意的胡廣志，家有妻室及子女多人，平日生活完全仰給於胡，乃因生意不佳，維持爲難，時有灰心

短氣的言語，向家人吐露，最後竟喃喃終日，發了瘋狂。男子被家計所累，竟到發瘋這步田地，固屬是很特殊的，但是社會上一般男子所有的這種呻吟，這種掙扎，其痛苦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在全國國民受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已到萬分嚴重時，甚麼是婦女的責任？當然是拋棄從前一切的懶惰倚賴等習性，應用起她們多餘的體力和時力，多寡去生一點利，幫助男子，減輕他們一點擔負了。倘若婦女現在依然拒絕這種應負的責任而不負，使男子終於沒有援助，弄得人窮志短，多做許多墮落的事，淪於廢坑而永無超昇之日，在這班有餘暇有餘力的婦女想想，又怎麼對得起男子呢！

有些婦女，論她們目前的境遇，雖不必實現經濟獨立，但是經濟獨立的才能，却萬不可少。有了這個，然後男子的一切便會格外勇敢起來，家庭間的活力也就能格外地增長起來，并且婦女也不至於被男子蔑視，也不要向男子屈伏，夫妻間的敬重心就會平等，愛情就容易維持，生活也較有意味，而人生自然比較真實了。不料社會上有許多婦女的所爲，不但與此相反，只要不需經濟獨立，便不去求甚麼技能，並且更

進一步，本來有一種技能，或本來經濟獨立得好好的，因為嫁了，因為所嫁的男子經濟境况很好，竟隨便拋棄了事業，荒疏了技能，一心一意的把男子來做終身靠山，希望享受那一世的廬福，於是知識日蒙，惰性日強，直到後來，完全成了一個無用之人。這樣以後，她們自己的人生虛偽自不必說，一定和那本來沒有受過教育，本來不能生利的婦女無異，就是對於男子，也就生了和那種婦女同樣的影響，真是一件很可痛惜的事！經濟境况特殊好的男子本來就容易腐化，再加上接近這樣一個無能無用的女子以後，他們兩性間的正當結合，一定難於維持，男子娶妾宿娼等等，一定難免，女子到了那時，才知道吃了無用的虧，才知道吃了隨便拋棄技能，隨便降低人格的虧，才知道靠人終不如靠自己，豈不要懊悔不迭嗎？總之：以我國國民的經濟狀況看來，能經濟獨立的婦女，當然多一個好一個；對於婦女的經濟獨立，大家要維護提倡，不遺餘力；固不能作表面的摧殘，更不能作暗中的抵消。如果社會中有一個男子能力的寬綽有餘，便抵消掉一個婦女能力的發榮滋長，務必教男女之間，永遠成爲許多的畸形——一個有能力的，一定配一個沒能力的，一個人格健全的，一定配一個人格墮

落的——使他們彼此終身牽絆着，而不得痛痛快快的各顯本能，各盡責任，大家不許一齊向前，社會不許快些進化，究竟何苦來呢！這一層我們格外望婦女注意，千萬莫上男子的當，得空便向懶惰倚賴裏一鑽，不謀經濟的獨立，結果是虛度了一生，自誤而復誤人。

這裏接着就好討論婦人物質慾與人生和腐化的關係了。一個人既談到『生』，既談到『人生』，當然就有一個大大小小的經濟問題要解決。不過一定要不大不小，恰合一般平民生活所需要的才好；不然，過小固然要影響到人生的虛僞而腐化——像婦女的經濟不能獨立，不能自活便是，倘若過大，尤其要影響到人生的虛僞而腐化——如婦人物質慾的太過便是。婦人物質慾所以發達的原故，可說根本因為婦女的人格不完全。我們把人格的『人』，與物質慾的『物』，對照起來看就明白了。自從世人將黃金與美人並稱以後，婦女本身早已淪為物而不是人了。婦女本身既然物化，還能怪她們心志上物質慾的容易發達嗎？美人與黃金同樣是物，而美人的那種物却需要黃金的這種物來過遣，於是要美人的朋友便不得不兼要黃金，許多黃金便不得不專為

美人而去搜刮屯積起來了。於是婦女在本身物化以後，物質慾發達以後，兼把男子也物化起來，把男子的物質慾也發達起來，而一切貪官、污吏、土豪、劣紳、買辦、洋奴等等特殊的腐化份子就此產生了。先是男子物化了女子，後是女子物化了男子，彼此各應負着一段責任，分量似乎不相上下。男子玩弄婦女有如花鳥一般，剝奪了她們許多「人」的權利，就誤了她們許多「人」的事業，國家民族當然大受影響；及至婦女無形中驅策男子去鑽營舞弊，貪婪搜刮起來，簡直蒙昧了他們的天良，逼拶成他們的無恥，激發起他們徹骨的私心，推演出他們無窮的腐化，國家民族格外大受影響。這些地方，婦女實在有操縱男子的能力；婦女如果肯一面自己努力做人不做物，一面又不以物去誘人逼人，國民的腐化當然要好得多。然而這些意志，怎麼能到那班做物做慣的婦女腦子裏去呢？泛泛的教育便會奏效了嗎？

物質慾的過分，是普通女子都會犯的毛病，不僅僅資產階級中的姨太太小姐要金鑽，要汽車，要洋房才是物質慾的過分。一般婦女都有一個操縱男子很厲害的時候，就是戀愛的過程中。戀愛中的物質供獻，除掉教育費以外，都不無可議吧；更除

掉平民生活所需要的物質以外，其餘可算通通在過分的範圍以內吧。試問一般婦女在戀愛中所要求所接受的物質，果能限制得這樣嚴嗎？只要是不能的，那就犯了那種毛病了。過於偏重物質的戀愛，人人知道是虛偽得很；戀愛一經虛偽，人生的虛偽還待言嗎？戀愛是婦女最足以陷害男子於腐化，於不革命，於反革命的事情，其中如物質慾的作祟就很厲害。事實上尤其是無量數的外國貨跟着男女國民的戀愛熱潮暢消起來，真教人心理上感到十二分的厭惡與痛恨！戀愛是國民不可少的人生，站在戀愛者方面說，戀愛雖是私的，却不能忘記了自家民族的情形，不能不顧到羣，不能不顧到公。倘若國民這種不可少的人生，非借外國貨不能表見，萬一外國貨不賣到我國來呢？我們便無從戀愛嗎？那我們的人生甚且危險起來了，還說甚麼虛偽不虛偽呢！此外如結婚的奢侈浪費，除掉虛榮心以外，就是物質慾；在一般生活中，這是格外顯著的一樁。那種物質慾雖不完全發自婦女，而發自婦女的就着實不少呢！總之：物質慾的過分不過分，以國民經濟中所允許的一種平民生活為標準，超過這種生活所享受的物質都是過分的。婦女已經有大部分在生活問題上累了男子說

不過去了，生活問題以外，怎麼又好鬧起過分的享用問題來呢？大家努力於民族的強盛，國家的建設，等全國實業發展透了，國民經濟逐步的升高了，平民生活逐步的改進了，大家再慢慢的去享用不遲。我們不能看着美國婦女那樣物質慾的滿足而眼紅，人家國庫裏多餘着四十幾萬萬元沒處用呢，我們怎樣？何況她們假如單單如此滿足了物質慾，那種人生又真在那裏啊！

最後說一說虛榮心。虛榮心是新舊婦女所同具的。從前的所謂五花誥封，逼得許多男子把畢生事業的目標，就樹在妻榮子貴，驕其妻妾上，只要能達這個目的，其餘甚至一切都不管。婦女不能自榮，而借光別人的榮為榮，這種人生，在女子已可算虛僞透了。男子的事業，無論發於那方面的，如果都不免以誇耀於一二愚婦之前為歸宿，並非純粹在那裏認真的做事業，這種人生又是何等的虛僞呢！何況在那所謂『甚麼都不管』之中，更包含着其他的無窮的腐化，結果豈不是更糟嗎？現在新婦女的選擇男子，除掉財產以外，依舊免不了以地位，權勢，官銜，勳章，學位等等為標準；退一步如果是能出風頭，能釣名譽的，那還覺得差強人意；若並此而沒有

的，就很難得着她們的青睞了。如果她們自身能博得一二分虛榮的，她們對於男子方面虛榮的要求，便水長船高，越發來得厲害；她們心目中以為相宜的配偶，無論如何，一定要比她們自己高強些；男子的事業如果和她們的差不多，或其中沒有甚麼光可以給她們沾的，她們一定不樂意。在虛榮心十分彌漫之中，她們雖是新婦女，却寧願拋棄掉她們正向男子要求的平等與自由，寧願專心壹志，低頭服小的去做男子的附屬品。地位，權勢，官銜，勳章，學位，風頭等等，一經她們在暗中如此不知不覺的提倡着鼓勵着，便格外擴大了一般男子的私慾，因而墮落了一般男子的人格，虛僞了一般男子的人生，而激增了一般國民的腐化。許多男子要致力學問，要保守德操，要努力於社會事業的下層工作，樸實無華的工作，計畫深遠的工作，每每因為受不了她們的奚落，揶揄，擠逼，中途改了志，變了節。誠然這種男子自身的腐化為不可想，不過就婦女方面說，自己對於社會已經不能做甚麼真實的事業了，暗中却又這樣影響了男子事業的真實，豈非格外說不過去嗎？

這裏不能不附帶提及的還有一個「面子問題」。面子乃虛榮當中最普遍的一種表

見。我國人的民族觀念很薄弱，所以關於民族的大面子，從來不大要，從來不起勁去爭；但是家族觀念是很盛的，在家族的範圍裏，或是類於家族大小的範圍裏，面子早已成了一個要緊的東西了；而家族家庭是婦女唯一的世界，所以面子又特別成了婦女的嗜好品。婦女的好面子，各方面情形不同，而流弊則極大：在日常生活，與婚喪禮節，交際往還中，因為好面子而多出許多繁文縟節來，加增了經濟的壓迫；因為好面子而多出許多無謂的惱怒紛爭來，失却家人親族鄰里間的同情與和氣。婦女又每每因為好面子而一不得當，便抑鬱終身，或竟至意志淺短，羞憤自殺。有的人，尤其是婦女，自少至老，忙了一世，只忙了一個面子；有的不惜重大的甚至全部的犧牲，只去顧全一時一事小小的一點點兒面子。而她們所堅持的面子，又全憑各箇小地方的風俗習慣，與各箇人一時直覺的判斷，並沒有一定的真實標準或理由，有時甚且很奇特的十分違背着常情與常理。面子的反面是實際，婦女既十分好面子，便輕忽了一切的實際；一面固然增加了男子的好面子心，減少了男子的實際事業，一面甚至將自己的人格完全「面子化」了，她們便成了男子面子上的東西，東西上的面子，

而絕不是人，絕不是與男子平等的人。所以腐化份子做了官發了財以後，如果還是一夫一婦，而沒有討幾房姨太太，便覺得體面攸關；太太姨太太走出來，如果不能珠圍翠繞，或具有其他相當的架子，亦復是體面攸關，至少借也得借兩件擺擺，因為那些不但是她們的場面，尤其是他們的場面呢。在這樣『面子慾』十分發達的男女中間，試問真實的人生何在？腐化的程度如何！

由好面子又聯想到普通婦女所有的『怕人笑』的一種心理。這種心理可算就是好面子的消極方面的表示。婦女因為好面子，做了多少不當做的無聊的事，因為怕人笑，却又廢棄了許多應當做的切實的事，並且長遠被社會環境征服了，翻身不得；而社會環境也因為她們這樣容易被征服，便格外將腐化的程度保守得根深蒂固，一時改革不了，過渡不去。一切的改革，總是要由舊的遷移到新的上去，舊的總是比較習慣的，經常的；一切革新，在那舊環境看來，自然成了奇的怪的，自必要引起一般人的非笑。但是如果不怕人笑，便改革得成，怕人笑，便完了。所以一切革新的潮流，改進的趨勢，一遇到婦女怕人笑的心理，無有不大大碰其釘子而退回來的。明知

應該入校求學，但是因爲年齡大了怕人笑就算了；明知應該和男子和社會有一種正當的交際，但是因爲不習慣怕人笑就算了；大家裹腳，我獨放腳，大家平胸，我獨突胸，想想一定要被人笑的，便不解放了。就是禮教對於人的裁制，有時固然有作實際干涉的，而大部分也不過是空空洞洞的一種輿論上的嘲笑而已，但是婦女遇着這箇最爲害怕，她們總是無力抵抗，惟有整箇的屈伏。寡婦如果要再嫁，怨偶如果便離婚，在她們躊躇打算，猶豫不決之中，最覺困難的一箇問題，就是平日一向在許多人面前要面子的，萬一真箇如此做了，怎樣抵擋他們那種嚴酷的冷嘲熱諷呢？唉！凡是傾教過社會這箇惡魔的手段的人，都應該十分的感覺到吧；社會實在是一個最冷酷無情的東西，自來能夠從他惡勢力裏逃出來的就屬少數；可憐懦弱的婦女們，那裏是他的對手！她們遇事雖然很恭順的，很小心的，竭力投合社會的心理，惟恐把他弄翻了，惹出不三不四的話來，但是她們的恭順與小心，終是白費心，並邀不着他積極方面的甚麼真正同情；尤其到了將來時，所有各種不是人受的痛苦，因爲對於社會太恭順太小心而得着的那種痛苦，究竟誰去領受？

哼！除掉了她們自己還有誰呢？

到了那時，憑她們處的是怎樣艱難的境况，社會老早板起面孔，真不加以理會了，那裏肯替她們減輕一點點，分擔一點點，更那裏有一分一毫的安慰給她們呢！她們簡直無從呼冤叫屈，且不許呻吟展轉，惟有硬生生的，同時又是軟怯怯的，捱受那命運與環境所施予的生冷殘酷絕不留情的鞭撻，直將她們鞭撻驅逐，沉沉的沒入墳墓之門而後已！所以他們最初的一念原是怕人笑，那知怕人笑的結果就是自己哭，自己哭的結果依然不免招人笑；所以怕人笑終久正所以招人笑，種的正因，得的反果，想想算得來算不來呢？癡迷未醒的女同胞啊！現在已到了甚麼時候？着實可以醒醒了！政治革命的潮流既已澎湃到如此，社會的改革還不應該有一個相當的猛進嗎？大家趕緊奮起，與那社會的惡魔，作一殊死戰，以爭得大家惟一不二的完全人格，惟一不二的真實人生吧！倘若全體女國民都爭得這些，那才是人類的真正榮光呢！虛榮畢竟是虛的，面子畢竟是面子，要他們何用！沒有虛榮，丟了面子，招了人家不負責的嘲笑，所有損失，終於抵不過失却我們完全的人格，和真實的人生啊！

這一節所陳的三層，種族的衰弱，羣體的散漫，人生的虛偽，算是婦女腐化影響了

國民腐化的三大要點；這裏所謂影響，這不是泛常的影響，簡直有左右國民腐化的力量呢。如果把這三層內所有的責任，通通推給婦女去負，當然是沒有的事；但是婦女實在要負一部分相當的責任，不能既經做了推進那些腐化的重要原動力，而又未曾受着平等的教育一句話，把事實上的責任推卸得乾乾淨淨。大家要先知道這些責任確是婦女應該負的，然後對於婦女教育嚮來的疏忽，才覺得着慌；從着慌之中，無論辦婦女教育的人，無論來受教育的婦女，大家才覺得需要，凡事才會自動起來，而不至於做被動的，才會認真，才會起勁，事情才容易收效。不然，有志去革除國民腐化，而沒有摸着國民腐化的來龍去穴，其所以革除的，一定搔不着癢處；有志去與辦婦女教育，不在婦女的腐化已經左右了國民腐化的恐慌之中去與辦，而在泛泛的情形之中去與辦，結果比較起來，一定也是箇搔不着癢處。所以無論為全部國民的改革，或單獨為女國民的改革，不把彼此間腐化的互為表裏，相得益彰的情形先弄清楚，是萬萬不行的。換句話說：要我們的民族趕緊站起來，倘若放棄了腐化問題，或放棄了婦女的腐化問題，那是萬萬不行的！

四 餘義

上面說了許許多多的婦女腐化，究竟我國婦女全體都如此呢？還是一部分如此呢？上文說過：身體衰弱一層，只有都市婦女爲然，鄉村婦女是要除外的。至於私和頑固兩層，敢說是一般婦女的情形了，只有受過教育的好一些。關於戀愛問題和經濟獨立問題，也是受過教育的婦女情形好些，至於物質慾和虛榮心，可就越受過教育的越厲害了。有人說：鄉村婦女中，戀愛是不成問題的，只要看她們的夫婦間，沒有甚麼離婚的需要，就可以知道。其實他們心理上離婚需要的多寡，是要待測驗調查與統計以後才能決定的，就算那沒有離婚需要的果占多數，也不能就說戀愛不成問題。因爲感情不熱烈的男女間，總不會發生甚麼真正深摯的戀愛。他們平常是得過且過，腐化於苟且，因循，保守，而無積極的向上的精神，在意志方面便是頑固，在感情方面便是麻木。鄉村婦女的感情固然有豐富活躍的，但是恐怕以淡薄麻木爲居多。照她們的身體原有發生熱烈感情的可能，而至情的有無和藏露，又不必關

於知識的多寡，那麼，她們感情的麻木，大概是因為資質魯鈍，環境單純的原故吧。感情既麻木，即無從熱烈起來。所以鄉村男女的結合，一切原和都市中的男女一樣，也是沒有真正戀愛的居多。所以他們的子女，是肉慾的結晶，而不是靈肉交化的結晶，祇有肉的健康，而仍缺乏靈的發達。靈的發達，雖不必其一定基於戀愛，而戀愛和性慾兼有的結晶，一定比沒有戀愛而單有性慾的產物要來得格外靈些。假如我們想造就我們理想的種族時，像鄉村兒童那樣的先天，還不夠標準；因為他們肉雖已夠，而靈尚不夠；在靈的不夠之中，除掉知識太差，意志蒙昧以外，就要算到爲父母的感情太差，而彼此的結合中過於缺乏戀愛了。

除掉鄉村都市的分別以外，如閑散無事的，累於家務的，迫於生計的，三種分別，也足以爲婦女腐化的論點。資產階級的婦女終日無所事事，惟有遊蕩消遣而已，這類婦女本來是腐中之腐；她們所有的腐象的極端，上文並未推詳盡致，不過根源也離不了弱，私，頑固，範圍也離不了物質慾，虛榮心等。這類婦女又可分爲新舊二種——新的祇見於女留學生，及上海、北京、漢口、廣州等大商埠大都會的婦女之內，

可算又是全國都市婦女中很小的一部分了，所以她們腐化的影響及於全體國民的，比較上還不算大。舊的指內地各城市中所有的生活富裕的婦女，她們更無家務爲累，她們人生的消磨，不外三條途徑：一是粧飾，二是賭博，三是迷信。都市中此外的兩種婦女，累於家務的，和迫於生活的，心目中差不多就以她們這一種的享受腐爛爲人生的標準，於是大家在經濟所許的範圍中，也各向那條腐路上走去了。因爲她們是內地都市中普遍所有的，所以她們的腐化影響及於全體國民腐化的便很大了。

除掉上面兩種分別以外，還有一個要緊的年齡上的分別，不可不注意。第一是正在學齡的女子，一切在父母教師指導督促之下，她們目前腐化的行爲與其影響固然較少，就是萬一多起來，也應該由她們的父母教師負全責；至於將來，她們既有充分受教育的機會，腐化的行爲總該好些，甚至可以斷根，我們應該先抱樂觀的。第二是已到高年的老嫗，她們在家庭裏，已不問普通的家務了，日常惟誦經拜佛，或作其他娛樂消遣之事而已，但是他們一生所積的那些滿肚皮的頑固思想，和不科學的無意識的經驗等等，終未肯束之高閣，仍時時刻刻候着機會，向各方面去發揮應用，她們的

兒孫女媳便通通要受她們的影響到無窮無盡了。普通人的心理總以為一班無知無識的老嫗，於社會於民族還有甚麼影響，還該負甚麼責任；但是就沒有想到未來的國民雖直接長養在一班中年婦女的手裏，而間接却很受老年婦女在背後的指揮和干與。『合銜弄孫』是我國老年婦女的真實人生，犧牲一二個兒子，尤其是長子，給老太太做開心寶，是爲人子的應該曲全的孝道；但是結果老太太的心是開了，而那些開心寶的身心，每每就此全部墮落，或一部墮落了！許多青年的執拗習氣，嬌慣習氣，以及各種腐化，每每是由幼年深受母親或祖母的溺愛養成的，此乃社會中慣有的情形，並非特例。所以我們看到一般老年婦女每是推擠青年墮入腐坑的人，再聯想到她們所有的頑固，在家庭中根基之深而影響之大，然後便不得不斷定她們對於國民腐化應負的責任實在也很大，絕不如吾人平常所想像的那樣輕微了。第三是中年婦女，不消說，所有婦女應負的責任，十之七八便在她們肩上，無可避免的。她們正是兼做賢妻良母的人，正是發揮全部女性性的時候，當前民族的振奮萎靡，今後民族的強弱進退，她們真有在後面抽着游線的操縱能力，真握着生殺予奪的大權。一切

做得好，她們是功魁，做得不好，她們便是禍首，她們的責任實在太大了啊！而當這過渡時代，實際上她們的情形，竟大部分是失學的，是闇昧的，是腐化的，這便如何是好！這所謂過渡時代，如果僅在老年婦女身上，比較起來我們覺得還有箇天亮的時候；說得殘忍點，至多不過三十年之後，等到各位老太太享盡天年，壽終正寢，也就完了。我們對於她們的腐化，如果想改革，實在沒有辦法，只好放任；靜待她們把一生所積的滿肚皮的頑固思想，和那不科學無意識的經驗等等，隨着她們的軀殼，永遠深埋的安於寢窆。但是所謂過渡時代如果提高一段，仍歷在中年婦女身上，那就糟了！那我們如果仍然是放任靜待時，一定非再多出三十年來不可了。呀！

要再巴過六十年的茫茫長夜，然後我們的家庭社會裏才有點黎明的希望呢，我們耐得了嗎？我們的民族能夠耐嗎？我們的世界允許我們這樣耐嗎？當真對於她們，也只有放任靜待之一法嗎？『中年』和『老年』畢竟有分別，我們難道便不能從她們的『中年』上面，想出一點『適中』之法來行行嗎？但是一般正在中年的男國民，在自身教育問題正當解決之中，或已經解決以後，對於她們家中正在中年的妻子的教育問題，

總是絲毫不去謀甚麼相當解決的多，總是放任的心理居多，總是靜待的態度居多；而一般中年婦女得着丈夫如此批准以後，還有甚麼說的呢？自然是奉命唯謹，樂得安於所習，將將就就，泄泄沓沓，糊糊塗塗，一切保守下去了。在他們一切保守之中，上承母姑，下啓子女，旁累夫婿，好了，婦女腐化於以穩成，國民腐化於以推進，而民族癱瘓於以延長，茫茫長夜，終於茫茫，我們能忽視嗎？我們能忽視嗎？我們真不能再忽視了啊！

然後這裏正式提出革除婦女腐化的一个重要辦法——創辦婦女補習學校。原來說起婦女的全部腐化來，千不是，萬不是，總是沒有根本受着教育，沒有得着好環境的不是。但是好環境是要婦女幫同男子去造成的，事實上婦女不能單單處別人所形成的環境，而自家便沒有環境給別人處。沒有受過教育的婦女，終造不出甚麼好環境來，所以教育一層，當然是革除腐化的根本又根本的辦法。正當學齡的婦女，教育問題自有解決的坦途，這裏不去泛泛的說那些振興女學的話了。老年婦女實在不能再有甚麼教育問題，已如上文所言。所剩下的，就是箇中年婦女的教育問題，頗費躊躇。

躊躇。我們對於中年婦女，倘若不予以教育而聽其自明自昧吧，那絕對不是正當的主張；倘若教育她們而照學齡以內的婦女那樣辦理吧，那斷斷做不到，因為她們有孩子爲累，有家務爲累；倘若把各箇中年婦女的教育由各個中年男子去分擔着，在各箇家庭裏，就可能的範圍以內，酌量情形，隨便教教吧，那也不行，因爲未必箇箇男子會教人，也未必箇箇男子能教婦女所要學的東西，其他流弊還多，不必細說了。所以不解決中年婦女的教育問題則已，要解決，惟有適合她們普通的情況，去創辦一種婦女補習學校。這種學校，國內可算從來沒有過；雖以上海女學林立的地方，要找一箇專門爲年長失學的婦女解決教育問題的，除掉女青年會裏附設的某種學班以外，以我所知，簡直沒有了。足見這一層自來被國人忽視着，自來被國內一班教育家忽視着，真是大憾！辦這種學校的具體計畫，這裏也不容多討論，不過根據上文，對於這種學校的性質和目的，可以略說一說：第一這種學校是永久需要的，不是一時需要的。因爲國內目前的中年婦女，固然十九是失學的而需要補習，就是目前少年的婦女，亦復失學的多；等到她們將來進爲中年婦女時，未必就不需要補習甚麼吧，所以

這種學校終於用得着的。平常人雖然以少年爲惟一的求學時代，而學問的應用總在中年；學問不到應用時，是不會曉得真正缺乏和真正需要的，所以到了中年做事時，不分男女，總免不了要些補習；尤其以將來的婦女，責任一天加多一天，事業一天擴大一天，少年時未必全能學，也未必學得全，總要有待於日後補習的，所以這種學校可算是永久需要的了。第二，這種學校有三箇大使命：一是普遍育嬰的知識，二是普遍職業的技能，三是普遍常識。育嬰一層，上文已表示過意見，民族的新生命，端賴此端去養成，真重要到萬分！職業技能的普遍，使婦女都可以經濟獨立，在她們本身，這一層解放以後，其餘無不解放了，在男子方面既減輕擔負，在民族方面又可增長富力，各方面都得着真實的好處。至於常識，果然能充分起來，無論弱，私，頑固等毛病，總可逐步減輕，腐化便不除自除了，直接救了婦女，間接即救了兒童，救了民族。在這三層以內，格外當注意的，就是「普遍」二字。這種學校當然是平民化的，既不專爲資產階級的婦女而設，更不是爲任何少數人而設的，重在推廣，重在普遍，務使年長的婦女，完全因此而獲益才行。第三，這種學校應投合一般中

年婦女○的○處○境○，從○時○間○的○利○便○上○分○別○班○次○，以○容○納○種○種○生○活○不○同○的○婦○女○來○學○。如○整○日○班○，半○日○班○，夜○班○等○，應○有○盡○有○，務○必○減○少○婦○女○求○學○的○困○難○，而○增○加○她○們○的○興○趣○。中○年○婦○女○有○子○女○爲○累○的○多○，最○足○防○礙○求○學○，所○以○這○種○學○校○裏○不○可○以○不○附○設○幼○稚○園○；有○了○這○箇○，使○母○子○入○校○以○後○，可○以○同○時○各○安○於○所○事○，豈○不○大○妙○呢○！總○之○：這○種○學○校○不○是○一○般○男○女○学○校○中○所○能○附○設○的○，他○的○性○質○特○別○，目○的○遠○大○，設○備○也○特○別○，非○立○爲○專○校○不○可○。地○方○上○如○果○成○立○了○一○所○婦○女○補○習○專○校○，就○不○管○是○成○立○了○一○所○進○攻○婦○女○腐○化○的○大○本○營○，並○可○以○專○門○提○出○革○除○腐○化○的○一○端○來○，常○常○用○演○講○式○的○教○法○，去○鼓○吹○婦○女○實○行○參○加○社○會○改○革○，並○且○就○從○她○們○自○身○和○各○箇○家○庭○裏○先○實○行○起○來○，那○麼○國○民○腐○化○的○革○除○，民○族○雄○立○的○實○現○，一○定○可○以○翹○足○而○待○了○。

所以最後的意見是：像我國婦女地位如此之壞，知識如此之微，人格如此之低，實在基本上她們尚不知做人，不願做人，不得做人，不會做人。有些最優秀的份子，最時髦的份子，現在雖已在那裏忙到政治革命，但實在是她們箇人的特別進展而已，不足以爲全體倡的。婦女把一切充實準備了，先從及身所受的第一重壓迫，先從男

性中心的家庭與社會裏面，奪回自己應有的人格與人權，這是當前最迫切的急務。婦女且把社會改革的一個責任，勉力和男子平等的擔任起來，目前已經足夠了，不必更好高騖遠，去忙甚麼政治革命，而終久是落空蹈虛，做做面子而已。尤其教人着急的，就是許多關於婦女的話，目前與其對婦女宣傳，還不如對男子宣傳來得有效。固然因為婦女能受文字宣傳的終屬少數，她們就是受了宣傳以後，能夠單獨實行的，更是少數又少數。所以在婦女應負的責任明白了以後，隨時又多出一種誘導婦女去負這種責任的責任來。這種誘導責任，舍了男子，更將誰屬呢？所以為求民族趕緊站起來，為求國民的腐化趕緊革除掉，為求婦女應負的責任趕緊負起來，終於要男子對於女子的一切，從此以後，切莫再輕視，再放棄。我們假如把國民對於民族應負的最小限度的責任，鄭重估量起來，覺得有三件事是不可少的：第一是從腐化裏面完全救出自身來。第三——先說第三——是從腐化裏面為民族保全一個——至少一個——十分健全有為的子或女來；消極方面便是無論如何總不許從我們手裏為民族再傳下一個弱種。至於第二，可就是從腐化裏面要拯救出一個——至少一個——婦女

來，去和她共同擔負那社會改革的責任；消極方面便是無論如何總不許從我們——正在三十歲左右的男子和正在三十歲左右的女子——身上，把那國民腐化的過度時代再延長一段。這三件事做起來如果爲難，我們要勦刀，要設法，務必做到爲止；不能動輒畏難，消極，搖搖頭，嘴裏喊『算了！算了！』馬上便打退堂鼓。因爲我們是中年人，是最富於能力的人，斷不能給環境屈伏了啊！我以為這是國民起碼的責任，不知國民以爲如何。

勘誤表

頁	行	誤	正
62	二	盛	甚
160	十二	的的	的
121	六、七、	牠	她
115	十三	！	！
112	二	「」	「」
84	一	腐化	對於腐化
63	十二	「	「物
55	十一	估	估
35	九	悄悄	悄悄
21	十三	的，	的。
		誤	正

三民主義的連環性

胡漢民著 定價四角

本書爲胡先生最近精心結撰之作，於三民主義之真價值，及其與他種主義之比較，闡發殆盡。曾在中央半月刊按期發表，茲特再單行本，其饒吾歧路徬徨之青年同志。

上海民智書局發行

三民主義者之使命

胡漢民著 定價三角

本書係輯選胡漢民先生最近所作關於三民主義之論文與講演稿餘篇，合成一集。給與三民主義的信徒——尤其是青年們以整個的認識，而導之努力於正確的方向，以完成國民革命之使命。

上海民智書局發行

青年之路

戴季陶著 定價六角

本書爲戴先生最近傑作之一。先生由近年對於國事黨事的觀察體驗之所得，從學問，革命工作，個人修養，民族文化各方面，向全國青年致其最懇切的忠告，以先生敏銳之眼光與犀利之文筆，此書價值，概可想見。

上海民智書局發行

日本論

戴季陶著 定價^精一元
^平七角

是書爲戴先生最近之傑作，全書凡二十四章。完全用客觀的態度，解剖日本思想行爲的歷史背景與其現勢。胡展堂先生序文中言：「此書之批評日本人，比日本人之批評日本人，還要來得確實。」可見其價值之一斑。

上海民智書局發行

革命文庫預告

以下各書，現已付印。

(1) 革命軍

(2) 天討

(3) 血花集

(4) 陳天華烈士遺集

(5) 浙江潮文萃

餘外在編輯中者，尙有多種，書名續布。

蘇俄叢書預告

史達林與杜洛斯基

美國意斯門著 漢鐘譯

蘇俄的教育

美國尼丹著 杜佐周譯

鮑爾希維克之分析

法國却斯爾著 唐誦菴譯

赤俄研究

俄國高登著 張天化譯

蘇俄民族政策之解剖

楊幼炯著

中國國民革命之使命

一名(世界改造之原理)

范 鎡 著

本書係以平等爲全書的根本觀念，而討論國際、種族、經濟、勞動、教育、道德、哲學、宗教、政治、法律等問題。共分三編，一、國家平等，二、種族平等，三、人類平等。共二十有四章，約十餘萬言。組織嚴密，體系井然，解答透闢，敘述精明，誠思想界之傑作。

平裝定價一元二角
精裝定價一元五角

中山學院叢刊第一種

孫文主義總論

邵元冲講演

此書以簡明的講演，述說孫文主義之產生，時代的背景，與各派社會主義的比較，其內容，及對于中國和世界前途之關係。共分四講，對于孫文主義，下公平允的論斷。定價一角二分

革命叢書

革 命 叢 書

<p>革命與權術……………洪瑞劍 定價三角五分</p>	<p>今日之革命與革命者…天 一 定價三角五分</p>	<p>革命與腐化……………任中敏 定價六角五分</p>	<p>革命與戀愛……………洪瑞劍 定價三角五分</p>	<p>文學與革命……………張天化 定價八角</p>	<p>三民主義概論……………楊幼桐 定價四角</p>
---------------------------------	---------------------------------	---------------------------------	---------------------------------	-------------------------------	--------------------------------

中華民國十七年七月初版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革 命 與 腐 化 (全一冊)

每冊定價六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p>著 作 者 任 中 敏</p>	<p>印 刷 者 民 智 印 刷 所 <small>上海福州路三十一號</small></p>	<p>發 行 者 民 智 書 局 <small>上海福州路九十九號</small></p>	<p>分 售 處</p> <p><small>區日 湖北街漢口五十一號</small> <small>武昌 省政府前</small> <small>杭州 永漢北路</small> <small>廣州 永漢北路</small> <small>上海 河南路中市</small></p>	<p>總發行所 民智書局 <small>上海河南路中市</small> <small>九十五至九十一號</small></p>
--------------------	---	---	--	---

發 (一六二)

87

#10
222158

222158



新
印